**英勇的同伴**

海倫·凱勒

和

安妮·蘇利文·梅西

VALIANT

COMPANIONS

Helen Keller

and

Anne Sullivan Macy

海倫·奧米拉·韋特 著  
by HELEN ELMIRA WAITE

1959

吳亞彜 翻譯  
translated by Hema Wu

獻給

我自己英勇的夥伴

海倫 M. 芙俐蘭  
(Helen M. Vreeland)

**前言**

**重新復興這本書背後的故事和感受**

我對於有機會將這本寶貴的早期出版品重新製作成電子書深感感激。這本書為我的生活帶來了很多意義，並讓我充滿滿足！而且，我覺得這項工作是宇宙贈予我的特別禮物，因為整個過程是在一系列不可思議和奇蹟的安排下展開的！

首先，我要感謝著名的維多利亞時代作家查爾斯·狄更斯。有趣的是，在完成文本的電子版本後，我才知道查爾斯·狄更斯在海倫·凱勒的故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巧合的是，我目前正在居住在他的出生地羅徹斯特（Rochester）！

在1842年他前往美國旅行時，查爾斯·狄更斯參觀了波士頓的柏金斯啟明學校，他親自見到了蘿拉·布里基曼，一名自兩歲以來就失明和失聰的十二歲女孩。儘管面臨種種挑戰，蘿拉巧妙地使用手語和凸字來與其他人溝通。她能閱讀、寫作和做算術題，她的智慧和情感深度讓查爾斯·狄更斯感到很驚訝。他後來在他的旅行筆記《 美國紀行 》（American Notes ）中寫到蘿拉的故事。這些文字在44年後被海倫·凱勒的母親看到，並改變了海倫·凱勒和她的老師安妮·蘇利文的人生！

在前面所提到的所有角色中，我最早認識的是海倫·凱勒。我在小學課本中與她的故事相遇，其中有一個簡短的段落簡要地描述了她因生病而變得又聾又盲。當時，我並不知道她有一位重要的老師。

成為母親後，我為女兒收集了許多二手童書，其中一本是關於海倫·凱勒的故事。當我女兒六歲時，有一天我們一起讀完這本書後，她向我提出了許多問題。她想知道海倫·凱勒在現實生活中看起來是什麼樣子；她是否是個現代人；大腦和視覺、聽覺之間的關聯；她是如何學習的；以及她的家庭成員有誰……等等。

為了回答所有這些問題，我借了一本海倫·凱勒的照片集，並從圖書館讀了所有與她有關的書。在看過這些資料後，海倫·凱勒和安妮·蘇利文之間的羈絆讓我深受感動。從那以後我就無法忘記她們。

我讀的一本關於安妮·蘇利文童年的書尤其觸動了我。書中提到，當她只有八歲時，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相繼去世，她變成了孤兒。她也患了一種幾乎讓她失明的眼疾，並被送進一家救濟院，過著艱苦和沉悶的生活。然而，她努力離開那個地方，為自己尋找幸福，最終被柏金斯啟明學校接納，有機會接受教育。她的生活充滿了困難和無助，但命運安排讓她在成長過程中從不同的人身上獲得了愛。然後，她遇到了海倫·凱勒，與這位學生建立了深厚的連結，並擁有了像自己家人一樣深刻的關係。這種羈絆對安妮和海倫都產生至關重要的療癒，讓她們感到完整，擺脫了心中的破碎感。

安妮·蘇利文的故事可能不像海倫·凱勒不可思議的旅程那般廣為人知，但它對於教育、育兒和人性的提升有著重大影響。她自己的痛苦經歷、她所接收過的愛和啟發，以及這些如何造就了她的同理心、堅持、創造力和慈悲心，都是教育者和照顧者的寶貴學習。

我曾經是一名教師，但直到成為母親，我才真正明白真實生活經驗和情感元素對於兒童整體發展的重要性。只有在一個安全、穩定且充滿愛的依附關係中，孩子們才能透過真實的生命經歷來好好發展他們的情感和智力、體驗各種感受，並在自己的內在活出各種軟實力。一個孩子安全感的建立背後，需要許多人的支持。

安妮·蘇利文和海倫·凱勒的故事及她們的教育方法讓我明白了我從未想像過的可能性。她們深深地啟發了我，教我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及如何對待其他孩子。後來，她們的足跡影響了我在我共同創辦的慈善機構中，在教育和父母支持的工作方向上的選擇。

我希望這兩位傑出女性的故事能繼續流傳下去，為人類帶來希望和心靈滋養。

這就是為什麼我如此熱衷於復甦《英勇的同伴》這本書。我衷心希望讀者能在其中找到許多寶藏。

此外，我也將海倫·凱勒很獨特的手寫字復興了，製成電子字體Helen Keller Handwriting Font，希望以此將她和安妮·蘇利文的精神意志傳承下去，祝福很多人。這套充滿藝術和歷史價值的字體現時在etsy平台網店UnschoolarHealingHub出售。

我衷心感謝正在閱讀這本書的你，讓我這些復興工作獲得豐盛的意義！

Karen Chow

**作者的話**

本書中所提到的所有人物、地點和事件均為真實的，而這些對話是根據海倫·凱勒（Helen Keller）、安妮·蘇利文·梅西（Anne Sullivan Macy）的著作和其他第一手資料而來。

關於吉爾曼先生（Mr. Gilman）試圖將安妮·蘇利文與其學生分開的報告和信件，都由亞歷山大·格拉漢·貝爾博士（Dr. Alexander Graham Bell）保存於華盛頓特區國家地理學會的「貝爾室」內。

作者要向海倫·凱勒女士慷慨允許撰寫這本傳記表達衷心的感謝；向柏金斯啟明學校館長納爾遜·庫恩 （Nelson Coon）先生和其助手佛蘿倫絲·J·沃斯（Florence J. Worth）小姐的親切接待和慷慨幫助表示謝意；向聾盲部門主任丹尼爾·J·伯恩斯（Daniel J. Burns）先生及其部門職員表示感謝，因為他們提供了瞭解聾盲兒童現代教學方法的機會；向蓋爾·薩博納蒂絲（Gayle Sabonatis）小姐表示感謝，她讓我們認識了聾盲女孩的日常生活；最後，同樣重要的是要感謝海倫 M. 芙俐蘭（Helen M. Vreeland）小姐在我們停留於柏金斯學校期間提供的寶貴幫助。

目錄

[第一章 凱旋的一天 5](#_Toc151306041)

[第二章 來自阿拉巴馬的挑戰 10](#_Toc151306042)

[第三章 前往塔斯坎比亞 15](#_Toc151306043)

[第四章 小幽魂 20](#_Toc151306044)

[第五章 第一階 25](#_Toc151306045)

[第六章 W-A-T-E-R! 29](#_Toc151306046)

[第七章 「更多更多詞彙！」 31](#_Toc151306047)

[第八章 　壯麗的賽跑 37](#_Toc151306048)

[第九章　「我思考！」 43](#_Toc151306049)

[第十章 來到她自己的國度 50](#_Toc151306050)

[第十一章 「我—現在—不—啞—了！」 55](#_Toc151306051)

[第十二章 「良善之都」 61](#_Toc151306052)

[第十三章 「森林之王」 67](#_Toc151306053)

[第十四章 「讓我不屈不撓—」 72](#_Toc151306054)

[第十五章 前往星辰的馬車 76](#_Toc151306055)

[第十六章 12月8日 81](#_Toc151306056)

[第十七章 我的生活 86](#_Toc151306057)

[第十八章 倫瑟姆三人組 91](#_Toc151306058)

[第十九章 崎嶇道路 97](#_Toc151306059)

[第二十章 老師的帷幕落下 100](#_Toc151306060)

[第二十一章 重新生活 105](#_Toc151306061)

[第二十二章 完美的致敬 109](#_Toc151306062)

# 第一章 *凱旋的一天*

「還差一點，妳就準備好了。」霍普金斯（Hopkins）夫人輕輕地將最後一縷捲髮梳理好，然後後退了一步，檢查她的傑作，先沉思了一番才點頭認可。「安納諾斯（Anagnos）先生是對的──妳看起來很像弗朗西絲·福爾桑（Frances Folsom）小姐！」

安妮（Annie）朝霍普金斯夫人的梳妝臺上鏡子瞥了一眼，感到一陣愉快的顫抖。仍讓她感到驚奇的是，在生命的前十六年，她的眼睛幾乎是盲的，而現在她竟然能在鏡中看到自己！是的，她能親眼看到自己確實有點像弗朗西絲·福爾桑，克利夫蘭（Cleveland）總統以前的新娘！霍普金斯夫人將她深黑色的頭髮高高盤在頭上，然後用自己的捲髮棒在她前額捲出了一些捲髮。穿著精緻的薄紗洋裝、及肘的三層蕾絲褶邊袖，安妮看起來就像一位新娘。她想知道白宮的新娘有沒有比她此刻更加興奮。

「現在，」霍普金斯夫人再次說道，並轉向床上一個神秘盒子。安妮瞬間屏住呼吸，因為在一床絹紙之間，是一條閃閃發亮的粉紅緞帶。年長女士在看向安妮前用手指輕撫了一下緞帶。「這是芙蘿倫絲（Florence）的，」她靜靜地說道。「她在畢業時戴過。我希望妳今天能戴著它。」

這就像是一種榮譽，因為安妮知道霍普金斯夫人有多珍惜這位生命如此短暫的女兒所有的資產。

「現在我又多了一位即將畢業的女孩了！」霍普金斯夫人最後再次輕輕拍了拍緞帶，認可地點點頭。「妳準備好了！該走了！畢業生演說代表遲到，安納諾斯先生會不高興的。」

一整天安妮都感到難以置信，在他們抵達舉行柏金斯學院和麻薩諸塞州啟明學校畢業典禮的翠蒙堂（Tremont Temple）時，這種心情變得更加強烈。安妮·蘇利文居然能成為1886年的畢業生致詞代表？在講台臺階上，她最喜歡的老師瑪麗·摩爾

蘿拉·布里基曼將一束粉紅玫瑰別在她的腰帶上，並對著她微笑。不知何故，那些花瓣的觸感讓她感覺暈眩。然後柏金斯的校長安納諾斯先生握住她的手，帶領她到她的座位；他低聲鼓勵她，但這些字句在她耳中變得模糊不清。她再次顫抖起來，這次不是因為喜悅了！

觀眾！她怎麼可能面對？這麼多人！而且還有那麼多名人，例如朱莉亞·沃德·豪（Julia Ward Howe）夫人──《共和國戰歌》（*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的作詞家。利弗莫爾（Livermore）夫人──女性權利殷切的倡議者，以及麻薩諸塞州的州長。她坐在那裡聽著音樂和演講，感覺越來越凍結，喉嚨也一分一秒更加緊繃，然後突然就輪到她了。州長望向她，以親切莊重的手勢宣佈道：「畢業演說──安妮·曼斯菲爾德·蘇利文（Annie Mansfield Sullivan）小姐！」

安妮設法站了起來，但她的雙膝顫抖得厲害，她知道它們根本撐不住她！她遲疑了許久，州長因而再次唸出她的名字。然後她鼓起了所有勇氣走向講台中央。這位和藹的男士引領著群眾禮貌的掌聲，在一個稍微有點微弱的「女士們、先生們……」開場後，安妮驚訝並安心地聽見自己的聲音清晰、輕鬆地演繹出她寫下和演練過多次的小演講。世界重新變得清晰，她能自信地迎向觀眾興味盎然、友善的目光。她感受到勝利的短暫興奮。然後她完成了演說，向另一輪掌聲鞠躬──這次掌聲不僅是出自於禮貌，而是自發與興奮的掌聲。

畢業典禮結束後，她對典禮　留下的印象是倉促而困惑的。她知道柏金斯學院的董事之一，塞繆爾·愛略特（Samuel Eliot）博士讚揚了她的演講，而安納諾斯先生則時而微笑，時而擤鼻子。「親愛的安妮，妳為柏金斯學院增光，一個很大的榮耀。當我回想起六年前妳是如何來到我們這裡──」

摩爾小姐除了迅速送上一個飛吻外什麼都來不及做，而霍普金斯夫人距離太遠，甚至連這也做不到。不過，她的同學和其他柏金斯的學生都圍了過來，在一片祝賀聲中，渴望能「看見」她。安妮出於自己失明經歷的理解，她給了他們足夠的時間，讓他們能夠仔細緩慢地用手指探索她的洋裝和時髦的髮型，同時她也笑著回應他們的評論和讚美。甚至是蘿拉·布里基曼（Laura Bridgman）──柏金斯學院著名的聾啞盲成員也在場，如同她總會出席柏金斯的重要場合一樣。

然後一切真的結束了，她回到了學校裡自己的小房間。她輕輕關上了門。其他女孩仍在回味畢業典禮的興奮，但她得獨處一下，最後一次品嚐這不可思議的一天的奧妙美麗。

她非常緩慢地取下粉紅玫瑰，將它們放進一杯水裡面。她不情願地解開腰帶，在床上用充滿愛意的手指輕輕撫平腰帶，想著自己是否會再次穿上它。但這件洋裝確實是屬於她的！霍普金斯夫人真是太好了，儘管她忙於安妮所住小屋的宿舍輔導員的職責，她仍為她做了這件洋裝！她坐在床邊，像摸著真正的珍珠般地撫摸小鈕扣、愛憐著那些褶邊和蕾絲。

脫下那雙白色便鞋真的很需要意志力──安妮·蘇利文居然擁有一雙白色便鞋！她的眼神突然黯淡下來。她想起六年前剛來到柏金斯的安妮·蘇利文。那個安妮·蘇利文當時十四歲，幾乎全盲。她曾是最蓬頭垢面、未經教育、難管束的──柏金斯所收過的女孩中最衣衫襤褸的一位。她唯有的衣服就是兩件粗糙的襯衣和兩件印花連身裙。

「安妮！」女孩們熱切地呼喊著。「安─妮！」安妮假裝沒有聽到。這是一個她無法跟他人分享的時刻。

她的回憶繼續流轉。她在柏金斯的第一天是苦澀的。她遇到的第一位老師問她的名字和年齡。她能夠回答這個問題，但當老師要她拼一個單詞時，她只能囁嚅地說：「我不會。我不會拼任何字！」

「十四歲了，還不會拼字！」老師從未遇過這種情況。她這麼說，而安妮感受到她的蔑視。但更糟的還在後頭。盲女孩們圍繞著這位新同學，摸索著她的物品，然後驚訝地問：

「妳的衣服──還有其他東西呢？」

安妮只能搖搖頭，羞愧地承認自己一無所有。她分配到的小屋裡的女孩們從沒聽過有女孩子沒有外套、帽子、額外的鞋子，甚至是牙刷。她們這麼說著，然後笑了起來。而安妮討厭她們所有人。

「為什麼妳媽媽不為妳做些衣服？」

「我媽媽已經去世了，」安妮簡短地說道，「我小弟弟也是。就是這樣。」

嗯，他們是她願意承認的所有家人。她確實還有一個父親和妹妹；但無論如何她都不會透露的是，四年前她的母親去世時，她那不思進取、不可靠的父親拋棄了他的家庭。一位姑姑收養了她可愛的妹妹，但沒有親戚願意受到一個幾乎失明的女孩和一個有結核性髖關節的小男孩的拖累，所以他們被送去了特克斯伯里救濟院（Tewksbury Alms），那是全國最糟的機構之一。那裡的環境在兩個月內就奪去了吉米的生命，但安妮卻在那裡度過了四年的痛苦時光，直到州際慈善委員會派遣弗蘭克·B·桑伯恩（Frank B. Sanborn）前去調查。

安妮記得他來訪查那天，她是如何跑著穿越院區，大喊著：「桑伯恩先生！桑伯恩先生！」當一個男人的聲音回答她時，她絕望地哭了出來：「我看不太清楚──而我想上學！」

於是她逃脫了特克斯伯里。她離開時，有一位對安妮真的很仁慈的老婦人提醒她：「永遠別告訴任何人妳是從救濟院來的。」安妮則激動地保證：「我不會！」

老師和校方當然都知道，但安妮寧死也不會向同學透露這件事。

她過去得到的供給品非常不足，因此第一個夜晚，她小屋的輔導員不得不幫她借了一件睡衣，貧困、堅強驕傲並渴望朋友的安妮那晚自己哭著睡著──是的，還有之後許多個夜晚。

她走進柏金斯時彷彿踏上了另一顆星球。她不僅需要從一年級開始接受教育，還需要學會以一種她從來不知道的方式生活。蘇利文一家總是極度貧困，她的母親過去總是病著，而在特克斯伯里的生活則很殘酷。在這裡，柏金斯的同學們雖然失明，但他們是幸運的孩子；他們是醫生、商人、律師、富裕農民的子女。安妮住的小屋裡的女孩們都是快樂、倍受照顧的女孩，而安妮的經歷則從未教她如何過著快樂、受到庇護的生活。

難怪她總是困惑、難相處和叛逆。如果她是個容易屈服的人，在柏金斯的第一年肯定會把她擊垮，但安妮·蘇利文絕對不是個會投降的人。她來到柏金斯是為了學習，而且她學得很快，迅速進步到與同齡的同學一起學習。但更重要的是，她在柏金斯學會了追求美、真理和正義。

柏金斯對她非常好。她多數的老師都很友善。他們提供衣服給她、為她上特別的課程，當她的叛逆幾乎讓學院權威人士的耐心到了極限時，他們會站在她與將她遣返回特克斯伯里之間；他們確保她有免費的講座和音樂會門票。但她永遠會真切感謝的是有人建議她的眼睛可能有希望，並在一個不用上課的日子安排帶她到眼科門診。之後她進行了兩次手術──一次在她十五歲時，第二次則在剛好一年後──手術結束後，安妮看得見了！噢，雖然不是完全清楚──布瑞福醫生（Dr. Bradford）曾警告過她永遠無法達到那種程度，且她必須要一直避免過度使用或操勞雙眼，但是──她可以看見了！她可以學習閱讀印刷品、看見河對岸建築物的磚塊，而當她發現自己竟然可以不用舌頭穿針的那天，她幾乎開心到要死掉！

她的視力恢復後，她仍留在柏金斯，因為事實上她沒有其他地方可去。她以幫忙教學和照顧較小的孩子來賺取生活費，但現在──她現在該做什麼？她太清楚這個想法已經困擾著她的朋友們好幾個星期了。她會──她最終會不得不返回特克斯伯里嗎？這個想法讓她的喉嚨因恐懼而緊繃起來。

她毅然站起來，開始整理自己的小東西。晚餐鐘聲響起。安妮鼓起所有的勇氣。她會下樓，像每個小屋裡的女孩那樣快樂興奮，至少今晚沒有人會猜到她不是波士頓市最快樂的女孩。

或許有一個人知道。人們可能不會認為看起來端莊、典型的新英格蘭寡婦霍普金斯夫人與不安、情緒多變的安妮·蘇利文有同樣的靈魂，但只要霍普金斯夫人還活著，她們之間就會有一種互相理解的特殊連結。現在，這位女孩走下樓梯時，輔導員在餐廳的忙碌之中停了下來，驕傲地對安妮微笑著。

「妳表現得太好了，親愛的，」她告訴她，「就像我知道妳會做到的那樣。」

「那真的需要一千個愛爾蘭酋長的勇氣，」安妮苦笑著坦白，「當州長必須叫我的名字兩遍時，我真的覺得很丟臉！」

在她熟練地安排她負責的孩子入座的餐桌尾，摩爾小姐對她微笑著。「我們都以妳為榮，安妮！」這句話從瑪麗·摩爾口中說出別具意義，安妮倍感感激。瑪麗·摩爾一直是那位特別花時間和耐心教導並馴服這個固執、無知、反覆無常的孩子──安妮──的老師。有時安妮懷疑摩爾小姐比其他人更懂得如何「讓她服服貼貼」，但她仍然非常喜愛她。

「安妮，坐我旁邊！」「不行，今晚我想要她跟我一起坐！」「哦，安妮，拜託妳來跟我們坐！」較年幼的女孩們嘰嘰喳喳、踴躍地說道，焦急的小手懇求地伸出，但安妮輕輕地避開了她們所有人。

「我今晚要坐蘿拉旁邊，」她宣佈，然後走到一位站得筆直、一言不發的女人身旁坐下，那位女子奇怪的單一表情讓她在這個活潑的團體中顯得有些怪異。然而，當安妮的手一碰觸到她，她的臉就立刻亮起，讓那些看得見她的人想起波光粼粼水面上的陽光。她在空中做了一連串蝴蝶般迅速的手勢，而安妮也以同樣的指語在她的手中回答她，因為對於既聾又啞又盲的蘿拉·布里基曼來說，與他人溝通唯一的方式就是這種聾人使用的手語拼寫。所有老師、輔導員和學生都會使用這種語言，因為從蘿拉七歲起，柏金斯學校就是她的家。不知為何，安妮對於指語技巧特別拿手，而她是蘿拉最喜歡的人之一。

現在，晚餐時坐在她身旁的蘿拉開始急切、斷斷續續地拼寫問題，安妮則用飛快的指頭回答，邊吃邊描述餐桌周圍發生的事，並答應晚點會去蘿拉房間告訴她有關畢業典禮的事。

畢業典禮真的很成功。波士頓的報紙甚至對畢業致詞代表有很高的評價，這讓人讀起來很愉快，但卻未回答這位代表心中一直困擾著她的問題：她接下來該做什麼？對一個一生都將伴隨著痛苦的眼睛問題和有視力缺陷的女孩來說，她到底能做些什麼？

到了柏金斯開始放暑假而關閉時，仍沒有人提出一個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雖然安妮微笑著，以愛爾蘭式的活力昂首，但她的擔憂已經變成了一種恐懼，總是潛伏在她的意識背景中，有時會突然跳出來，意想不到地戳她一下。

「妳當然會跟我一起去布魯斯特，就像平常一樣，」霍普金斯夫人堅定地告訴她，「如果有什麼好機會出現，妳在布魯斯特一樣會得到通知，就像在波士頓一樣容易。」

安納諾斯先生同意。「她說得對，我親愛的安妮。非常正確。所有的老師和我都會惦記著妳。我們會立刻讓妳知道，不必擔心。」他安慰地拍了拍她的手。「現在去享受妳的暑假吧，親愛的。」

安妮跟他道謝時感到嘴唇僵硬，難以擠出微笑。

她感激地接受了霍普金斯夫人的邀請，但她明白這只是一時之計，她冷靜地面對這個事實，當那位善良的輔導員女士帶領的小屋之門（柏金斯校園裡有好幾間小屋）在她們身後關上時，那聲音在安妮耳中聽起來有如末日之聲。

柏金斯學院和麻薩諸塞州啟明學校是她唯一能夠稱之為「家」的地方。它的大門要永遠對她關閉了嗎？

# 第二章 *來自阿拉巴馬的挑戰*

正如霍普金斯夫人所料，布魯斯特的鱈魚角（Cape Cod）村有某種能讓安妮恢復天生韌性的東西。蘇菲亞·霍普金斯（Sophia Hopkins）比安妮想像的還要瞭解她，或許她從未意識到這位宿舍輔導員對她產生了多深遠的影響。

這位蘇菲亞·霍普金斯來到柏金斯，是因為她極度渴望將自己奉獻給某個真正需要她的人或慈善事業。她的船長丈夫多年前在一次航行中死去，而她珍愛的獨生女最近也過世了。她頑強獨立的母親覺得她獨自一人更快樂，而蘇菲亞並非一位能過空虛日子的人。有一天，她注意到海灘上有幾位盲眼男孩在玩耍，她突然靈光一閃：這就是現在適合我的工作！當她遞出申請，她迅速被聘用為安妮三年來所住小屋的輔導員。

安妮在學業上有所進步，但她的情緒仍然不穩定，對愛匱乏，也缺乏愛心。霍普金斯夫人對所有女孩都很好，這可能是她們都成為優秀人物的原因。例如小莉迪亞·海斯（Lydia Hayes）後來成為了紐澤西盲人事務委員會（New Jersey Commission for the Blind）的主管。對霍普金斯夫人來說，顯然安妮·蘇利文是真正需要她的人，她立刻將這個女孩護在她的羽翼之下，無論安妮有多抗拒、任性，她都愛著她、撫慰著她。直覺告訴這位年紀較長的女士，安妮所有的行為表現和黑暗情緒，都是她為了保護一個困惑、憤怒、困擾的少女靈魂免受新的傷害而設立的屏障，而在那一切之下，是她等待被挖掘的纖細敏感本性。那個時候，安妮的未來是個問號。她可能會因為在特克斯伯里的經歷及在柏金斯早期的掙扎而感到痛苦扭曲──亦或者正因為有這些經歷，她可能會對身障者或受傷的人有更深的理解。

「有朝一日，她有能力做出很棒的事，」霍普金斯夫人曾經這麼說過，她捍衛著安妮，因為一位老師對她在某個開放日所表現出的無禮行為感到非常惱怒。在柏金斯，開放日是個政策，學校會對訪客開放，他們可以自由地在不同教室間走動，觀察學校的日常運作。安妮通常會被要求背誦，因為她敏捷聰明的回答能夠展現柏金斯教學法的優點，但就在這天，當老師問道：「約翰國王（King John）做過最好的事情是什麼？」安妮突發奇想，嬉皮笑臉地回答：「我還沒有決定！」並固執地拒絕再說一句話！或許這也難怪那位老師會對此懷疑，但霍普金斯夫人對自己的信念堅定不移。

「她有能力做出很棒的事，」她重複道，「而且她有巨大的愛的能力──只要我們能夠打開她的心。」

儘管她叛逆又反覆無常，安妮一生永遠不會對真正的善意與同情無感，而霍普金斯夫人充分擁有這些美善。安妮以前從未被愛過，這種感覺對她來說相當陌生──但她為此感到欣喜，並開始嘗試自己去練習愛。她帶著年幼的盲童女孩出去散步，或在星期天帶她們去教堂，幫助她們學習，並安慰那些想家、孤單的孩子。安妮對孤獨感非常熟悉！或許就是此時，她開始與蘿拉·布里基曼建立起友好的同伴情誼。

1884年柏金斯放暑假時，霍普金斯夫人首次邀請安妮到她和她母親位於布魯斯特的家度過假期。安妮永遠不會忘記那股激動、難以置信的喜悅。在此之前，暑假時她都會被送去一些可以換工維生的地方，但這次是真正的邀請──人們真的想要她去！

還有布魯斯特！她在兩週內就愛上了這個地方。清爽的天空、舒適迷人的房屋，與波士頓方正、呆板的建築截然不同；狹窄、蜿蜒、沙壤道路；芬芳的開闊田野；延展的金色沙灘，錯置著一叢叢堅硬的沙草──所有這些，讓這裡成為安妮見過第一個能夠滿足她對美的熱烈渴求的地方。

而那裡的人們──他們也滿足了她內在的部分渴望，他們堅定的自信、活力四射的積極和出人意表的幽默感。她以前從未生活在完全普通的人群之中，這些人把她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般接納她，她在布魯斯特度過的每一天都感到欣喜。

克羅克（Crocker）家的房子增添了她的愉悅感。就像她丈夫一樣，霍普金斯夫人的父親曾是一名船長，而這間屋子裡充滿了他的航行戰利品，尤其是客廳。安妮永遠不會把除塵列為她最愛的工作之一，但她總是很樂於「整理」客廳。任何讓她進入克羅克爾客廳的事情都會有回報！

即使是安妮，進入這個房間時，她也會感到一絲敬畏。首先，她會小心地走過珍貴的地毯（柏金斯沒有地毯或地墊），打開幾道窗簾的板條，然後直接走到放置她最喜愛的寶物的小書架：中國人偶雕像、精美的音樂盒、光滑的象牙製小象。她被它們迷住了。在房間其他地方還有一套從荷蘭帶回來的藍色瓷器，上面畫著不同的港口和城鎮圖案、來自葡萄牙的精緻銀高腳杯，還有一盞壯麗的、掛滿水晶的燈。但安妮最喜歡的是壁爐上兩個精緻的中國玩偶，玩偶拿著承裝水果和花的籃子。其他女孩可能會需要克羅克阿姨告誡她們小心，或不能做不必要的觸摸，但對於安妮·蘇利文來說，擁有視覺仍然是一種奇蹟，因此光是站在那裡凝視著這些寶藏就讓她擁有足夠的喜悅，而當她真的為它們除塵時，是帶著從小身為盲童擁有的溫柔觸碰而行。

但即使是在布魯斯特，安妮的腳步仍然帶著一種叛逆精神。在她們抵達後不久，霍普金斯夫人指著一條窄路告訴安妮，這條小徑「通往一個骯髒的洞穴，裡面住著一個瘋狂的老隱士」。這個警告本該足以讓任何乖巧、被好好教養長大的柏金斯女孩保持非常安全的距離，但順從謹慎從來不是安妮的強項。「受到好奇心給迷惑」，她盡可能快速地穿越又高又讓人發癢的草堆，然後發現這條小徑最後通往一片寬闊平滑的沙灘高地。那裡有間外貌奇特的窩棚，還有一位衣著很乾淨的老人，讓她想起了李伯·凡·溫克爾（Rip Van Winkle）[[1]](#footnote-1)。

「嗨，」安妮用她最輕鬆的聲音說道。

在那個情境中，被她吵醒的隱士並不是很友好。他對她皺眉，告訴她他不需要訪客──他不喜歡有人來，尤其是「女人」。但也許他感受到她簡單直接的無懼，他咕噥了一聲，最後邀請了她「坐下」。他從濃密又灰白的眉毛底下好奇地看著她。

「妳不怕我？」

安妮搖搖頭。「不，現在不怕了。一開始我怕，但你不是瘋子。」

「好吧，那麼謝謝妳！」老人彎腰致意。「不知道妳怎麼知道的，但我不是瘋子。妳比多數人明智。妳不是布魯斯特人吧？」

安妮承認她不是，隱士滿意地笑了。「妳當然不是！太聰明了！」他穿著褪色的藍色工作褲，有著瞇成縫的藍眼睛和雪白的鬍子、棕色的赤腳。安妮坦率的回應似乎讓他放下了戒心，因為當她起身要走時，他友好地邀請她「再來玩」。

她確實去了。她說服了霍普金斯夫人，雖然他無庸置疑是個隱士，可能還有點怪異，但他絕不是瘋子。

因此儘管克羅克阿姨直言不諱地反對，安妮仍然獲准在那個夏天和隔年夏天去拜訪那位布魯斯特隱士，而且還去了好幾次。他們發展出安妮一生都記得的友誼──年輕女孩和老人──而這老人可能比他自己願意承認的還要孤單。他告訴她他在海上冒險時的故事，儘管他總是迴避回答他的名字。安妮開始稱他為「老爸船長」，而他則以「女兒」回稱她。他帶她一同光榮出海，不論是去釣魚或探索沿岸海灣，但在她記憶中最生動的畫面，是老爸船長忙著和他的「朋友們」在一起。

她對於像老爸船長這樣一位聰明、警覺、充滿幽默感的人為什麼想當一個隱士一直充滿著直率的好奇，因此有一天她就問了他。老爸船長哼了一聲。「講太多別的地方了。人太多了。女人！」他厭惡地吐出最後一個字。

「但你從來不覺得寂寞嗎？」女孩堅持問道。「你從來不想要一些朋友嗎？」

「有朋友。很多。牠們有羽毛，而且不像人類那種朋友那麼薄情。不用了，先生！我想要的時候牠們總是會來。只要我叫，牠們就來。」

她因興奮而心跳加速。她感覺到這可能是個獨特的體驗。她熱切地向前傾身。「我很想見識一下，老爸船長！我在這裡時，你能叫牠們來嗎？」

老人堅定地搖搖他白髮蒼蒼的頭。「不行！妳會把他們嚇跑的。牠們不習慣有訪客，特別是女人。妳會嚇壞牠們！」

「你怎麼知道？」安妮火速反駁，「牠們又沒見過我！」

老爸船長吐了一口煙斗，兇狠地皺眉望了她一會兒。然後他沉思般地瞇眼看向天空，咯咯笑了。他大概很喜歡她的精神，而坐在沙灘上的她確實是個迷人的小姑娘，她的臉上充滿了渴望的光芒。他在長凳邊緣敲了敲煙斗，站了起來。

「妳能安靜坐好嗎，不管發生什麼事？像我們釣魚時一樣？」安妮默默點了點頭，將下巴撐在雙手上。隱士走進他的窩棚，拿了一桶他解釋是「給他的朋友的糖果」，由海藻、麥片和魚製成。他發出一聲安妮事後形容為「奇怪的咕咕聲，驚人地大聲，但不刺耳」。老爸船長不需要擔心她會動，因為一聽到聲音，成堆的海鷗就從四面八方飛了過來，安妮被牢牢吸引住，看著牠們飛翔、盤旋和圍繞著老爸船長，以尖銳的叫聲回應他，牠們越來越多，落在他的頭上、手上、肩上，為了爭取他的注意力而互相爭鬥。

「到底可以有多少隻？」安妮悄悄地對自己說。看起來彷彿有數千隻海鷗。海灘因為牠們而暗了下來。老爸船長與牠們交談，譴責牠們的貪婪，並鼓勵那些較小、較弱的海鷗，直到所有散落的食物都被吃光了，最後一隻海鷗不甘願地振翅高飛，飛過海洋上空離開。

之後安妮又見過這景象好幾次，但每一次的美麗和驚嘆之情都讓她的心為之顫動。

她與老爸船長度過的下午成為安妮假期的亮點，儘管布魯斯特的一切都深深地留在她的心中。

現在已經是她在海角度過的第三個夏天（或許是最後一個！）。在一個八月傍晚，她獨自游泳後，輕快地走在水邊，安妮知道今年來這裡對她特別有幫助。當一個人的思緒變成一團糾結著問題、疑慮、恐懼和抱負的死結時，布魯斯特是個好地方。她雖然還沒有找到要做什麼來賺取生活費的答案，但她的思緒不再像萬花筒一樣旋轉個不停，而在這裡更容易召喚她的勇氣和想法，尤其是在海邊。

大海！這裡有一種她感到親近的力量，總是充滿著活力、不安寧，不斷創造新的美麗。她望著捲曲的海浪拋起有如蕾絲花邊白手指般的霧氣，再望向無邊無際的藍色海域。海的情緒非常像她，有時歡快，有時幾乎溫和，然後變成灰色，無情地憤怒。她喜歡海浪拍打她的身體。不知為何，這給予她一種力量和信心感，是其他事物所無法給予的。

而現在她正需要力量和勇氣。她想起八月底即將來臨，而安妮·蘇利文的未來解方卻尚未明朗！

哦，她曾有過幾個老爸船長會把它們稱為「零食」的機會：柏金斯的一個男老師寫信給她，說他知道某人可能需要一名照顧兩個孩子的保姆，但並未確定。另外還有人知道波士頓一家需要洗碗工的飯店──安妮對此做了個鬼臉！瑪麗·摩爾小姐寫信說希望安妮能考慮去上師範學校，成為一名老師；而安納諾斯先生則補充說他會嘗試為此借貸資金。安妮覺得她會對於一輩子教ABC感到厭煩，而且她討厭借錢的想法。她自己曾經想過要挨家挨戶地賣書，但一位曾經嘗試這麼做過的柏金斯女孩說服她，那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工作！

走在去克羅克阿姨家的小路上，安妮的心情變得嚴肅。霍普金斯夫人從廚房裡叫她。

「有封信在等妳，安妮。我放在妳的梳妝臺上。是安納諾斯先生寄來的。」

一封信──來自安納諾斯先生？不知為何，在拿起那個異常厚實的信封時，安妮的手顫抖了起來。她的手指笨拙地拆開了信，另外還有兩個信封掉了出來。她看到收件人是安納諾斯先生。她設法展開了那張信紙，但她的眼睛卻因為興奮而模糊，她不得不等上一兩分鐘才能讀清楚。然後她開始急促地呼吸起來。

1886年8月26日

「親愛的安妮：

請仔細閱讀附在信中的信件，並儘早讓我知道妳是否願意考慮接受凱勒（Keller）先生的提議，擔任他小女兒的家庭教師，她是一名聾啞盲的孩子。

關於這位先生的身份和職務，除了他的信件所提供的資訊外別無其他，但如果妳決定成為這個職務的候選人，要寫信詢問更多詳情並不難。祝好，親愛的安妮，請代我問候霍普金斯夫人。

你真摯的朋友，  
 M. 安納諾斯」

安妮此刻的心跳加速。她打開那兩封署名為「來自阿拉巴馬州─塔斯坎比亞（Tuscumbia），亞瑟·凱勒（Arthur Keller）」的信。她讀了兩遍。當她將信件重新放回信封裡時，自六月以來壓在她心頭的重擔和一直困擾著她的恐懼都消失了。安妮找到了工作。這是一個新的、不同的，且充滿挑戰的機會！

這個興奮的女孩在屋子裡旋轉，跳進了廚房，並撞進了霍普金斯夫人的懷裡。她無法說話，只能把安納諾斯先生的信拿到霍普金斯夫人驚訝的眼睛前。然後突然間她們一起哭著笑著，安妮一遍遍地重複著「這是我*能夠*做的事！我知道我能！我知道！」

# 第三章 *前往塔斯坎比亞*

儘管她努力地凝視，安妮的近視眼仍無法在白雪皚皚的波士頓月臺人潮裡辨識出安納諾斯先生親切的鬍鬚臉或霍普金斯夫人揮舞的手帕，但她知道他們仍在那裡，等待著火車啟程。她緊緊抓住紅色絨布座椅的扶手，努力戰勝幾乎無法抑制的衝動，她想跳起來衝過走道、跑下火車，大喊著「等等！我不想去阿拉巴馬！請幫我在波士頓找工作！」

然後火車在一連串的震顫後出發了，安妮踏上了旅程的第一步，而這即將載她邁向命運之旅。雖然穿著厚厚的灰色羊毛衣，她還是突然顫抖了起來。

今天早晨，小屋裡所有女孩和柏金斯的老師們都聚集在她身邊，對她的勇氣感到驚嘆，並為她眼前的冒險及安納諾斯先生所述她將收到的「豐厚薪資」感到興奮──每個月整整二十五美元！安妮站在她們中間，身著嶄新的灰色裝束，頭戴著飾以亮紅絲帶的灰帽，興奮地笑著。她想像著自己是個勇敢年輕的十字軍，要前往解救一個害羞、驚慌失措的小女孩，將她從聾啞盲和無知的地獄中拯救出來的畫面，這畫面非常耀眼！當霍普金斯夫人陪她去找售票員，幫她買到前往阿拉巴馬州塔斯坎比亞、那令人困惑又複雜的一系列車票時，這畫面一直在她腦海裡，而安納諾斯先生則負責處理有關她的行李之謎團。

這個畫面一直持續到她在座位上安頓好，並開始要與世界上最先對她展現善意的兩個人分別的時刻降臨為止。霍普金斯夫人把女孩抱緊，開始哭泣，而安納諾斯先生的聲音突然也可疑地沙啞了起來。

然後，安妮瞬間的領悟讓她震驚極了。她要離開了──距離她所知道的一切、每一個人都超過一千英里遠，而她輕率地答應要承擔起只成功過一兩次的任務：去連結和教導一個無法通過視覺或聽覺來連結的孩子！如果在最後那一刻她能找到自己的聲音，她會哀求「讓我回去！」但她說不出話來。而在她眨眼落淚之際，霍普金斯夫人和院長已然離去。現在，她只能緊緊抓住硬梆梆的絨椅，看著波士頓市在車窗外漸漸遠去。

所有的光芒和冒險感都消失了，一起消失的是鬥志高昂的堅信感，認為這是適合她的工作。自從八月那個夏天下午她讀了安納諾斯先生的信以後，這個信念一直支持著她。使她大喊「我知道我能做到！」的興奮感已如同它出現時那樣迅速地離去，而當感覺消逝時，安妮本能敏銳的心智告訴她，儘管她與蘿拉·布里基曼的熟稔和情誼在許多方面都讓她有資格勝任凱勒家庭的職位，但她根本不具備教導一個像小海倫·凱勒這樣的孩子的能力。對蘿拉·布里基曼進行拼寫並理解她的指語是一回事，但首先她該如何連結一個被困在黑暗和寂靜世界中的孩子？然而，她不敢讓這個機會溜走！安妮記得那個八月的溫暖夜晚，她在床上清醒地躺著，拼命在腦中尋找自己該如何尋求幫助的線索。然後她突然想起曾聽過不同老師提及並讚嘆山姆·豪醫師（Dr. Samuel Howe）及其助理對柏金斯學生的教育所做的報告和記錄驚人的確實性，特別是對蘿拉·布里基曼的教育。報告！就是這個！它們會告訴她她所需要知道的東西，對吧？

安妮寫給安納諾斯先生的信充滿了渴望。是的，她確實會傾向考慮凱勒家的職務。但她覺得自己目前還不具備資格。柏金斯的主管們會讓她回來，藉由研究蘿拉·布里基曼的教育報告以做好準備嗎？

柏金斯的主管們確實同意了。所以九月時安妮再次回到了霍普金斯夫人友善的小屋。每個人都為這個消息感到興奮。老師們很高興，對她非常親切。蘿拉·布里基曼的喜悅之情更是如此激動，幾乎讓人感到痛苦。她一遍又一遍地擁抱並親吻安妮。

「妳必須教那位親愛的小女孩很多東西，」她迅速拼寫出來，「最重要的是要讓她變得乖巧順從！」

小屋裡的女孩們都很高興。這是一場冒險，而她們的安妮是女英雄，要去遠方的阿拉巴馬州！而且還是這麼美好的職位！

安妮親自仔細研讀了豪醫師的報告，以及蘿拉的其他老師做的筆記。她試著想像1837年被帶到柏金斯的蘿拉·布里基曼，一個「纖細、嬌弱、靈活」的孩子，從她家小巧舒適的新罕布夏州農舍突然被帶到柏金斯的第一棟校舍，這快速的變化讓她不知所措。她試著想像那位纖瘦、專注、年輕的山姆·格德利·豪醫師（Dr. Samuel Gridley Howe）──柏金斯第一任院長，以及他如何耐心地與這位孩子合作，首先將凸印的字母標籤（蘿拉從未被教導過盲文）貼在像鑰匙、湯匙、書本這樣的物品上教導她。然後將這些獨立的標籤放入盒中，並給她一把鑰匙、一本書和一把湯匙。她被引導去觸摸每個物體和每個標籤。雖然這花了好幾週，但終於她突然理解了「k-e-y」這些字母代表著「鑰匙」，「b-o-o-k」代表「書」，其他東西也如此。每件東西都有自己的名字。最後，豪醫師派了一位教師去學習聾啞人士所使用的字母表，然後她再透過在孩子手中拼寫字母來教導蘿拉。

這一切並不容易──過程中沒有一件事情是容易或簡單的──但做得到。這聽起來像是極度辛苦的工作，但安妮·蘇利文並不害怕艱難的工作。

對安妮來說，閱讀這些報告也是一項辛苦的工作。其他人大概只需要三分之一的時間就可以完成，但如果她以接近正常水平的速度閱讀，她的眼睛就會反撲。在一天的專注閱讀後，她會付出疼痛、頭痛和虛脫的代價。她花了六個月的時間從報告中汲取她認為自己需要的內容。但在她被迫讓眼睛休息時，她試著擬定教導小海倫的暫定教學計劃，並蒐集了三本凸字讀本、一個盲文板、一些縫紉卡片和一盒玻璃珠與木珠。

甚至連住在小屋裡的孩子也想參與她的冒險。「我們買個娃娃讓安妮小姐帶去給海倫！」其中一個提議。

「然後我們請蘿拉小姐來幫她做衣服！」莉迪亞（Lydia）靈感迸發地補充。當小女孩們和蘿拉將安妮團團圍住、熱烈地呈上自己的禮物時，安妮幾乎忍不住要流淚。這真的是個美麗的娃娃，她是用來自許多小錢罐的零錢買來的，很少娃娃能夠擁有更華麗的衣櫥了，因為蘿拉·布里基曼的針線活是一種藝術，而且她為此特別用心製作。

「『娃娃』會是我對海倫拼寫的第一個詞，」她承諾她們。

每個人都對她很好。安納諾斯先生借給她搭火車的錢，還給了她一枚石榴戒指，而親愛的霍普金斯夫人則自願整理她的衣物，並幫她打包行李。

「妳不必為衣服擔心，親愛的，」她向安妮保證。「我改了一件我自己在妳這個年紀時穿的薰衣草色裙子，而且妳還有妳的畢業洋裝──它們可以作為特別日子的衣裝──我也確認了其他衣服是很溫暖、實用的羊毛衣！」

對於一個春天啟程前往南方溫暖地區的女孩來說，這是什麼樣的衣櫃呀！

於是，在經歷了種種最後一刻的匆忙後，凱勒一家已收到準備迎接她的通知，現在，在1887年3月1日這個星期一的早晨，一位驚慌失措的安妮·蘇利文搭上了這班無情地將她從波士頓載走的列車。

照在耀眼雪地上的陽光和不斷變化的風景使她的眼睛感到刺痛，安妮閉上眼睛，用手托著下巴，讓自己貌似望著窗外。對一位淑女來說，早上看起來就像在睡覺可不太好！疼痛可能是因為她的眼睛動了另一次手術、尚未痊癒所引起的。最近她的眼睛狀況一直不太好，因此安納諾斯先生堅持要她在前往南方前去看布瑞福醫生，而他幾天前才進行了那個手術。也許她應該晚點出發的，但手術很小，而凱勒一家正期待著她的到來，且他們一直都很耐心等待。

每個人都對她很好 ──老師們、安納諾斯先生、親愛的霍普金斯夫人、布瑞福醫生、凱勒一家人！那麼為何當她真的安全地踏上一條看似安穩的職務之路時，她卻如此清晰地意識到，隨著車輪每一次轉動，她的信心、勇氣和抱負都在減少呢？

星期一是個極度糟糕的日子，晚上雪下得很大，導致隔天早上的火車遲了兩小時才抵達費城。疲憊不堪的少女沒有心情為任何事而讚嘆。她在一張筆記中告訴霍普金斯夫人：「費城看起來像一座巨大的墓地。」她必須在那兒轉乘，而她抵達巴爾的摩（Baltimore）時，太陽高照著，天氣如此溫暖，她的波士頓裝束讓她備感煎熬。

週二和週三都是悲慘的日子。

「賣我們那張車票的人應該被絞死，」安妮的筆記在對霍普金斯夫人吶喊，「而我願意做那個劊子手。我被迫在林奇堡（Lynchburg）、羅亞諾克（Roanoke）、查塔努加（Chattanooga）和諾克斯維爾（Knoxville）換車。第一站是林奇堡，一個陰暗、骯髒、詭異的地方。」

當她抵達塔斯坎比亞時，她會看到什麼呢？海倫·凱勒會是個醜小孩嗎？安妮討厭醜陋的東西。她喪失視覺的病是否也傷了她的腦袋？孩子多久後才會有任何反應？她能被教導多少東西？安妮·蘇利文在旅途中的所思所想都不是開心的。最後她的勇氣崩潰了，她如此絕望地哭泣，讓一位友善的列車長擔心地詢問她的家人「是不是都死了」，並試著用三明治和薄荷糖來安慰她！

星期三下午六點半時，這場慘澹旅程終於結束了，疲憊不堪的安妮走下小小的鄉間月臺，她的身體僵硬，疲憊得發抖。這裡就是阿拉巴馬州的塔斯坎比亞。在她來得及強迫疲憊的雙眼好好對焦前，一位年輕男子彬彬有禮地揚了揚帽子。

「蘇利文小姐？」他的南方口音在她新英格蘭的耳朵裡聽來幾乎像是外語。「我是詹姆斯·凱勒（James Keller）。請把行李交給我。我的繼母正在馬車上等著。如果能麻煩您過來這裡……」

突然間，安妮似乎喘不過氣來，但她還是設法自動地移動到他身旁。在看到那位意外年輕的女士熱切地傾身向前時，「我心中那塊大石頭終於落下，她是如此甜美優雅。」安妮後來坦承。

就算凱特·凱勒對站在她眼前這位憔悴、又熱眼睛又發腫的年輕女孩的模樣感到驚訝或沮喪，她也沒有表現出來，她也不記得這件事。她給了她一個贏得人心的微笑，聲音裡充滿了真摯的歡迎。

「蘇利文小姐，我們很高興妳終於來到這裡了！這兩天，有人一直在車站迎接每一班火車。」

靠在舒適的座墊上，安妮開始放鬆下來。他們沿著果樹盛開的鄉間小路慢慢前進著，一旁的田野散發著新翻耕土壤的濃郁芬芳。在經歷了陰暗悶熱的列車之旅後，塔斯坎比亞彷彿天堂，是個美好宜人、很適合開始她的人生使命的地方。在春夜的薄暮中行駛令人心曠神怡，然而當凱特夫人指著一棟位於長而狹窄的小巷盡頭、隱約可見的房子時，她說：「蘇利文小姐，那就是我們的家。」安妮便因為興奮而緊繃起來。她很想跳下車，推著緩慢的馬兒加快速度。凱特夫人怎麼能忍受如此緩慢的動物？

亞瑟·凱勒上尉站在院子裡等著要協助她下馬車，並熱情地握了握她的手。「歡迎，歡迎！」

或許這樣有點失禮，但安妮的思緒只聚集在一個人身上。「海倫在哪裡？」她大氣都沒喘地問道。

亞瑟·凱勒上尉指了指昏暗的陽台。「她在那裡。她整天都知道我們在等待某人的到來。」

安妮沿著小徑走了上去，現在她顫抖得幾乎無法控制自己。她呼吸急促。她在最底層的臺階停住，不敢抬頭看。別讓她很醜！她熱切地祈禱著。噢，拜託，別讓她很醜或智能不足！然後，她抬起頭。

站在點著燈的門口的孩子穿著弄髒的圍兜，一頭亂蓬蓬的棕髮。一眼就能看出她是盲的，但她遠非醜陋，而雖然她的臉上少了些什麼──也許是靈活，或者靈魂──但其中有什麼東西告訴安妮她是聰明的。安妮鬆了一口氣，踏上底層臺階。那孩子一感受到振動，便立刻向前衝去，她的力道之大，若凱勒上尉沒有抓住安妮，她可能會被撞倒。她急切探索的手感受著安妮的臉龐和裙子，然後找到她的手提袋。安妮讓她拿著，好奇地看著她是否知道那是什麼。顯然她知道，因為她試著打開它。她發現手提袋是鎖住的，便仔細檢查著提袋是否有鎖孔，當她發現時，就扯著安妮的袖子做出轉動鑰匙的動作。安妮安心愉快地笑了出來。不，海倫·凱勒絕對不笨。

「她一定非常聰明！她這麼做很機靈。」

「妳真的這麼覺得嗎？」凱特·凱勒的聲音充滿了盼望。她伸出手，試圖從孩子的小手裡救回手提包。孩子立刻臉紅、跺腳，生氣地扭身。安妮介入，把她的手錶遞給她以吸引海倫的注意力，而風暴過去了。安妮贏得了第一次勝利。他們一起走進屋裡，凱勒夫人帶著安妮到樓上那個將會是安妮的房間。燈已經點亮，對這位疲倦的女孩來說，這裡似乎是個非常舒適的避風港。在窗前，凱特·凱勒在拉窗簾時停了下來，對安妮投以深情的目光。

「蘇利文小姐，希望妳跟我們在一起會過得愉快──很多很多年。」

海倫拉著她的裙子，並用蠻橫的手勢要求打開手提包。安妮順從地讓她翻找。她仔細觀察著她，理解到這孩子期待有東西可吃，可能是糖果。安妮注意到有個行李箱在廳裡。她把孩子的一隻手放在行李箱上，另一隻手放在自己臉上，同時模仿進食的動作。這孩子會明白嗎？

從她雀躍的表情可以清楚知道她明白。她快步走到她母親面前，迅速作出一些手勢。安妮興奮地注視著。

「她在想，」凱特·凱勒有些道歉地翻譯說，「妳的行李箱裡可能有一些糖果給她。」

「有，有！」安妮勝利地喊道。「那正是我想要告訴她的！她懂！她懂！」

這一刻她知道自己來對地方了。她和這個孩子會互相理解。不知為何，現在安妮·蘇利文已經準備好面對世界了。

# 第四章 *小幽魂*

然而，幾天後，安妮懊惱地將冷水敷巾敷在流血的嘴巴上，她開始覺得面對世界可能還比面對一個自我意志頑強、不受控制的小野蠻人容易。這個小野蠻人時而陷入難以預測的憤怒，並才剛剛證明她完全有能力對任何反對她的人造成真正的傷害。安妮失去了兩顆門牙。

「她如果決心要成為小惡魔，她就能做到！」年輕的黑人女僕拿來軟敷巾和水，同情地說著，搖了搖頭。

安妮歎了口氣，此刻她沒有心情否認這一點。

整個情況充滿了矛盾。她喜歡凱勒家。這裡並不是她想像中那種有著莊嚴樓梯、柱子和舞廳、風景如畫的南方莊園，只是一座平實、堅固的房子，但舒適溫馨，還有穀倉、花園和田地，為這個家庭提供了優質的食物。她喜歡這個家庭。凱勒上尉，一位退休的南北戰爭軍官，對她非常友善照顧。而年齡幾乎沒大安妮多少的凱勒夫人，從一開始她就很喜愛她，這份情感將伴隨著她們的一生持續深化與維持下去。凱勒上尉第一段婚姻的兩個兒子──二十出頭的詹姆斯（James）和十幾歲的辛普森（Simpson）──在她心中沒有留下太深的印象，但她已經喜歡上了搖籃裡的玫瑰色寶寶──小米爾芮德（Mildred）。顯然她來到一個令人愉悅、有教養的家，所以安妮在和凱勒一家共進早餐時更加感到震驚，因為海倫竟然被允許從在桌上傳遞的盤子裡抓取，用手確認並取走她想要的食物！

此外，安妮從凱勒夫人和海倫那位戴著白色頭巾的保姆薇尼（Viney）那裡得知，她們越來越需要頻繁使用強制力來進行最簡單的事，例如梳理孩子的頭髮或綁鞋帶，而這種強迫會引發一場持續到海倫精疲力盡的暴怒。這樣的前景並不樂觀。

然而，當事情能夠吸引她的興趣和注意力時，她就會是個敏銳、反應迅速的小生物。當安妮的行李箱抵達時，海倫幫她打開它，小心翼翼地拿取其中的物品。當她發現那個盲童們送來的洋娃娃時，臉上展露了安妮看到的第一個微笑。她迅速並急切地感受著娃娃，並緊緊抱著它。

安妮想起了她的承諾，她將一隻手放在孩子臂彎裡的洋娃娃上，並緩慢地在她的右手中做出字母「d-o-l-l」。她能理解意思嗎？為了確認，她使用了她曾見過海倫自己想要拿取一個物品時會做出的手勢。她指了指洋娃娃，然後點了點頭。

海倫顯得困惑。她感受到安妮靈活的手指，並輕輕地移動它們。她是試著要求更多嗎？安妮重複了字母。某種模糊的理解是否觸及了這個黑暗的小腦袋？因為當安妮屏住呼吸時，那些小手指徐徐畫出了「d-o-l-l」的動作！海倫·凱勒拼出了她的第一個單詞！半開的行李箱被遺忘在一旁。安妮緊張而開心地站在那裡，然後她在興奮的情緒中犯了一個錯誤──她拿回了洋娃娃。瞬間，海倫的臉因為失去新的寶物而滿臉通紅，發起了脾氣。安妮和她搏鬥，直到她精疲力竭，突然間她因為自己缺乏遠見、引發了這場搏鬥而感到羞愧。她絕望地想找個方法來挽回自己的失誤。

她離開生氣的孩子，急忙下樓，向薇尼要了一個小蛋糕。她回到她的房間，引起海倫的注意，她一手向海倫展示蛋糕，另一手拼寫出「c-a-k-e」。海倫抓向蛋糕，但安妮堅定地拿好蛋糕，同時鼓勵地拍了拍她的手。再次地，某種東西穿透了孩子的意識，她迅速拼出字母，並急急忙忙地吃掉了蛋糕。然後安妮再次拿了洋娃娃給她，並碰觸了她的手指。現在會發生什麼事呢？結果就像一場奇蹟。海倫皺著眉，但她的手指慢慢地拼出「d-o-l」。安妮幫她拼出了第二個「l」，然後把洋娃娃放在她的手臂裡。海倫轉身摸索著離開了房間。她那一天其餘的時間都不想跟安妮接觸。

但安妮繼續整理其餘的行李，安頓在她能稱之為第一個自己的房間裡，她充滿著欣喜。她已經突破了孩子意識上的阻礙。她現在知道海倫·凱勒是個熱切渴望、聰明的人類，而不是一個只能摸索的缺陷者。

隔天她拿出了她的幼稚園教材，向海倫示範如何完成一張縫紉小卡片。海倫摸到小孔時很高興，而當她發現她做出自己能夠感受到的東西時，興奮地尖叫起來。她那張卡片做得出奇得好，安妮則以拍拍她的頭來表揚她，然後決定嘗試另一個單詞。她輕拍著卡片，然後像前一天寫「娃娃（doll）」和「蛋糕（cake）」那樣，將詞拼寫在海倫的手中。

海倫模仿著「c-a-」，停了下來，歪著頭。然後她做出她表示吃東西的手勢，指向下方，並推著安妮往門口走。安妮給了她另外兩個字母，「k-e」，並笑著去找另一塊蛋糕。這個小傢伙真聰明！據豪醫師的報告指出，他花了好幾個禮拜，才確定蘿拉·布里基曼瞭解單詞之間的關聯性。

即使是在海倫精妙的手語中，她也展示了她的獨特性。那天早上，安妮看到海倫在凱勒夫人工作時拉著媽媽的裙子，當她知道她得到母親的注意力時，她就做出了轉動把手和顫抖的動作。她的動作表現得如此豐富，安妮不需要凱勒夫人帶著笑的解釋，就知道「她晚餐想吃霜淇淋！」

在晚餐時，她透過完全可被理解、切割麵包並塗上奶油的動作，來要求麵包和奶油。

但或許人們得看到她在戶外緩慢卻毫不畏懼地在棚屋、馬廄、花園和農場之間摸索，才會發現這個無聲無明的孩子與周遭事物建立了驚人程度的交流。安妮渴望瞭解海倫平常會出沒的場所和習慣，因此在她抵達的第二天就跟隨海倫走進了宜人的春天早晨。 （僅僅四天前，她還在去費城的火車上幾乎被雪困住，這是真的嗎？）當她看著那個小小的身影借助著樹籬、灌木和樹木一步步前進時，她越來越驚訝。海倫會停下來，嗅著空氣，然後明顯滿意地點點頭，繼續前進。

身後有安妮緊隨在後，她摸索著走到擠奶的地方。顯然她對這個地方並不陌生，因為即使海倫用手在最近的乳牛身上摸索，擠奶工們也一點都不驚訝。那頭動物生氣地向她甩了甩尾巴，海倫卻穩穩站著，讓安妮讚嘆不已。一個農場工人拉著她的手，帶她走向馬廄。他把她抱了起來，她非常開心地撫摸其中一匹馬。

海倫再次走到外面，沿著黃楊籬笆摸索前進，直到來到了廚房的花園。在這裡，她以某種只有自己知道的方式找到另一個人──一個露齒而笑、有著螺旋般捲曲頭髮的黑人小孩，比她大一、兩歲。凱勒夫人曾指給安妮看這個叫做瑪莎·華盛頓（Martha Washington）的孩子，是廚師的女兒；她是少數不怕海倫的孩子之一，也是她的常伴。

海倫用雙臂圍繞著那個小女孩，然後開始拉著她的袖子，並蹲在地上用雙手做出奇特的手勢。瑪莎·華盛頓用力地點頭，笑容更加燦爛。

「她在說什麼？」安妮試著理解這些手勢，但她完全不懂。

「她說她想去找珍珠雞的蛋，」瑪莎輕輕地彎下腰解釋道。「看，像這樣──」她把小小的棕色手掌握成拳頭，放在地上。「珍珠雞喜歡在高的草叢裡下蛋，而海倫超愛去找這些蛋。好，親愛的，我們去！」在她的手臂被海倫更堅持的拽著時，她本能地大聲回答。

「她用拳頭表示草叢中的蛋，」安妮自言自語道，「真是聰明。」

「噢，是的，女士，」瑪莎贊同。「海倫真的很聰明！」

當安妮跟隨著兩個小女孩穿越高高的草叢時，安妮想著，她不僅僅如此。她擁有許多盲童所缺乏的天賦──一個無畏無懼的靈魂，對於行動有種不滅的愛。許多盲童──特別是年幼的孩子，都會感到不確定、害怕，願意待在同一個地方。有些失明的嬰孩學習走路時會有困難。安妮曾在柏金斯見過需要被教導如何玩耍的盲童。然而在這裡有個堅強的小靈魂，從沉默又黑暗的嬰兒時期開始長大，卻充滿活力、不知疲倦，像所有正常的六歲半孩子一樣淘氣。

安妮對自己曾經預期會看到一個「蒼白、嬌弱、膽怯的孩子」的回憶微笑著。如同她在寫信給霍普金斯夫人時所說的，「海倫一點都不嬌弱！她又高又壯又紅潤，動作像一頭小馬那樣不受約束。」

然後她突然看到一個讓她馬上哈哈大笑的場景。顯然這兩個小女孩發現了一窩蛋。她們興高采烈地尖叫著，安妮不需要瑪莎解釋海倫生動的手勢。海倫正在告訴瑪莎，她要自己把蛋放在圍裙裡拿回家，因為瑪莎可能會絆倒而把蛋弄破！

回到屋裡把蛋安全地放好後，兩個小女孩坐在廚房門口，餵食那些圍著她們叫嚷著的火雞。安妮注意到牠們直接從海倫手裡啄食穀物，再一次感到驚訝。對於那些認識盲童的人來說，這個景象有多麼不可思議──尤其是對一個自己也曾經是位盲孩的人來說。海倫確實聰明無畏，但不只如此。在海倫背後有個美好的家庭，尤其是有一位夠有智慧、耐心和堅強的母親，能讓她的寶貝去探索，並像其他寶寶一樣透過經驗學習，而不因為害怕她受傷便阻止她。

在海倫睡著後，她們坐在一起時，安妮這麼告訴凱勒夫人。凱勒夫人搖了搖頭，淚水充滿了她的眼睛。在安妮來之前她從來不敢向任何人坦白，海倫的嬰兒時期對她來說是多麼痛苦的幾年。

「她是如此可愛的寶寶，安妮小姐，而且有那樣敏銳的雙眼！她能看見其他人看不到的針。她一歲那天，她從我腿上滑下去，向一束陽光跑去！她那時也開始說話了。然後在她十九個月大的時候，她生病了。我們至今還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醫生稱之為『胃和腦的急性充血』。在我幫她洗澡的時候，我發現她失明了，後來連我們大叫，她都不會回頭。但我從來不相信她的大腦有受損──妳呢？」

安妮快速堅定地搖頭。「不，凱勒夫人！絕對不是！我見過智力不足的人。我知道！」

「我們有些親戚告訴我們她有缺陷，應該將她送走。但凱勒上尉的一個表親一直聲稱，如果有方法可以觸碰她的心靈，她比其他凱勒家族的人都聰明。」

安妮用力嚥了嚥口水，「有的，親愛的凱勒夫人，這過去已有先例了。我和蘿拉·布里基曼一起生活過，她學習了很多東西，甚至包括幾何學和科學。她是個相當了不起的人。」

「是讀了狄更斯的《美國紀行》讓我有了最初的希望。然後我想起豪醫師已經去世了，也許他的方法也跟隨他一同離去了！然後克利夫蘭總統讓我先生擔任阿拉巴馬州的統領，他便用他的第一份薪水帶著海倫去看一位我們在巴爾的摩聽說過的眼科醫生。」她咬了咬嘴唇。「結果是沒有希望的，但他說他確信她可以受教育，並建議我們去華盛頓見亞歷山大·格拉漢·貝爾博士。」

「亞歷山大·格拉漢·貝爾博士？」安妮打斷道：「我以為──電話──我以為他是一位發明家！」凱勒夫人點點頭。「沒錯，但在那之前他教過聾人。他自己的妻子就是聾人。總之，我們去了華盛頓，而貝爾博士──是我見過最偉大善良的人。」她的聲音在說最後幾個字時有些顫抖，她看向別處一會兒。「他把海倫抱到膝蓋上，他們立刻互相理解。他說她是個非常聰明的孩子，當然可以接受教育，並建議我丈夫寫信給柏金斯學院。哦，安妮小姐，當安納諾斯先生寫信告訴我們妳會來的那天，是我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

安妮的喉嚨縮了起來。凱特·凱勒的眼中滿是經年累月無助等待的絕望和希望。

「我會為妳和海倫盡我所能，」她認真地承諾道。「我已經很喜歡她了。而且她學習任何新事物都非常迅速。」她輕輕笑了起來。「還記得那次『蛋糕』和『卡片』的事件，以及她縫製卡片和串珠做得多好嗎？」

海倫的母親問安妮打算如何教導她。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因為安妮目前的規劃非常模糊，而且是短期的。她解釋說，重要的是要讓海倫明白世界上每一樣東西都有名字。她計劃要給她一些像是蛋糕、卡片、洋娃娃、杯子、湯匙這樣熟悉的物品，然後拼寫這些詞彙給她，直到海倫建立起詞彙與物品間的關聯，並毫無錯誤地使用它們。她說明，在聾人所用的字母表中，每個字母都能透過手指動作來表達，並示範了如何拼寫海倫·凱勒這個名字。

安妮解釋說，這個字母表對任何人來說都很容易學。之後，海倫會學到讀寫盲人點字，也會用鉛筆寫字。她可以透過盲人點字來學習算術和幾乎任何其他的知識。

寶寶米爾芮德小巧的外套掉到了凱特·凱勒的膝上。她的臉上閃耀著五年來所缺乏的希望。

「安妮小姐，這一切真的都能做到嗎？我真的可以和我的小女孩說話，知道她是怎麼想的、在想些什麼嗎？」

這個時期的小海倫·凱勒究竟在想些什麼呢？她自己無法訴說。很難想像沒有詞彙的思維，而海倫·凱勒沒有詞彙。她記得經驗。她記得在一堆紙張中跋涉前進找到她的父親（他曾是報紙編輯），他拿著某樣讓她非常困惑的東西在他的臉前。她試著把那個東西也拿到自己的臉前面，甚至戴上他的眼鏡，但這並沒有解開謎團。她記得她和瑪莎·華盛頓偷了一塊剛剛冰好的蛋糕，然後拿到柴堆那裡吃！她記得發現她的嬰兒妹妹睡在她用來作洋娃娃搖籃的地方，感到很生氣，並試圖把搖籃弄翻。她記得她曾把母親鎖在食品儲藏室裡，還把她的圍裙放在明火上，讓圍裙著火。而她也清晰記得前往巴爾的摩看眼科醫生，然後再去華盛頓的旅程。

列車上的每個人都對她非常友善。一名乘客給了她一盒貝殼玩，她的父親在貝殼上打孔，然後她把它們串成一條項鍊。列車長讓她在他走過車廂檢查車票時緊緊抓住他的制服後擺，然後給了她打孔器讓她玩。也許旅程中最令人驚訝的一幕是，有一位姑姑用毛巾為她做了個布娃娃，那是個滑稽、軟軟的沒有形狀的東西。奇怪的是，吸引小海倫注意力的是娃娃沒有眼睛。她一直指著娃娃的臉，然後指著自己的眼睛，但沒有人能想出如何幫娃娃裝上眼睛。最後，海倫的臉亮了起來，她從座位上跳起來，摸索著走到一位姑姑之前坐的地方。她在座位下面摸索，找到了姑姑在旅途中穿的披風。披風上飾有大珠子。海倫強壯的小手指拔下了兩顆珠子，指著娃娃的臉。當珠子被縫上去時，她高興地跳上跳下。

她不可能知道奇索姆醫生（Dr. Chisholm）的評估，或她的父母是帶著沉重的心情帶她去華盛頓。但不知為何，當她坐在貝爾博士的膝蓋上時，她確實知道這裡有個人理解她，他是她在家人之外，第一個本能上感到能交流的人。後來她稱他為「我最老的朋友」。

在她五年全然的孤立之中，她都在想些什麼？她在好幾年後表示，她「就像一艘在濃霧中航行的船，摸索著前行，沒有指南針或測深線。」以及她活在「一段有意識的空無時光。我不知道自己知道什麼，或自己是否活著或者有做過什麼。我既沒有意志也沒有智力……我沒有思考的能力。」她也稱自己是個「虛幻世界的鬼魂」。

她過去的思想肯定是無形無狀與模糊的，但她一定知道許多事情，且她非常清楚自己和其他人不同。她意識到他們不像她一樣使用手勢和符號。她會站在兩個人之間，用手指觸摸著他們移動的嘴唇，然後徒勞無功地想要像他們一樣動著自己的嘴。

一定是這種迫切想要理解他人並與他們溝通的需求，導致了各種風暴，直到安妮·蘇利文抵達塔斯坎比亞的時候，這種情況變得非常頻繁。也許這些並不是她的脾氣發作，而是對無法消除的障礙所感到的悲傷和絕望的爆發。在精疲力盡後，她會沿著黃楊籬笆摸索著走向花園，然後把受到風暴搖撼的小身體拋到花朵之中，讓它們的涼爽芬芳撫慰著她。

就是在其中一次這種發作中，她的拳頭擊揮得如此猛烈，以至安妮失去了兩顆門牙。那天安妮自己也處於低谷。她的眼睛疼痛又發炎。她不知道該如何應付這個頑固的小野蠻，她從未受過管教，且她的家人拒絕以任何方式約束她。她曾希望透過愛來貼近這個孩子，但海倫太野蠻、無法控制、無法觸及，也因此無法認識或理解愛。安妮必須做點別的事，而且必須盡快。

也許她想起了另一個失明、難以控制、未受教育的孩子，以及需要花費多少時間和耐心來使她變得柔和。無論如何，她抬起頭，試著忘記她毀掉的嘴巴。

我必須將這個孩子從她的家人那裡帶走，她想。這是第一步。我會好好地、坦白地和凱勒夫人談一談。

# 第五章 *第一階*

隔天早上，情況突然劇烈惡化到了極點。也許是因為她感到灰心、失望，而且因為想提議讓海倫暫時與家人分開而感到緊張，安妮看著海倫在餐盤傳遞時探取食物，感到越來越厭惡。當她自己的餐盤被傳遞過來給她時，她擋下了那雙要入侵的小手。孩子的臉立刻沉下來，她捏了安妮，安妮則回打她的手。這足以讓海倫的脾氣爆發。她尖叫，再次撲向安妮的餐盤。安妮非常清楚她的家人震驚和不滿的表情，但她再次打了那隻潛行的手。凱勒夫人張開嘴，搖了搖頭。淚水滑過她的臉頰。她站了起來，然後其他的家人一個接一個地效仿她離開房間。

安妮也站了起來，但她只是走到夠遠的地方，關起並將門鎖上。她的眼淚也流了出來，雖然她感到孤獨空洞，但她強迫自己坐下來繼續吃早餐，儘管食物讓她噎住。這將會有什麼後果呢？她從不希望事情會變成這樣。她本來想要透過愛和溫柔來贏得海倫的心，但那並未奏效。海倫把一切都視為理所當然。實際上她拒絕被愛。家裡的每個人，尤其是她父親，都不喜歡看到她哭泣，因此她從未受到管教或控制，而如果她還沒有得到她想要的東西，那只是因為她無法讓別人理解她。她唯一能夠理解和尊重的就是比她自己還強大的東西。安妮希望她就是那個更強大的人。而且一旦開始，她就會完成這場戰鬥。

那確實是場戰鬥。海倫躺在地板上，發出她異於常人的尖叫，踢打著，試圖把安妮的椅子從底下拉出來。安妮堅持不讓步。最後這孩子爬起來看看安妮在做什麼。當她發現安妮在試著吃飯時，她再次試圖搶走食物。安妮再次打了她一下。孩子摸索著繞過桌子。她似乎對空蕩蕩的椅子感到困惑，但她回到自己的椅子上，開始用手指吃自己的早餐。安妮給了她一根湯匙，海倫把湯匙扔在地上。安妮讓她撿起來，緊緊地把湯匙握在孩子手中，強迫她用湯匙吃飯。驚訝的神情掠過海倫的臉，但她理解了這個想法，靜靜地吃完了早餐。接著，她們又為了摺疊餐巾進行了一場搏鬥。只要餐巾被摺好，海倫就把它丟到地上。安妮咬緊牙根，儘管海倫再次踢打和尖叫，但她仍然讓她把餐巾撿起來，並重新摺好。最後她終於讓孩子走出去到溫暖的陽光裡，然後，她顫抖著又半病著，勉強回到自己的房間，一團糟的倒在床上，哭到精疲力盡。

哦，這根本沒有用。她失敗了。凱勒上尉肯定會要求她收拾行李。就算他沒有這麼做，那麼她──或是任何人──又該如何*觸碰*到這樣的一個孩子？

也許她陷入了接近昏迷的睡眠中。然後，一個溫柔的聲音說道：「安妮小姐？我可以進來嗎？」

安妮努力坐起來，聲音仍因為淚水而沙啞地答道：「可…可以，請…請進。」是凱勒夫人，她八成是為了家人決定讓她回波士頓而來見她。

凱特·凱勒走進房間，站著凝視這個悲慘的身影片刻，然後她坐在寬大的床上，抱住了安妮。「哦，我親愛的安妮小姐，我對今早的事感到非常抱歉！我們該如何幫助妳呢？我們想為我們的小女孩盡力而為，但我們該怎麼做呢？」

安妮嚥了嚥喉嚨，伸手找她濕透的手帕，並感激地接受凱特·凱勒遞過來的新手帕。她看著那張焦慮的臉，然後開始緩慢地說話，尋找適當的詞語。

「我認為她必須要暫時離開家人──」

「離開！」海倫的母親後退了一下。

安妮點點頭。「對，至少幾個星期。哦，凱勒夫人，妳難道沒有看出來嗎？你們──她所有的家人──總是讓她依照自己開心的方式做事。她壓迫著你們所有人，甚至是僕人。現在她對每件事都感到憤怒，你們則為了和平而屈服。我無法教她語言或其他東西，直到她學會服從我。她必須學會依賴我、聽從我、愛我，我才能夠有所進展。只要她認為她的家人還在她身邊，那就沒有效。妳可以讓我帶著她離開一小段時間就好嗎？」

凱勒夫人猶豫了很久。安妮可以從她的表情看出她正在掙扎。然後她抬起頭，她的微笑裡帶著渴望。「我一定會考慮一下，看看凱勒上尉怎麼說，安妮小姐。」

安妮懷疑凱勒上尉會如何反應，但那天晚上他請她和凱勒夫人一起到他的書房時，他的第一句話讓她驚喜得差點站不穩。

「我認為妳的計劃可能很棒，安妮小姐，」他親切地說道。「事實上，我們這裡有間花園小屋，距離這裡大約四分之一英里，就在我們的家族農莊常春藤綠地（Ivy Green）附近。我們可以將那裡安排好給妳。海倫常去那裡，但當然妳會獨自跟她在一起。妳會反對我們每天透過窗戶看看妳們的進展嗎？海倫不需要知道我們有來訪。」

「哦天啊，先生！」安妮熱切地說道。「我們可以快點去嗎？」

「很好，可以，我想這可以很快就安排好。」他拍了拍她的手。「我親愛的年輕女士，我們知道妳很努力地在幫助我們。」

她們被帶去的小屋在安妮看來就像座真實的天堂。有一個大的方形房間，裡面有壯觀的壁爐和美麗的凸窗，還有一個小房間，小黑人男孩珀西（Percy）會在那裡睡覺，他將負責他們的雜務。那裡還有個大門廊，被密密麻麻的藤蔓所覆蓋，必須將它們分開才能看到後方的花園。他們的餐點將會從常春藤綠地的「大屋」帶來，那裡是凱勒上尉的親戚居住的地方，如此安妮將會有時間全心照顧海倫。

這座小屋可能是個小天堂，但至少在最初的幾天，這兩位房客並未處於天堂般的心境。海倫離開了家人和熟悉的環境，陷入了恐懼和憤怒交錯的爆發中，並以她所知道的唯一方式來表達，那就是踹踢和尖叫。安妮站在一旁，無助且心情沉重。當晚餐被送來時，海倫變得比較冷靜和開朗，吃得津津有味，然後玩起娃娃；當安妮示意該睡覺時，她也乖乖地讓安妮脫下衣服並蓋好被子。但當她感覺到安妮爬進她旁邊的床位時，情況就不同了。海倫從床的另一邊跳離。安妮將她抱起來放回去。海倫再次滾了出去。這個折磨持續了兩小時。

「我從未見過一個孩子有如此的力量和耐力，」安妮寫信給霍普金斯夫人說，「但幸運的是我比她再多一些力量──對我們兩人來說都是。」

最終海倫投降了，躺在床的邊緣，一個哭泣蜷縮著的小女孩，而安妮則躺在床的另一邊，心靈和身體都感到疲憊，內心充滿了磨人的懷疑。

可憐的小女孩，她被隔絕於所有人類的溝通和理解之外，這並不是她的錯！安妮突然想起豪醫師曾經這麼描述蘿拉·布里基曼：「她就像是個孤單無助地處於深邃、黑暗、寂靜的坑裡的人，而我正在放下一條繩子，希望她能夠發現，並在偶然間抓住它，被拉到陽光明媚的白晝裡和人類社會之中。」

海倫要多久才會發現安妮試著垂下給她的那條繩子呢？

早晨，凱勒上尉在去報社的途中看向窗內，安妮很清楚地意識到，沒有任何父親會對他所看到的情景感到雀躍。當時是早上，海倫一團悲慘地坐在地板中央，她的衣服散落在周圍，拒絕安妮所有試著幫她穿衣服的嘗試。無論他在想些什麼，這位父親都對安妮隱藏不露，只以南方風格的禮節與她打招呼，但當她看到他別開頭去時臉上憔悴的表情時，心情沉了下來。

而事實上，安妮幾乎已經快要接近慘敗、被送回柏金斯的邊緣，因為凱勒上尉在常春藤綠地停下來，對他的表妹宣佈：「萊拉（Leila），我真的很想把那個北方女孩送回波士頓！」

但萊拉·拉西特（Leila Lassiter）對這情況做出了更清晰的評估。「亞瑟，給她一個真正的機會來證明她在做什麼。」她勸說道。「我認為她是海倫唯一的希望。」

那一天，海倫變得溫順而困惑。她和娃娃玩耍，經常走到門口，好像在期待某人的到來，她碰碰臉頰，那是她表示母親的手勢，然後傷心地搖了搖頭。她盡可能的不和安妮打交道。

看著她，安妮心想，她一定感到十分困惑、覺得被遺棄。如果她的家人過度寵溺和缺乏紀律，使得這種分開成為必要，那就不能怪她──而且可能也無法責怪凱勒的家人！對於一個無法溝通的孩子，很難想出懲罰方法。由於她習慣了絕對的自由──正如安妮寫信給霍普金斯夫人時所說──海倫沒有那些盲童焦慮的緊張習慣。當她真正有意識地參與周遭的世界時，她的自由、無畏對她來說將會非常有價值。但我該如何教會她服從和自我控制，而又不破壞她美好的靈魂呢？安妮想著。

該怎麼辦呢？這個問題甚至可能會讓年紀比安妮大、經驗更豐富的老師感到困惑和沮喪，而面對這個問題時，安妮青澀且缺乏經驗。她還差一個月才二十一歲。

事情發生的原因和時間誰也不知道，但海倫那昏暗的小腦袋裡突然閃現出這麼一個念頭：和她在一起的這個人，並不是為了某個殘酷目的而將她從家人身邊抓走的怪物，而是一個溫柔友善的人，她知道的事甚至比她的母親多，並且想要教她如何去做這些事。這是個值得信任、依賴的人──甚至是值得順從的人。

在安妮的引導下，海倫為她的娃娃做了一件圍裙，而且是件不錯的圍裙。她學會了鉤針編織，當她鉤出一條長到能夠橫跨整個房間的串圈時，她笑了起來，並開心地拿它在臉頰上磨蹭。安妮興奮地寫信給霍普金斯夫人：

1887年3月20日

「我的心今天早晨在歡欣響唱！理解之光已經照耀在我的小學生身上，並守護著一切的改變！」

兩週前那個野蠻的小生物已經轉變成一個溫柔的孩子。當我寫這封信時，她正坐在我旁邊，平靜幸福地編織著一條紅色的蘇格蘭羊毛長圈……她現在讓我親吻她，而且當她在特別溫和的心情下，她會坐在我腿上……最重要的一步，這關鍵的一步，已經跨出來了。這個小野人學會了她的第一課，那就是服從。人們已經注意到海倫的不同。她的父親早晚都會來看我們，看見她滿足地穿珠子和縫紉，驚呼道：「她多麼安靜啊！我第一次來的時候，她的動作是如此執著，因此人們總是會感到她身上有些不自然和怪異之處。」

海倫也在學習拼寫更多的單字。當安妮給她她用過的物品時，她能迅速辨識出它們，但顯然她並沒有將單詞與自己的渴望連結起來，因為當她想要牛奶或蛋糕時，她仍使用以前的手勢，而不是拼寫這些單詞。但她喜歡這個手指遊戲，而且在這上面變得非常嫻熟。

有一天，凱勒上尉帶著他的一隻塞特犬「貝兒（Belle）」來，想知道海倫是否會認出牠。狗兒蹲在房間角落，讓安妮猜測她對她的小主人並沒有太快樂的回憶。當時海倫正在幫一個娃娃洗澡，但她突然停了下來，嗅了嗅，然後把娃娃丟進臉盆，摸索著走向房間角落。顯然她確實認出了貝兒，因為她發出了一聲喜悅的叫喚，跪下來緊緊地擁抱著她。然後她彎下腰，開始用狗兒的一隻爪子做動作。凱勒上尉和安妮都猜不出她在想些什麼，直到他們看到她的小手指在拼寫「d-o-l-l」的動作。

海倫在試著教這隻狗拼寫！

# 第六章 *W-A-T-E-R!*

她們在小花園的房子裡待了兩個星期。安妮希望時間可以更長，但凱勒上尉說他覺得海倫想家了。事實上，八成是她的父母想念海倫了！

每個人都注意到並讚嘆這孩子的進步。她的臉龐每天都變得更有表情；她狂野的脾氣爆發正在消失；她變得更有情感；即使她還沒有完全理解語言的使用，但顯然她渴望的心靈正在努力。有一天她在花園裡玩耍時挖了個洞，令安妮大吃一驚的是，她把娃娃埋了起來。但後來她用生動的肢體語言向安妮表示，她期待娃娃能長得像安妮一樣大！「您真不知道她有多聰明！」她對霍普金斯女士驚嘆。

安妮現在更有信心了，因為她走在正確的方向上。她在花園小屋的成功讓凱勒一家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都同意讓她在任何她想做的事情上有充分的自主權。海倫現在甚至會跟她一起睡覺，因為安妮希望她能夠依賴她。此外：

「我發現在不規則的時刻教她東西，比在固定時間容易……我一整天都用手指拼寫出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即使她目前還不知道這些拼寫的意思。」

然後，在某個美麗、充滿芬芳的四月早晨，距離她抵達塔斯坎比亞僅一個月又兩天──也就是1887年4月5日──這一天或這個日期，對於安妮和海倫來說都畢生難忘。某個令人狂喜的時刻降臨，讓安妮興奮地飛奔到她的房間拿寫信的盒子，她顫抖的手指讓紙張和郵票四處飛散。她心跳得快衝出喉嚨，坐下來向霍普金斯夫人傾訴她喜悅的消息：

「今天早上我必須給您寫幾句話，因為發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海倫已經學到一切事物都有名字，而手語字母是她想要明白的一切事物的關鍵。

在前一封信中，我曾經告訴您『馬克杯』和『牛奶』這兩個詞給海倫帶來比其他詞更多的困難。她不知道『飲料』這個詞，但每次拼寫『馬克杯』或『牛奶』時，她都會模仿喝東西的動作。今天早上她在洗東西時，她想知道『水』的名字……我拼寫了以後就沒有思考這件事，直到早餐後。我想到或許借助這個新的詞，我可以解決『馬克杯─牛奶』的困難。我們走到汲水間，我讓海倫把手放在水龍頭下，並開始打水。我在她空著的手上拼寫『w-a-t-e-r』……寒冷的水沖刷過她的手的感覺緊隨著這個詞的出現，似乎嚇到了她。她放下馬克杯，站在那兒目瞪口呆。她的臉上閃現新的領悟。她拼寫了幾次『水』。然後她坐到地上，問它的名稱。她指著水泵和棚架，然後突然轉過身來問我的名字。我拼寫了『老師』。就在那時，保姆把海倫的妹妹帶到了汲水間，海倫拼寫了『嬰兒』，然後指了指保姆。」

回到屋子的一路上，海倫都很興奮開心。她觸摸著她能夠觸及的每一個物件，拉著安妮的袖子問它們的名字。安妮的手指顫抖得幾乎無法拼寫。她喘著氣，向凱勒夫人傳達了這個美妙的消息，然後飛快地跑上樓，開始給霍普金斯女士寫信。海倫·凱勒找到了那條能將她帶出自己「深黑、靜止的深淵，並重新回到人類社會」的繩子。

甚至在她寫信的同時，海倫在房間裡跑來跑去，她的臉比安妮曾見過的任何臉龐都更加歡欣，她觸摸著熟悉的物品，迅速地在空中拼寫出它們剛剛被發掘的名字──「門」、「床」、「糖果」，然後一遍又一遍地拼寫著「老師」──這將會成為對她來說最美麗的詞語。她靠近安妮，停靠在她身上，輕輕觸摸著她的頭髮和臉頰，她的手指一次又一次地劃出「t-e-a-c-h-e-r」的字母。安妮放下筆，緊緊地擁抱著這個孩子。

那是個美好的日子。海倫永不滿足地要求新詞彙，不管她走到哪裡、觸摸到什麼，她總是急切地碰安妮的手，當安妮給了她詞彙後，孩子的全身似乎都會因為快樂而顫抖。現在不只有名詞，還有動詞──「跑」、「坐」、「走」，還有像是「去」、「來」、「給」之類的命令。海倫就像在炎日裡渴望著水一般，渴望地飲下這些詞語。

夜晚來臨時，安妮的手指已經疲憊了，但這份疲憊其實是愉快的，因為當海倫爬上凱特·凱勒的膝蓋，拼寫出「母親」時，她看到了凱特·凱勒的表情。

事實上，人們可以在凱勒家的空氣中感受到喜悅。連傭人們也滿臉笑容地走動，或者站著驚嘆地看著海倫。至於她的父親，他只能跟著他的小女兒走來走去，凝望著她移動的小手指，眼中充滿愛意。

當海倫的就寢時間到時，安妮站起來向這一家人道晚安，凱勒上尉從椅子上站起來，穿過房間走向她。他想要說些什麼，卻發不出聲音，而當安妮回應他緊握的手時也忍不住有些哽咽：「謝謝您，先生！」

那天，安妮的心情幸福滿溢。當她準備睡覺時，她想，這一次她再也不能奢望更多了！

但第二天早上，她給霍普金斯女士的信後附了一段話：

「昨晚當我躺到床上時，海倫主動偷偷溜進我懷裡，第一次親吻了我，我覺得我的心會因為充滿了喜悅而爆裂！」

而後來海倫也寫到同一個晚上的事：「當我躺在床上回想這充滿意義的一天所帶給我的喜悅時，應該很難找到比我更快樂的孩子了。我第一次渴望新的一天到來。」

# 第七章 *「更多更多詞彙！」*

隔天早上，安妮被一隻堅持拉著她的手給叫醒。海倫站在她旁邊，一手抓著衣服，一手拉著她的床伴，直到安妮醒來才滿意。然後她開始用非常強烈的肢體語言告訴她的老師該起床了！安妮笑出來，衝動地把那個穿著寬大睡袍的小身子擁入懷中，給了她一個迅速的擁抱。能夠讓這個小東西本能地來找她，真是太好了！而且看到她從一個不安寧、容易興奮的半人類生物變成這個反應靈敏的孩子，她的臉龐開始反映出思想和想法，真是太奇妙了！

當海倫的手臂找到安妮的脖子，並在回應老師的問候時親了她，讓安妮·蘇利文的心滿滿的。

就連幫海倫洗澡和穿衣服的工作，與大約兩週前的疲憊折磨相比，已經有了天翻地覆的轉變。安妮很高興自己有告訴凱勒夫人她不想讓海倫有保姆，她想讓孩子在一切事務上都依賴她，因為今天早上，海倫以飛快的手指要求知道安妮使用的每件物品和她穿的衣服的名字。如果是保姆來照顧孩子，這個過程肯定會受到阻礙。雖然花了較多時間，但海倫渴望的臉龐和日益豐富的詞彙才是最重要的。安妮站在一旁，仔細觀察她的成果。真的，穿著整齊清新的圍裙，頭髮梳得漂漂亮亮，她那聰明的臉龐在她努力產生想法和思想時會變得表情豐富，小海倫·凱勒真可愛！

突然失去安妮親切的碰觸，海倫皺起眉頭，伸出疑惑的雙手。安妮抓住其中一隻手，拼寫道：「下樓─吃飯。」

海倫強烈贊同地點了點頭，迅速走向樓梯。在最上面一階她猶豫了一下，安妮知道這不是因為害怕，因為她整天都毫不畏懼地上下奔跑著，而是似乎有個念頭在她腦中閃過。當孩子找到她的老師的手，安心地將自己的手握上時，她轉向安妮的臉上浮現一種特別甜蜜的表情。

於是她們走下樓梯，穿過寬敞的走廊來到飯廳，當她和海倫進入房間時，即使是近視的安妮也不會錯失凱勒家族成員臉上喜悅、驚訝和全然無法置信的表情。若她沒有感受到一絲滿足的光芒，她就不是個人。她知道每個人都對不到一個月前那個不受控的小野蠻，和這個充滿活力、人性的小女孩之間的對比感到震驚。但就連安妮自己也對海倫環繞著桌子觸摸在場的人，然後正確地拼寫出每個名字感到驚訝。這似乎不可思議，她不僅記住了昨天安妮告訴她的名字，而且她能夠將它們與正確的人物連結起來！

「她*認識*我們！她知道我們是誰！」凱勒夫人哽咽著說道。「噢，安妮小姐，妳不可能知道──妳無法知道──那意味著什麼！她將能理解我們，真正成為我們家族的一部分！這是—這是—」她擦了擦眼睛，努力壓抑著情感：「這是我所能祈求發生最奇妙的事！」

而在餐桌另一端，凱勒上尉真心地說道：「這是個真正的奇蹟，而且這對她來說只是個開始！如果妳在短短幾天內能夠為海倫做到這麼多，而她又學得這麼驚人地快，她*將*能夠做到什麼呢？她將會有能力走得多遠？」

這是個愉快的問題，也是快樂的一餐，大概是凱勒一家多年以來最快樂的一餐，儘管他們其實只吃了很少的食物，因為他們的注意力都著迷地集中在海倫身上。甚至連黑人傭人們也靜靜地站著，以驚嘆的眼神注視著她。

「我一直都堅信，如果有辦法進入她的思想，那孩子會比我們凱勒家所有人加起來還要聰明！」凱勒上尉的姐姐以滿意的聲音宣稱。「那孩子的頭腦比你想像的更好！」

「但能做到這點，是因為安妮小姐。」凱勒夫人提醒道。

看到這個笑容滿面、穿著整潔、頭髮梳理得漂漂亮亮的小海倫正滿足地用安妮放在她手裡的湯匙自行進食，整個凱勒家族都不禁屏住了呼吸。這是個這個南方邦聯家族會很高興由一位北方人所獲得的勝利！

安妮的臉頰因第一次的勝利和凱勒家族的讚揚而泛起一抹紅暈。然而，當她稍晚帶著海倫走進陽光照耀、充滿古典氛圍的花園裡度過她日常的晨間玩耍時光時，凱勒上尉那歡欣雀躍的問題卻在她心中迴蕩：「她將能夠做到什麼？她將會有能力走得多遠？」她想起蘿拉·布里基曼。蘿拉曾有幸由豪醫師和他所能找到最好的老師教導，這些人比安妮所期望成為的人還要有智慧、受過更多的訓練；然而，安妮仍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蘿拉過著一種奇怪而孤立的生活。她是快樂的，她在縫紉、針織和鉤針編織方面是有用的，沒錯，但她從未能應付平常的勞動世界。她現在已年過五十，仍然生活在自她七歲起就讀的學校裡。在完成教育後，她曾嘗試回家與家人一起生活，但那是個可悲又可怕的失敗。為什麼？像蘿拉·布里基曼和海倫·凱勒這樣的案例都必須得如此嗎？海倫的命運也必須如此：生活在一個被隔離、受保護的角落，做個孤立、奇怪的人嗎？這個想法揪著安妮的心。

海倫走了過來，拉著她的手，問她剛剛採的花叫什麼名字。安妮的思緒湧動，心不在焉地拼寫給她。詞彙。當然，海倫可以學習詞彙。她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學習。但僅僅詞彙並不等同於語言。她能學會日常對話裡的來來回回嗎？儘管蘿拉·布里基曼有那麼多老師，她也未曾能掌握語言。她的言談和寫作的例子閃過安妮的腦海：

提及一位老師時，她曾說：「我不相信她會擁有像我這樣完美的健康和力量，因為這對她來說非常不自然。」

而在談到一個好天氣的日子時，她註解道：「我非常享受這一天。它讓我想起了我在天堂最好的父親。他極其慈祥，以便派遣太陽和如此美好的一天。」

有一次，當她寫信給她的母親，提及一位離開柏金斯的老師時，她寫著：「她在我離開她前給了我一只非常漂亮、純淨的胸針……我愛她就半如同她是我的妻子那麼多。」

這是海倫所能達到最好的程度嗎？還是這跟勞拉受過的教導方式有關？安妮記得一個故事，蘿拉曾經因一個問題而讓所有人都困惑不解，她問道：「今天是衍生詞嗎？」 最終人們發現，因為豪醫師曾告訴她「雨」是一個基本詞，而「雨天」是衍生詞，所以可憐的蘿拉當然會誤以為她在問「今天是雨天嗎？」

那一個一般的孩子是如何學習語言的？

突然間，有的東西輕輕碰觸到安妮的膝蓋，她低頭看見海倫十五個月大的表妹，一張頑皮的臉龐。安妮彎下身，快速地親了親她。一般的嬰兒對安妮來說很新奇迷人，她發現米爾芮德和這個小蟎蟲都很吸引人。當那個孩子的黑人保姆匆忙走來時，她感到有些遺憾。

「現在就到旁邊去，小甜心！跑去聞聞花，別打擾安妮小姐。還有不要去纏海倫！」

「她沒有打擾我，」安妮抗議道。她再次微笑地向溜走的嬰孩揮手，她探索著花朵，但乖乖避開了會經過海倫和瑪莎·華盛頓正在忙著挖洞之處的路徑。安妮的思緒回到了蘿拉·布里基曼身上，然後突然停了下來，就像一個電子信號在她腦中閃過一樣。她注視著那個嬰兒。這個小孩會聽她媽媽的話。她聽從是因為她理解那些話，而安妮以前也見過這情況幾次。她開始有點呼吸急促。她叫喚那孩子的名字，而嬰孩疑惑地轉過頭，安妮展開雙臂，邀請她過來。

「來？」

她哄著說，「妳可以過來嗎？」這個小孩認識安妮。她們幾天前就成了朋友。她似乎考慮了一下，然後決定接受這個邀請。她走到安妮坐著的長椅旁，向她露出一個迷人的微笑，安妮擁抱了她。現在她開始進行跳進她腦中的實驗。

「寶寶的耳朵在哪裡？」她問。孩子立刻指了指耳朵。「很好！」安妮贊同道。「現在小淘氣在哪裡？」

兩隻小手掩住了小臉，只有那雙閃爍的藍眼睛從張開的指縫間偷偷窺看。當安妮鼓掌並要求一個親吻時，她得到了親吻。她進行最後一個測試。她摘了一朵附近的玫瑰，除去了它的刺，然後放在嬰兒的手中。「拿去給媽媽吧，」她建議道，然後觀察著。她幾乎可以看到小腦袋中的思緒開始轉動。嬰兒停了一下，然後轉身拉扯她的保姆的圍裙，再搖搖晃晃地朝著房子的方向走去。

「她都明白，對吧？」安妮高興地對著移動較緩慢的保姆喊道。女人給了她一個半贊同半輕視的眼神。「當然小甜心明白！她明白得很！」

安妮看著她們離開，然後看向海倫，心情越來越興奮。她的實驗成功了！顯然在嬰兒自己能夠使用句子之前，她就理解了它們的含義！這就是關鍵：嬰兒不是被*教導*語言的，他們是像小海綿一樣吸收語言，因為他們整天都被詞語給包圍！很好，詞語也將整天圍繞在海倫的身邊！

安妮突然靈機一動，就像我們對著嬰兒的耳朵說話一樣，她決心將話語傳遞到海倫的手上！我在跟她交談時應該使用完整的句子，並鼓勵其他人也這樣做，然後她自己就會逐漸認識並使用所有的詞彙！

這是為什麼蘿拉·布里基曼未能掌握慣用英語的原因嗎？因為她的老師們一直都非常積極地為她解釋每個他們對她使用的詞彙，並用簡短、斷續不完整的句子拼寫嗎？所有的報告都顯示蘿拉是受到一個非常仔細籌備的課程來教導的，而安妮自己跟她相處的經驗告訴她，蘿拉是一位非常聰明的女子。

海倫已經離開瑪莎，並沿著黃楊樹籬摸索，朝著安妮走來。她抓到一隻奇怪的蟲，因此拉著她老師的袖子，要求她告訴她它的名字。

安妮拼寫了「蟲（bug）」，然後看了一下手錶。花園裡很美好，但海倫學習新詞語的時間到了，之後還有編織或縫紉。安妮嘆了口氣。她曾經向霍普金斯夫人坦承，她個人認為編織和鉤織是魔鬼的發明，她「寧願在公路上敲石頭，也不想縫手帕！」她不情願地站起來，正打算告訴海倫她們要回到屋裡，然後她停住了。這裡正值春天，美麗芬芳，陽光明媚，而像海倫這樣一個健康、活潑的孩子，和春天本就是天生一對。海倫很開心也很滿足。她開始發現這個花園和農場是個令人興奮、迷人的地方。在這裡，她的好奇心讓她渴望瞭解更多詞彙。當她興奮地顫抖，想要觸摸和聞到這個春日世界中的一切時，把她拖進屋裡、強迫她坐在她的小桌子前面的小椅子上，去感受像湯匙或碟子這類她毫不感興趣的物品，是不是全然的荒謬？

安妮·蘇利文站在凱勒家的花園裡，突然做了一個決定，她將拯救海倫·凱勒，使其免於再過像蘿拉·布里基曼和許多身心障礙者所過的枯燥生活：她拋棄了所有事先構思的正式「課程」計畫。從此以後，她不會再設定固定時間、強迫海倫坐在小桌子前學習特定詞彙或做例行工作。她會自由來去，做事、玩耍，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做重要的事。她只會透過生活來學習！

「新的計畫運作得非常順利，」幾天後安妮向霍普金斯夫人報告：「海倫現在已經知道超過一百個單詞的意思，而且每天都學會新的，她甚至沒有絲毫懷疑過自己正在進行一項最艱難的任務。她學習是因為她忍不住要學，就像一隻鳥兒學習飛行。」（安妮接著描述了她如何教海倫玩「藏東西」的遊戲。那天早上她藏了一塊餅乾。）「她四處尋找，但毫無收獲，顯然感到絕望，突然間她有個想法，跑過來要我張大嘴巴。在我口中找不到任何痕跡後，她指向我的胃，並拼寫『吃？』」

她們幾乎整天都在戶外度過，老師快樂，海倫也開心。而春天的凱勒莊園是個美妙的地方，一切都開始綻放芬芳、每一天都見證著初生小牛、小雞和小狗來到這個世界，對於一個心智與靈魂都正在努力誕生的小女孩來說，這裡非常美好。

當安妮讓她用手拿著一顆蛋，感受小雛雞「吱吱」地破蛋而出時，這孩子非常訝異和興奮。

然後還有一隻小豬寶寶！安妮不禁想，如果端莊的豪夫人或霍普金斯夫人──或任何一位她在波士頓認識的人──看到她試圖抓住一隻尖叫、扭動不停的小豬仔，讓海倫從頭到尾摸著牠，並問著：「小豬寶寶是在蛋裡長大的嗎？很多蛋殼在哪裡？」，他們會作何感想？

一天早上，當她正在寫每週的「進展報告」給霍普金斯夫人時，海倫狂奔上樓來到她們的房間，滿懷興奮地拼寫出「狗—嬰兒—」，並舉起一隻手的五根手指含著它們。安妮起初驚訝地以為凱勒家的一隻狗傷害了米爾芮德，但從海倫興奮的表情來看，她知道這顯然不是正確的解釋。她只能跟隨著她下樓，穿過草坪，來到汲水間的角落，海倫興奮地跪在其中一隻獵犬與五隻剛誕生的小狗旁！

「嬰兒—嬰兒—媽媽狗。」海倫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

安妮將孩子的手放在其中一隻小狗身上，拼寫「狗寶寶（puppy）」，海倫高興地尖叫，因為這些小傢伙們扭動著身軀要回到媽媽那裡。「嬰兒吃大！」

她探索的手指發現小狗的眼睛是閉著的。「眼睛閉—睡覺不。」她指著每隻小狗，然後舉起一隻手的手指。安妮拼寫了「五」這個詞。顯然她正在思考著什麼，然後她舉起一根手指，說「嬰兒」。安妮猜測她在想她的妹妹米爾芮德。她拼寫道：「一個嬰兒和五隻狗寶寶。」

海倫點了點頭。在她和小狗玩耍之後，她問了狗狗們的名字。

「去問妳爸爸吧。」安妮建議道。

「不—媽媽！」海倫堅定地拼寫出來。其中一隻小狗明顯比其他隻小，海倫表達著意見「小—小—」，她皺著眉，努力想表達她切確的意思，懇求地轉向安妮。

「非常小。」安妮提供了這個詞。海倫立刻明白了，「非常」是她腦中一個新概念的名字。在回家路上，她走著小碎步，說著「走得小」，然後是更小的步伐──「非常小」。找到米爾芮德後，她說：「寶寶小。小狗非常小。」

春天天氣格外燦爛，安妮和她的學生漫步在鄉村，通常到凱勒家的碼頭，這個碼頭在內戰時期經常被使用，但現在已經長滿了青苔和雜草。安妮向孩子展示了植物、花朵和樹木，告訴她有關田納西河的故事，甚至為她捉到了蝴蝶。「我感覺好像以前從來沒有真正看過東西，」她說。當她們郊遊回來時，海倫總是熱烈地告訴母親她們所做的一切，這讓安妮感到開心。以這種方式來發展她的思維、擴展她想像力的翅膀，既無痛又快樂。

事實上，海倫從前無論走到哪裡，也渴望跟每個人「說話」。一旦她找回了她後來稱之為「人類語言和思想的遺產」，她就征服了她的暴躁情緒，變成了一個友善、快樂的小靈魂，願意愛所有她接觸到的人，並渴望教導別人她的手指語言。

學習閱讀對她來說也是一場冒險。到了五月中旬，安妮帶海倫到一棵靠近凱勒家的樹上，教她觸摸凸起的字母。她先嘗試了點字讀本中的單詞，把孩子的手指放在單詞上，但她顯然感到困惑。接著安妮找到了凸起的字母，讓她在觸摸「A」這個字母時，同時拼寫「A」在她另一隻手上。海倫理解了這個概念，很快地用自己的手指在其他凸起的字母上面移動。她在一天內學會了全部的字母。然後安妮讓她觸摸讀本中的單詞「cat」並拼寫它。海倫被迷住了，她要求更多更多的詞彙。她對讀本非常著迷。有天晚上，安妮發現她把它帶到床上，第二天問起時，她告訴安妮，「書害怕─哭很多。女孩不怕。書和女孩睡。」

這些讀本不是用盲文（Braille）製作的。雖然豪醫師通常很進步，但他向來不贊成使用盲文。他發明了自己的「波士頓線」字體，以正規字母做成浮雕字，多年來它一直是柏金斯所印刷和傳播的書籍唯一使用的字體，雖然紐約盲人學校的威廉·貝爾·韋特（William Bell Wait）校長已經發明出一種盲文系統。大約在安妮進入柏金斯時，學校裡的一位盲人老師捕獲靈感，發明了自己的盲文系統。他將自己的創意結晶取名為「美國盲文」，而韋特先生則將他的發明稱為「紐約點字」。安妮知道美國盲文，但當時還沒有盲文讀本可用，因此她只能滿足於使用浮雕字母的入門讀本，儘管更難學會用它們來閱讀。

然而，海倫卻對這些讀本感到不耐煩，因為它們並未涵納她或她認識的人的名字，事實上也不包含她能使用的所有詞彙，因此安妮將一項詞彙清單寄給安納諾斯先生，而那位仁慈的紳士則將這些單詞印在硬紙上，這樣安妮和凱勒夫人就可以把它們剪成獨立的單詞。而每當她們把名字「海倫」別在她的裙子上、把詞彙「在椅子上」排列在一張椅子上，並讓海倫站上去，或把名字「米爾芮德」別在寶寶上，然後把句子「在嬰兒床裡」放在那個傢俱裡，這孩子就會興奮無比。當安妮把句子排列在一個專門用途的小框架裡時，海倫會坐下來，愛不釋手地觸摸每個字，用手指拼寫句子，就像其他孩子會大聲地重複把它們讀出來一樣，而且她總是要求著「更多詞彙—更多詞彙」。

儘管知道蘿拉·布里基曼在柏金斯待了整整一年，豪醫師才認為她已經準備好要學習閱讀，而且教導任何聾啞兒童閱讀都被視為一項艱鉅的任務，但安妮並不會因此畏懼。她想出了一個計畫。對安妮來說，像「看見貓。貓能跑。看見貓跑。」這樣平庸的句子實在太空洞了。海倫應該要有真正的故事！她是一個活潑的孩子，總是在行動，所以這個故事必須具有非常真實的行動情節！

有一天安妮捉了一隻老鼠，並將它安全地放進一個盒子裡。然後，她在小框裡設置好故事後，她圍住一隻友善的貓，並讓海倫和她舒服地坐在一張桌子旁。她非常緩慢地引導著海倫的食指移動到第一行字上：「貓─在─盒子─上──」，並同時將海倫的另一隻手放在盒子上方蜷曲起來的貓身上。孩子吃驚地吸了口氣，並將手指匆匆移動到下一行：「一隻老鼠在盒子裡。貓可以看到老鼠。」事實上海倫能感覺到這件事，她的臉上迅速閃過了興致。「貓想吃老鼠。」事實上，她只熟悉這個句子中的三個詞──「貓、吃、老鼠」──但海倫開始感到驚慌，猛烈搖著頭。安妮溫柔地催促她的小手指移動到下一行：「不要讓貓抓到老鼠。」

「不，不行！」海倫說。她把驚訝的貓抓離牠停留的位置，將牠放在地上，然後她迅速地用她的閱讀框架蓋住盒子。安妮讓她知道故事還沒結束。「貓可以喝點牛奶，老鼠也可以喝點牛奶。」她能夠理解這個幸福的結局嗎？這個句子裡有一些新的單詞，安妮故意不停下來拼寫。她仔細地注視著那些小手指在最後的凸字上面停留。然後海倫臉上露出了笑容，她轉過身來擁抱並親吻了老師。然後她要求：「海倫給貓牛奶─老鼠蛋糕？」

這是安妮預期的發展。海倫的手指幾乎第一個、也最常拚出的字是「海倫給──」、「海倫給甜食」和「海倫給蛋糕」。現在對於這個熱切的問題，安妮迅速地拼寫出同意，並拿出了食物。

在小故事裡的演員們享用了點心，以及安妮多次向海倫保證老鼠的安全後，海倫撲向安妮，要求「更多詞彙─很多詞彙！」

安妮笑著教她「故事」這個詞。海倫很快就接受了這個詞，但她的呼求仍然一樣：「更多故事──很多很多故事！」

# 第八章 　*壯麗的賽跑*

五月末，原本令安妮陶醉的阿拉巴馬美麗春天轉為炙熱的天氣，即使是當地人也很難忍受。「事實上，」安妮告訴霍普金斯夫人，「極度燠熱將我們都變成了半液體狀態。」

但他們真的都擔心海倫。她從一個充滿活力、生機蓬勃的小生物，突然間變得白天緊張、容易受刺激、無精打采，晚上則很不安寧。

在一個無法忍受的炎熱日子裡，她脫去了所有衣物，「赤裸裸地坐在窗前」，用手指觸摸著一本凸字讀本。太陽最終無情地照射進來。海倫立刻關上窗，但當這個行動沒什麼作用時，她找到安妮，拼出「太陽是壞男孩！太陽必須去睡覺！」

當安妮要她去拿杯水時，她悲傷地搖了搖頭。「腿非常累。腿哭得很多。」

她那緊張心急的手語和不自然的倦怠狀態引起了凱勒家幾位親戚朋友的不安：「妳讓那可憐的孩子負擔過重了！她的大腦太活躍了。妳應該停止她的思考！」

安妮挖苦地評論道：「幾個月前，這些人還認為她根本沒有思考能力，但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人想過要用氯仿麻醉來讓她鎮靜！她一醒來就開始拼寫，整天都持續著。如果我拒絕和她說話，她就會拼寫在自己的手上，顯然是繼續在跟自己進行最活躍的對話！」

為了讓孩子以輕鬆的方式平靜下來，安妮給她一個盲文板玩。她將一張硬紙放在木板下面，木板上橫跨著一根可移動的金屬條，上面有許多小孔。她把筆放在海倫手上，示範如何在不同的孔中插入筆尖，壓力會使紙張的另一面出現隆起。海倫點頭表示理解，然後坐下來製作她可以感覺得到的凸點。安妮對於終於找到一個不會「過度負載」海倫心智的娛樂活動感到滿意，然後回到自己的寫作中。

半小時後，海倫拉著她的袖子。「信—郵局—」她拼寫著，指著佈滿盲文點字的紙。

安妮盯著她。「信？」她不敢置信地重複。這孩子怎麼可能知道真正的信是什麼？她曾經帶海倫去過郵局，並解釋過她在寄「信給霍普金斯夫人和盲女孩們」，但這就是全部了。

「海倫在信中說了什麼？」她問。

「法蘭克，」海倫拼寫，提到了一位不在當地的親戚。「很多話。小狗、媽媽狗、五隻。寶寶哭。熱。海倫走─不。草莓很好吃。法蘭克來。海倫親吻法蘭克。老師把信放在──」她缺乏正確的詞彙，但她透過摺疊她的「信」並模仿將它放進信封、封好的動作來表達她的意思。「現在去郵局？」

安妮帶著一種近乎敬畏的心情看著她的學生。今天是六月的第二天──距離在汲水間的「水」事件打開了海倫的思維之門還不到兩個月。現在她不僅能夠自己組成一個連貫、儘管不完整的句子，而且她顯然展現出她的推理能力已經達到了能夠完全理解信件是什麼，以及該如何處理它的階段！而且，她已經在腦海中撰寫了一封對於她這個年齡的孩子來說非常值得讚許的信！

在她成功說服海倫她最喜歡的布娃娃南茜需要照料後，安妮回到她仍未完成的信裡，手中的筆迅速繼續向霍普金斯夫人講述海倫的「信」。她猶豫了一下，準備簽下她的署名，然後繼續衝動地寫下：

「我想在這裡只對您說點心裡話。我內心有某個聲音告訴我，我將會超乎想像地成功。除非出現某些情況，讓這個想法變得不可能、甚至荒謬，否則我認為海倫的教育成果在趣味性和奇蹟程度上將超越豪醫師的成就。我知道她擁有非凡的力量，而我相信我能夠培養和塑造她的力量。我無法說明我是怎麼知道的，不久前，我根本還不知道該怎麼做。我當時還在黑暗裡摸索，但我現在知道了，而且我還知道我知道。」

這聽起來會很自大嗎？她並不是這個意思。安妮咬了咬嘴唇，有點想把這句話擦掉。不久前，她還在信中哀嘆自己的能力不足以勝任她的工作，她的腦袋充滿了不受控的想法，跳來跳去，充斥著暗黑角落，她需要一位老師，就像海倫一樣！但霍普金斯夫人瞭解安妮。她會明白這不是自誇，只是存在於她們兩人之間的信心，現在安妮感到路徑正在她眼前開展，而她被引導著走上正確的道路。現在她結束了她的信：

「已經開始有人對海倫感興趣。她不是個普通的孩子，人們對她的教育也不會是普通的興趣……我會向您毫無保留地寫下所有的事，但只有一個條件，就是您必須答應永遠不會將我的信給任何人看。如果可以，我不會讓我美麗的海倫變成一個他人眼中的神童。」

當天氣持續過熱而無法在戶外漫遊時，安妮決定藉由海倫對書信的熱愛來開始教她寫字。但她並未從盲文開始。安妮·蘇利文一生都堅信，盲人不應該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海倫在看得見的親友之中是個眼盲的孩子，「交談」必須使用手語拼寫，閱讀必須使用盲文或凸字印刷；但如果海倫要過上自然的生活，並與正常人來往──就像安妮開始希望和夢想的那樣，那麼她自然會接觸到那些不能期望他們去學習她的手語或盲文的人，因此她必須要有一些可以被普通人理解的方法。而解決方案是使用鉛筆書寫、類似印刷字的方形字母，這種方法在柏金斯會教授。

在準備必要教材時，安妮懊惱地想起她自己從前失明時，她是多麼頑固反抗學習和練習這種書寫！柏金斯的學生都不喜歡──做一件自己無法在完成後檢查和自我欣賞的事情並不好玩──但大多數盲人樂意學習，是因為能夠寫私人信件的樂趣。安妮當時沒有通信對象，也從不期望會有朋友歡迎她的信件，因此她讓書寫時光變成她和老師們的折磨。

她能讓海倫感覺享受，或至少不覺得痛苦嗎？

她將孩子叫到設置好的小桌前，告訴她她要「教海倫如何像老師一樣寫信」。她將孩子的手指放在凸字表的字母「C」上，同時用她的手指寫下字母「C」。然後她將小手引導到有溝槽的寫字板上，並將鉛筆交給海倫，讓她明白她應該在溝槽裡用鉛筆重複寫出她感覺到的字母「C」。海倫把它當作一個新遊戲，高興地晃動身體。她很快學會了七個方形字母，坐在書寫桌前好幾個小時，用左手食指觸摸以確保她有正確地形塑字體和留下間隔，完全如安妮教她的那樣。幾天後，在安妮的幫助下，她寫出了「貓會喝牛奶」的句子，然後充滿成就感地將它拿給母親拼讀。

當看到這些聰穎、能被讀懂的字時，凱勒夫人的眼睛湧出了淚水，因為這個孩子幾個星期前還深陷絕望。她的情感肯定流露到了她的手指中，因為海倫的表情既困惑又不安。「海倫錯了？媽媽哭了！」

六月十七日，海倫勝利地寫下她的第一封信給表妹安娜，雖然詞彙字母沒有大寫，也整串相連，沒有標點符號，但這無疑是封信！

「海倫寫給安娜喬治會給海倫蘋果辛普森會打鳥傑克會給海倫糖果棒醫生會給米爾芮德藥媽媽會做給米爾芮德新衣服」

即便「一場壯觀的暴風雷雨」終止了連續的熱浪，海倫也恢復了她的強壯活躍，但她對「像老師一樣寫信」的熱情依然在增加。也許是她感覺到這是她能像其他人一樣做的事。在安妮來之前，她早就知道自己跟家人和他們的朋友不一樣。她知道他們不比手勢或「用手指說話」，也不需要用觸摸來感知方位。她摸過安妮寫給霍普金斯夫人的信，知道信上沒有和「寫給盲女孩的信」一樣可以觸摸的隆起。也許她明白鉛筆書寫是她和看得見、聽得見的人之間的一種連結。跟柏金斯的孩子們比起來，海倫有很大的優勢。對她來說，書寫從來不是一個既定「課程」──不是無論她想不想，都必須在特定時間裡進行的課程。對她來說這是純粹的娛樂。也許這就是海倫·凱勒卓越成就的秘密之一，她在受教育的最初兩年，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接受教育」。她擁有老師的全神貫注，而老師則有無視規則和常規的想像力和智慧。學習對小海倫·凱勒來說從來都不是個短暫任務或苦差事──對她來說，那是樂趣和冒險。

當她和老師爬上樹，她摸著花朵或樹葉、當她握著一朵花而老師談論它、或餵她的寵物兔和鴿子、或用小石頭在田納西河岸築壩、或在閱讀框中讀著老師為她編的故事片段時，她知道她和老師正在共度美好時光，但她當時不知道這是一場比賽的開始，而且會讓安妮有好幾年都喘不過氣來──一場教導海倫需要和想要知道的一切的壯麗賽跑！

而她想要瞭解的事情永遠都不會有盡頭！有一天，她的醫生伯伯詹姆斯·凱勒（James Keller）寄了一封信給她，邀請她去溫泉（Hot Springs）拜訪他。海倫對那封信以及那份邀請感到興奮不已，但是她對溫泉這個地名很著迷，而安妮對溫泉的有限知識卻幾乎已到了極限！

海倫對泉水很熟悉──塔斯坎比亞週遭有幾處泉水；事實上，「塔斯坎比亞」就是印第安語「偉大泉水」的意思──但當她知道地下會湧出熱水時，她很驚訝！

「是誰在地底下生火？它像爐子裡的火一樣嗎？」

安妮竭力回憶她對地質學的少許瞭解，她說地球深處有些像庫克爐一樣熱的石頭，這個回答似乎不太有說服力。

接著，海倫問：「熱水會燒傷植物和樹的根嗎？」安妮向她保證不會。

「為什麼？」

問題接連不斷，但終於她再也想不到任何問題，當海倫走到大廳找她正在縫紉的母親時，安妮感到如釋重負。海倫開始「讀」信給母親聽，她已經牢記信的內容，鄭重地將信紙放在自己眼前，就像安妮一樣，一句句拼讀出來。在母親擁抱和讚美她之後，她拼寫出：「給米爾芮德讀信」，然後匆忙地去找她的嬰兒妹妹。在她去找妹妹的路上，她遇到了牧羊犬貝爾，便把牠一同帶上。她找到躺在地板上的米爾芮德，自己坐下來，而當時安妮和凱特·凱勒則在門口看著，被這景象逗樂。當海倫開始讀信時，她看起來非常嚴肅，但當她察覺到貝爾打哈欠時，她皺起了眉頭，當米爾芮德試圖拿走信時，她將她推開。然後貝爾偷偷站起來，試著要離開，但海倫抓住牠的脖子，讓牠躺下。然後她摸索著找那封信，但信不見了！她可能懷疑是米爾芮德拿的，因為她發出了她小小的「嬰兒呼叫聲」。然後她靜止不動，彷彿試著要捕捉那雙小腳的震動聲。當她找到聲源後，她直接走向那位小罪犯，發現她正在咬那封寶貴的信！這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海倫搶走了信，並狠狠打了嬰兒的手。安妮和凱特·凱勒飛奔過來解救這情況。當寶寶的哭聲漸漸平息後，安妮將海倫拉到她身邊，問：「妳對寶寶做了什麼？」

海倫看起來很擔憂，她猶豫了一下，然後說：「錯誤女孩吃信。海倫打很錯誤女孩。」

安妮親了親她。「但米爾芮德還很小，她真的不知道把海倫的信放進嘴巴是不對的。」

「我告訴寶寶不行、不行，很多次！」海倫抗議道。

「米爾芮德不懂妳的手指，我們必須對她非常溫柔。」

海倫搖了搖頭。「寶寶不思考。海倫會給寶寶漂亮的信。」 她轉身離開安妮，跑上樓。幾分鐘後，她拿著一張折疊整齊的紙張回來，安妮可以看到她在上面寫了幾個字。她將紙塞進米爾芮德胖胖的手中，對她的母親拼寫：「現在寶寶可以吃掉所有的字！」

她對於那些無法透過觸摸知曉的事物所展現的高度興趣非常奇特，例如信中的書寫。當她們外出散步或騎馬時，她總是迫不及待地問：「老師看到什麼？」從拜訪漢茨維爾（Huntsville）的祖母那裡回家時，讓她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事似乎是「登上山頂」那趟旅程。安妮告訴她：「雲朵輕輕觸摸著山頂，像美麗的花朵。」當海倫向母親描述那趟旅程時，她問她是否「想看非常高的山和美麗的雲帽子？」 她對顏色變得非常感興趣。有一天，她在她的讀本中發現「棕色」這個詞，當然她就問這是什麼意思。安妮試圖解釋，並補充說她的頭髮是「棕色」的，海倫立刻想知道：「棕色很漂亮嗎？」

在那之後，她就要環遊房屋、觸摸每樣東西、知道它們是什麼顏色！當安妮告訴她米爾芮德的眼睛是藍色時，她問：「它們像小天空嗎？」

當她摸遍屋子裡所有能夠觸及的東西之後，她便準備好要去外面的穀倉和雞舍，但安妮倒到了吊床上。

「老師很累，」她解釋說，「海倫必須等到另一天才能去穀倉。」

這孩子懺悔了一下。她還算雀躍地坐到安妮身旁，但即便如此她還是不能休息。她問了安妮一些比較輕鬆的問題，其中一個是：「思考是什麼顏色？」

七月底時，安妮開始教海倫寫盲文，當她理解「現在她可以讀她自己所寫的東西」的概念時，這孩子非常開心。現在海倫已經掌握了四種不同的字母拼寫法：手語拼寫、方形手寫鉛筆字母、凸印字母和盲文。其中，寫盲文是最困難的，因為必須從右到左書寫，將字母的順序顛倒，以便翻轉頁面進行閱讀時，盲文的凸出點可以依正確順序顯示。這對一個剛滿七歲的孩子來說，實屬不小的成就！她很快還要學習點字算術呢！

但過程並非全都是用功學習，對安妮也是如此。十一月時他們帶海倫去看馬戲團，如安妮所說，他們都度過了一段美好時光。馬戲團的人們很高興有海倫在場，非常慷慨地允許她參觀所有安全的地方。她餵食大象，並獲准爬上最大的象背上，並在這頭巨獸繞著圓場走時坐在「東方公主」的膝上。她撫摸了幾隻幼獅，並告訴看守人說：「我會帶小獅子回家，教牠們變得溫馴。」她還握了一頭巨大黑熊的手掌，並被猴子們逗得很開心。安妮寫著：

「有隻可愛的小傢伙偷走了她的髮帶，另一隻試圖從她的帽子上拿走花朵。我不知道誰玩得最開心──是猴子、海倫還是觀眾。

其中一隻豹舔了她的手，而負責管理長頸鹿的人把她抱起來，讓她能觸摸牠們的長脖子。她還摸了希臘戰車，車夫想帶她繞場一圈，但她「害怕那麼多匹快跑的馬。」

所有騎手、小丑和走繩的演員都讓她摸他們的戲服，海倫還親了每個人。

然而，對安妮和凱勒家族一起度過的頭一年來說，那年的高潮是聖誕節，是海倫七年來真正有意識度過的第一個聖誕節。哦，其他年，她是有意識到空氣中充滿了令人興奮的東西──她和瑪莎·華盛頓曾被派去幫忙準備大水果蛋糕的水果和堅果，並被允許刮乾淨各種碗──但那只是因為有誘人的氣味和美妙的滋味。而現在──則是她所經歷過最神秘、最引人入勝、充滿驚奇的感覺！她周遭充滿了興奮和期待的氛圍，而這孩子感受得到這份魔力。她的家人會故意用表達到一半就不再繼續拚寫下去的句子來迷住她、在恰到好處的時刻假裝中斷，而有好幾個禮拜安妮和海倫都在談論聖誕節，安妮所有的故事都圍繞著它──雖然不是所有有關聖誕節、稀奇古怪的話題海倫都能理解，安妮也不覺得需要解釋細節；這就是聖誕節魔力的一部分。

當塔斯坎比亞的學童舉辦聖誕派對時，他們邀請了海倫，安妮帶著她去，因為她一直堅信這個孩子應該盡可能多與正常的孩子在一起。幾個女孩已經學會了怎麼和她交談，而有一個和她年齡相仿的小男孩則拼出了他的名字。

那棵樹是海倫遇到的第一棵聖誕樹，她感到困惑。「是誰讓樹在屋子裡面長的？誰把這麼多東西放在樹上？為什麼？」她不贊成那些飾品和禮物，開始拿下它們，但安妮向她保證這是一棵非常漂亮的聖誕樹，而那些禮物是每個人的聖誕禮物。一位老師建議讓海倫來分派禮物，當安妮解釋了這項提議時，海倫高興地跳來跳去。有幾份禮物是給她的，但她把它們擺在椅子上，拒絕打開，直到所有禮物都分發完畢。有一個孩子的禮物比其他孩子少，而海倫堅持要分享自己的禮物。

海倫非常快樂，派對結束時，幾乎無法讓她離開那棵聖誕樹和那群孩子。派對從早上九點開始一直持續到下午一點。安妮精疲力竭，回到家時頭、眼睛和手指都在痛，但海倫仍然像雛菊一樣清新！

聖誕夜的睡前時光讓她滿心期待。安妮試著警告她，如果她太晚睡且晚上起來兩三次檢查她的襪子，就算她是個乖巧的小女孩，聖誕老人也不會來（海倫掛了兩雙襪子，以防萬一）。於是海倫立刻緊閉雙眼，反駁說：「他會以為女孩已經睡著了！」

然後就是聖誕早晨了，一個小身影摸索著從一個房間到另一個房間，叫醒了家中每個成員，拼寫出她的第一個「聖誕快樂！聖誕快樂！」

她跑到壁爐那裡抓住兩隻長襪子，當她發現它們都裝滿禮物時，她喜出望外地吸了口氣。她開心地跳來跳去，直到突然腦袋清醒地問安妮：「聖誕老人會不會以為這裡住了兩個女孩？他是不是搞錯了？他發現時會回來把禮物帶走嗎？」

「不，不會的，」 安妮笑著說：「聖誕老人很瞭解妳，這些禮物都是為海倫·凱勒準備的！」

不僅長襪裡裝滿了禮物，地上、桌上，甚至窗臺上都有驚喜。海倫急切的雙手發現娃娃南茜的行李箱裡裝著許多新衣服，她說：「現在南茜可以參加派對了。」 她發現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盲文板，開心地抱著自己。「我要寫很多封信，非常感謝聖誕老人。」

在一隻長襪子的腳趾，她找到了她特別想要的金戒指。「霍普金斯夫人把這個戒指交給了聖誕老人，要送給妳的。」 安妮告訴她。

「我愛霍普金斯夫人！」 海倫熱情地回答。

事實上，這孩子幾乎走到哪都會撞上有著精美包裝和絲帶的新驚喜，但當最後安妮拿出她的禮物──一隻籠子裡的金絲雀時，孩子真的陷入狂喜。

「如果妳餵牠的時候非常溫柔，牠會慢慢地很愛妳，並坐在妳的肩膀上或手指上。」

「而且我會教牠很多東西。」 海倫輕輕觸摸著鳥籠。

凱勒家的房子開始彌漫著南方節日烹調的香氣，華麗的裝飾讓它成為一個充滿節日感的地方，但從上尉和凱勒夫人注視海倫的方式來看，安妮可以猜到，他們一定是回想起其他哀傷的聖誕節，海倫在歡樂的節日裡一動也不動、無動於衷地坐著，而今天她快樂的臉龐是他們擁有過最美麗的禮物。

他們之間幾乎就像有什麼未說出口的訊息傳遞著，凱特·凱勒和安妮的眼對上，轉身衝動地對她丈夫說了些什麼，然後他們一起來到她和海倫坐著的地方。「安妮小姐，」海倫的母親非常溫柔地說，「我每天都為上帝把妳送來我們這裡而感謝祂，但直到今天早上，我才意識到妳對我們來說是多麼大的祝福！」

海倫的父親握住她的手，但如同以往他情緒激動時一樣，他只能無語地搖搖頭，讓他緊握的手和他的眼睛替他說話。

# 第九章　*「我思考！」*

對於安妮是在何時決定帶海倫回柏金斯，以及為什麼會作出這個決定並未有確切記錄。但這想法可能在海倫對她的教導做出驚人回應後，很快就在她腦海中成形。也許是因為安妮那個衝動、沒有耐性的愛爾蘭─新英格蘭靈魂，無法適應南方傳統又乏善可陳的教學方法。當然事實上，海倫對於探索她新發現的世界中的一切都感到興奮，以至於安妮有限的教材幾乎無法滿足她的需求！她自己需要書，也需要給海倫的凸印和點字書籍，她需要盡快取得它們，而南方無法提供。

安納諾斯先生已準備好要寄給她任何她想要的東西，但即使這位善良的男士慷慨且樂於助人，也難以將柏金斯所有書籍和特殊設備都運送到塔斯坎比亞，僅供一位小盲女孩使用！

大概還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持續浮現在安妮的腦海：在蘿拉·布里基曼所居住的學校，海倫將會與那些「說」她自己特殊指語的孩子們建立友誼。教導一個盲小孩的所有器材都將近在咫尺。就算她們只在那裡待幾個月，海倫也不註冊為正式學生，她也將在柏金斯獲得其他地方無法獲得的經驗和機會。也許安妮偶爾會想到，在南波士頓，她將離布瑞福醫生比較近，他瞭解她的眼睛狀況，以及如何治療它們。夏日陽光灼熱地照在阿拉巴馬州的紅土上，以及她不斷跟隨著海倫日益加速的指語，這些對安妮的眼睛來說都是種折磨──遠比她願意承認的更嚴重。

無論她的理由是什麼，安妮對波士頓的希望和夢想，以及她所知道的柏金斯的奇蹟故事，肯定早已在她與海倫的對話中洩露出來，因為早在1887年9月時，海倫就以堅定的方形鉛筆字，熱情地寫信給她在柏金斯的未知朋友：

「海倫和老師將來看盲人小女孩海倫和老師將搭蒸汽火車前往波士頓海倫和盲女孩們會玩得很開心盲女孩們可以用手指說話海倫會見到阿納諾斯先生阿納諾斯先生會喜歡海倫和親吻海倫」

「阿」納諾斯先生對安妮的成功和她的學生的進展感到非常興奮。他懇請她為1887年的柏金斯年度報告寫一份有關海倫教育的記述。安妮表示反對，她抗議自己沒有有價值的東西可寫。事實上她投注了如此大量的體力和心力，來幫助海倫從她三月發現她時那個摸索前進、半野蠻的鬼魂，到九月時蛻變成這個聰明、討人喜愛、快樂的孩子，以致於她覺得自己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好眼力去寫一份回顧過去的報告。

然而，凱勒上尉不同意她。他除了是海倫自豪的父親外，還曾是一名報社編輯，他可以看到一個真正偉大的故事正在他眼前綻放！

「親愛的安妮小姐，我同意安納諾斯先生。我認為妳有責任讓其他人受益於妳的經驗。海倫神奇的解放對其他受苦的孩子來說可能是個佳音。」

安妮不情願地投降了，但報告帶給她很大的挑戰，那天老師的椅子周遭散落了許多張撕破和揉皺的紙張，讓海倫感到困惑！

「我坐下來寫作時，我的思緒凝結，當我把它們寫到紙上時，它們看起來像是一排排的木頭士兵，」安妮愁苦地抱怨，「如果有個活潑的思緒冒出來太久，我就會把他束縛起來來！」

柏金斯的年度報告在一月出版，包含了安妮的記述，那份記述一點都不「木訥」，還附有一張嚴肅的照片：引用安納諾斯先生的話──「親愛的海倫和她傑出的老師」，在照片中，當時21歲的安妮看起來像一位四十多歲的拘謹主婦，而平常笑容滿面的海倫則顯得臉色憂鬱、沉默寡言！

但凱勒上尉是對的，這是一個偉大的故事！報告中關於海倫的部分被重新印刷、評論和幾乎被每一家報章雜誌引用，它擄獲了美國和英格蘭各地人們的想像力。他們將這個阿拉巴馬州的小女孩放進了心裡。這不是轟動一時的奇蹟。從那時起，海倫·凱勒就成為了新聞。

此時，海倫完全不知道除了她的家人和柏金斯的人之外，還有其他人聽說過她，她正高興地學習如何成為一個自然的小女孩，她也表現出正常的頑皮。安妮花了很大的力氣來糾正她捏她祖母的習慣。有一次，當她被獨自留下來寫字時，她聞到了新鮮的冰椰子蛋糕香氣，並跟隨著誘人的香氣來到餐廳的餐具櫃，一整盤準備用來招待客人的小蛋糕被擺在那裡。她心滿意足、嘴裡充滿著美味地回到寫字板，突然一陣旋風襲來，安妮大聲地打了那雙偷吃的手。

有一天，當她準備要寫信給某位叔叔時，她突然決定不用鉛筆。她告訴安妮：「我要給弗蘭克叔叔寫盲文信。」

「但弗蘭克叔叔不懂盲文。」安妮反對道。

「我會教他。」海倫堅持。安妮試圖解釋弗蘭克叔叔已經太老了，學不會盲文。

「我想弗蘭克叔叔已經太老了，他反正也無法讀很小的字。」海倫火速回應。

最後安妮成功說服她憐憫一下弗蘭克叔叔，她製作了一封非常簡短的信，過程中還弄斷鉛筆六次！

「妳真是個很淘氣的女孩。」安妮在海倫第六次拿鉛筆給她時說，但海倫輕輕地搖了搖頭。 「不，」 她拼寫道，「是鉛筆很脆弱！」

不過，真正讓安妮和凱特·凱勒都忍不住笑到失控的一幕是，有一天，海倫知道她即將去兜風，於是決定為這個場合「打扮」一番。她找到她最好的洋裝，把長髮弄濕，然後去找她父親的髮油，顯然決定不僅要擦頭髮也要抹臉，最後還慷慨地塗粉。然後，她自豪地出現在她的母親和老師面前，歡天喜地地宣佈她準備好去兜風了！凱特和安妮瞪大眼睛看著這個花枝招展的小女孩，然後她們抱著對方，笑到幾乎筋疲力盡。

在三月，安納諾斯先生從佛羅里達州回來，拜訪了凱勒一家，並立即做出安妮熱切盼望他所做的事──邀請凱勒夫人稍晚在春天時，帶安妮和海倫到柏金斯拜訪。他是海倫·凱勒有史以來迎來的第一位重要訪客。其他人的確對這孩子感到驚訝和敬畏，但安納諾斯先生是一間知名盲人學校的校長，他知道在短短一年內發生的奇蹟。然而看著安妮，他感到擔憂。安妮太過激烈了。她名副其實地把自己的生命都傾注於海倫身上。回到柏金斯後，他寫了一封信給她，這可能是她收過最體貼溫柔的信之一：

「我對於妳過度工作感到相當擔憂，而我最誠摯地懇求妳，是的，我命令妳，從現在到六月初之間，不要再做比絕對必要的工作更多的事……請記得，如果妳倒下，妳就既無法為海倫也無法為自己服務。我們希望妳健健康康地來到我們這裡。現在，祈禱妳認真聽從這個父親般的忠告，它直接來自於我的心。」

凱勒一家決定五月份是接受安納諾斯先生邀請的好時機，安妮迫不及待地開始她的準備工作。直到那時她甚至連對自己坦白都不敢──她是多麼地想家。但要回到波士頓，看到像瑪麗·摩爾小姐和安納諾斯先生這樣的熟悉面孔，再次與親愛的霍普金斯夫人在一起……在塔斯坎比亞沒有交朋友的機會，就算有……安妮聳了聳肩──可能也沒有朋友可交。南方的騎士精神是件奇特的事。每個人對她都很友好和有禮，但就僅止於此。凱特·凱勒是她的朋友，她們之間真的建立了深厚的愛，但在其他每一位南方貴族和這位愛爾蘭的職業女孩之間則有道鴻溝。事實上有位南方人曾在安妮面前說過，他寧死也不願看到他的女兒們自己賺錢謀生！

在安妮開始打包行李那天，海倫走進了房間。她的臉充滿興奮，當她發現安妮正在清空她的衣櫃抽屜時，她手舞足蹈地跳著。「老師準備好了要放進行李箱、帶到波士頓的衣服和所有東西了嗎？」

「是的！」安妮緊緊抱住她，激動不已。

「媽媽正在為我做漂亮的新洋裝，讓我在波士頓穿，我去看安納諾斯先生和那些小盲女孩時會看起來很美！老師會讓我有美麗的捲髮，我和小盲女孩們會玩得很開心。我和小盲女孩們會一起上學！」她的小手指興奮地拼寫著。

「我和小盲女孩們會一起上學！」這是海倫常常在她的指尖和信件中提到的句子，它刺痛了安妮的心。雖然這個孩子充滿喜悅，但她是否是出自於本能地想念同齡小夥伴的友誼和正常的學校生活，而不知道她其實是錯過了一些東西？

海倫輕快地繞著房間跳躍，她飛舞的手指不斷對自己重複著「波士頓！波士頓！波士頓！」

看著她，安妮低聲重複這個名字。「波士頓！波士頓！」對於海倫來說，這是通往仙境的密碼，對安妮來說，這是她所知離家最近的地方。

一坐上開往北方的火車，安妮就深吸了一口氣，感到一股濃烈的滿足感籠罩了她。當她對上凱特·凱勒的目光時，她笑了一下。「我想起了另一次坐火車的經驗，」她坦白道，「那是剛來到塔斯坎比亞時。我的火車票訂得非常混亂，我幾乎每站都要換車。賣我那張票的售票員應該被處以絞刑！過了巴爾的摩以後，我穿著厚羊毛衣非常不舒服，而我的眼睛讓我感到不適，我一直在想著海倫，她會是什麼樣子……或我是否能……」

凱特·凱勒的臉龐頓時充滿了理解。她俯身用戴著手套的手輕輕碰了碰安妮的膝蓋。「我懂！哦，我真的懂！我也曾踏上一趟命定般的旅程。記得上尉和我帶海倫去巴爾的摩看奇索姆醫生嗎？然後去見貝爾博士──」她的淚水幾乎流下來，她的聲音飄移，這次換安妮伸出充滿理解的手。「他見到我們那天，他說海倫是個聰明的孩子，可以接受教育，那是從海倫生病以來，我們第一次得到鼓勵。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要在華盛頓停留。我希望他看到海倫的變化，也希望他見識一下那個創造奇蹟的人──就是*妳*，安妮小姐！」

幸好海倫就在這時拽住了安妮的袖子。對海倫而言，這次旅行也是一次不同而更加愉快的旅程。兩年前她還是一個四處漫遊不定、難以理解的小孩，需要人人的注意力；但現在海倫時時刻刻充滿了探索精神，她熱愛這趟旅行的每一刻：車輪的滾動、陌生而令人興奮的氣味、穿越車廂的黑人販售誘人的糖果和爆米花球、其他乘客的注視，以及她母親和安妮總是隨時準備好為她描述從車窗看到的一切。無論是安妮·蘇利文還是凱特·凱勒都猜不到，這孩子註定將在未來旅行到世界各地，但在這趟第一次的旅行中，她就已經具備天生的旅行家對一切事物愉悅的開放性。

她們三人確實有很多行程。海倫的伯伯詹姆斯·凱勒醫生告訴凱勒上尉，他將前往辛辛那提（Cincinnati）參加一個大型醫學大會。那裡很可能會有某位知名的專家能夠協助這孩子的耳朵或眼睛。這個時期她的父母已心知肚明，海倫已經失去了視覺和聽覺，但凱勒夫人同意加入她的大伯以讓自己滿意，知道自己已經給了孩子一切可能的機會。醫生的測試證明，海倫永遠不會看到一線光明，也不會理解聲音的含義，但沒有人能夠看著她充滿喜悅的臉、聽她的老師或母親翻譯她充滿活力的話語，而宣稱她是「無望的」。

安妮評論道：「她身上有某種能吸引人的東西。我認為是她對一切事物和每個人的喜悅興趣。沒有人可憐她。」

事實上，曾有一位醫生對凱勒上尉說：「我願意奉獻我在世上擁有的一切，來讓這個小女孩一直在我周圍。」

當安妮發現自己在向經驗豐富、知名的醫生們提供資訊時，她感到驚訝和好笑。他們承認他們對於她是如何教導海倫一些諸如「快樂」、「良好」、「愛」這樣的抽象概念感到疑惑。

「人們對事實上很簡單的事感到驚奇，這似乎很奇怪。為何呢？教導一個概念的名稱就像教導物品的名字一樣簡單！如果你給一個孩子一些甜食，而他捲起舌頭和舔嘴唇，並聽到『甜』或在他手上拼寫『甜』，他很快就會接受代表這種感覺的符號。同樣的，如果你在他的舌頭上放一點檸檬，他會皺起嘴唇吐出來，然後你將它標記為『酸』，他就會接受你的符號。但如果你把這些感知稱為『黑』和『白』，他也一樣會馬上接受它們。孩子也會以同樣的方式學習他的感受，我們為他將感受命名──好、壞、溫柔、粗糙、快樂、悲傷。重點不是詞彙，而是去經驗這些感覺的能力。」

她猶豫了一下，對於自己竟然敢向這些人傳達這樣的教導感到有些驚愕，但聚在她周圍的人的臉卻表現出尊重、專注和沉浸其中。安妮感到一瞬間的驚奇。我這個無知的小女孩，居然正在向東方和西方的智者們解釋如此簡單的事！她深吸了一口氣，繼續說下去。

「我來不久之後，海倫摔壞了一個她非常喜歡的娃娃。她哭了，我說老師很遺憾。有了幾次經驗以後，她就將這個詞彙與她的感覺聯想在一起。當她做某件事做得好，或聽我的話時，我會說『老師很高興』，並讓她感覺我臉上的笑容。她也像任何孩子一樣，透過聯想而學會了『愛』這個詞。」

她們在辛辛那提度過了愉快的一週，就連要前往美妙的波士頓時，海倫都捨不得離開。

安妮原本有點害怕在華盛頓的停留。她一想到要見到知名的亞歷山大·格拉漢·貝爾博士博士──這位既是發明家、科學家，又是聾啞人教育家的人，就感到退縮。她對自己的背景、粗魯和種種缺點極度自覺。為什麼凱特·凱勒夫人堅持要她陪同她和海倫去拜訪他呢？

她確信她看起來和她所感覺到的一樣笨拙畏縮，但在和貝爾博士共處不到半小時後，安妮開始體驗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通常會困擾著她、讓她感覺自卑的感受不見了。多年後，她說貝爾博士有一種能讓他人對自己感到滿意的幸福能力。

海倫再次坐在那位兩年前看到她時，就開始負責讓她掙脫那個「虛無世界」的男人膝上──她從前一直生活的世界。而孩子再次感到這是一位理解並關心她的人。不只是因為他那天送她玩具大象，而是這位男性本身的某種特質，讓海倫一生都很喜愛他。她驚訝並高興地發現他「可以用指語快速交談」，貝爾博士則對她的對話和知識感到驚訝。

「她的成就在聾人的教育領域是獨一無二的。」貝爾博士說。

貝爾博士的這番話一點也不是奉承。貝爾博士的家族有兩代人都在教育聾啞人士。他是知道的。當她們離開時，安妮多少知道自己有了一位可以仰賴其理解和幫助的朋友。

旅行很愉快。她們在辛辛那提和華盛頓度過了愉快的時光。但抵達波士頓和柏金斯──對安妮來說柏金斯就像家，對海倫來說，這裡則像是來到自己所屬的地方。這裡有送給她那枚聖誕戒指的霍普金斯夫人，她是老師在這裡生活時住的小屋宿舍長，對老師非常好。這裡有老師愛的老師──瑪麗·摩爾小姐。有善良的安納諾斯先生，他曾邀請母親、老師和海倫來柏金斯，並送她能自己閱讀的書和故事。他見到她們非常開心！但最令人興奮的是，這裡有她整年寫信給她們的所有「小盲女孩」！她們都擠到她周遭擁抱和親吻她、和她交談──對，她們都可以用手指說話！她當然早就知道這件事了，但這似乎不太真實！而這真是太棒了！截至目前為止，她都只能跟老師和母親說話。哦，家裡的其他人，有些可以「說得有點慢」，但在今天之前，她就像是一個在陌生國度的外國人，只能透過翻譯者來和人們交談，但這些盲女孩們幾乎可以像她那麼快地用手指說話。有一件起初讓她感到驚訝的事，就是所有女孩在她對她們拼寫時，都會將手掌蓋在她手上[[2]](#footnote-2)。當然她知道她們和她一樣是盲人，但不知為什麼她有個想法，以為她們因為聽得見，所以也能看到一些。當海倫最初發現她們所有人都和她一樣生活在黑暗中時，她有點傷心，但她們是如此快樂自由，她很快就忘了這件事。

不到一天，所有「盲女孩」都接受了她，海倫感到非常自在。她們帶她去她們的體育館，教她如何玩她們的遊戲。她們帶她參加課程，當她感受著那些凸起的地圖和她們的眾多書籍時，她感到很興奮。她們向她展示了她們的串珠作品，以及如何用黏土來塑造。她喜歡那些懸掛在高高葡萄藤涼亭下的鞦韆。

安妮帶她去了主建築的圓形大廳，引導她走過光滑的石頭，停下來描述馬賽克地板的柔和顏色和各種圖案，還有懸掛在堅實木框裡的巨大地球，上面有凸出的海洋和國家的輪廓。她迅速解釋了這個地球，然後讓海倫用手輕輕地觸摸它。當安妮在海倫的手指下旋轉著地球時，她的臉上凝聚了渴望、驚奇和嚴肅。她安靜地站了一會兒，然後問道：「是誰做出了真正的地球？」

她們繼續前往令人興奮的圖書館。當海倫的手指認出了她所知道的填充動物和鳥類的名字時，她迅速拼出它們的名字，並很快學了許多新的。但真正讓她欣喜若狂的是圖書館本身。當她真的理解這裡有數十本凸字或點字書時，她狂喜地擁抱了母親和安妮，然後走遍整個房間，充滿愛意地檢查一本又一本的書，並找出她所知道的詞彙。

訪客們在5月29日抵達柏金斯，而安納諾斯先生正在焦頭爛額地準備結業活動節目，今年這不是一個太愉快的任務。由於柏金斯的班級重組，沒有畢業生，因此也無法有開始典禮。此外，一起猩紅熱的爆發導致幼稚園停課，最小的孩子們無法像往常一樣參加結業日。然而，足智多謀的安納諾斯先生正在規劃一個通常由知名人士發表演說、學校樂隊演奏音樂，以及柏金斯學生進行盲文閱讀和心算的節目。

然後他有了個靈感。很多人對小海倫·凱勒的故事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和懷疑。這孩子到底是什麼樣子？她是否真的像報告裡說的那麼了不起？好的，現在海倫在柏金斯了。為什麼不讓她參加結業式，親自回答這些問題呢？

當他詢問凱勒夫人時，凱勒夫人很樂意答應，只要安妮也同意，而安妮答應了。她討厭讓海倫成為一個「神童」，但如果她參與結業式活動，人們親眼看到她確實能夠做到哪些事，也許就能戳穿那些華而不實的報導。

於是兩年後，那位當年顫抖的柏金斯畢業演說生安妮再次坐在翠蒙堂的講臺上，這次她已經出名的學生坐在她旁邊。當海倫的左手手指在凸字印刷頁面上移動時，她用右手在空中拼出詞彙，而安妮為觀眾翻譯出來。那整個過程如此迅速，以至於安妮看起來就像在慢慢地朗讀。一名記者評論，幾乎可以從海倫臉上不斷變化的表情中讀出故事，每一個動作都帶著優雅。觀眾們都為之心醉。

在柏金斯暑期關閉前，安妮特地帶著海倫去拜訪蘿拉·布里基曼。在安妮所有有關柏金斯的故事中，海倫最喜歡的也許就是蘿拉·布里基曼的故事，因為她和自己非常相似。她們兩人都有藍眼睛和棕色頭髮。她們小時候都曾經病得很嚴重，因而變得盲與聾。海倫在老師來之前六歲半，蘿拉在豪醫師找到她時也是同樣的年紀。老師認識蘿拉。蘿拉教老師如何用手語拼寫。她甚至曾經為老師從「小盲女孩」那裡帶給海倫的洋娃娃做衣服。而老師一直答應要帶她去看蘿拉·布里基曼。

當那重要的日子到來時，安妮和海倫發現蘿拉·布里基曼坐在她房間的窗前。她立刻認出了安妮，因此很高興。當安妮把海倫拉向前時，蘿拉親吻了她，但當海倫伸出探詢的手去觸摸她正在鉤織的蕾絲時，蘿拉把它抽了回去，拼寫道：「我怕妳的手不乾淨！」

海倫本能地想要「看看」蘿拉，但這女人卻往後退。她對安妮拼寫：「妳沒有教她要很溫和！」並對海倫拼寫：「拜訪一位女士時妳不能太靠近！」

海倫覺得受挫和有些困惑，也可能非常希望離開蘿拉，海倫試著坐到地上，但蘿拉把孩子拉起，一個勁地拼寫道：「穿著乾淨的裙子時不能坐在地上，否則會把它弄髒。妳必須記住很多事情！」

安妮可以看出這次的拜訪顯然不是很成功，海倫對於這位過度被保護的女士來說太活潑了。她說她們必須離開。不幸的是在急著親吻女主人以告別離開時，海倫踩到了蘿拉的腳趾，這讓她非常不高興。多年後，海倫在寫及這次經歷時感慨地說：「她讓我覺得自己像假日課外書裡的壞小女孩。」

在這次的參訪中，凱特·凱勒最喜歡的記憶之一是她和安妮及其他幾個人拜訪了柏金斯的女主任莫爾頓（Moulton）小姐。莫爾頓小姐向他們展示了一件她收到的禮物──一個陌生物品，讓他們都感到困惑，直到海倫觸摸了它，猶豫了一下，再度檢視了一遍，然後拼寫了「檸檬水！」

她要了一個玻璃杯，把它放好，突然每個人都明白了這個小器具是什麼！它是一種新型的檸檬榨汁器！

「海倫，妳怎麼知道的？」她的母親問。

海倫碰了碰自己的額頭作為回答，然後非常有力地拼寫了兩次：「我──思考！」

隨著暑假開始，凱勒夫人決定返回南方，將海倫和安妮留在布魯斯特，與慈母般的霍普金斯夫人共度夏季。

安妮用有關沙灘和大海的故事迷住了這孩子。海倫認識河流、小溪和泉水，但從未接觸過海濱，而溫暖的沙的觸感讓她快樂地蜷起她的光腳趾。安妮教她如何穿上泳衣時，她很難站著不動，然後她牽著安妮的手跑下沙灘，興高采烈地跳進入水中。海浪在她腳踝上的輕輕拍打使她歡喜不已，她轉身與安妮一起笑時在一塊石頭上絆倒，跌進一波洶湧而來的浪潮。或許只經過了短暫片刻，安妮強壯的雙臂便將這個受驚、掙扎的小身軀從水裡拉回令人安心、溫暖的堅實沙灘，但這足以教會海倫，有一種力量可以一下子就剝奪她的一切──空氣、力量、生命。她緊緊抱住安妮的脖子，彷彿她的雙手再也不會放開。當她鬆開手時，她已經恢復了呼吸，並能夠再次思考，她忿忿不平地問：「是誰在水裡放鹽？」

過了好幾天才能夠成功說服她大海真的可以成為一個很棒的玩具。海倫·凱勒的人生第一次感受到恐懼。

不過，安妮溫柔而有智慧的勸說確實讓她相信，只要能夠尊重海洋，它也可以很有趣。在夏天結束前，海濱已經成為她最喜歡的遊樂場。

# 第十章 *來到她自己的國度*

儘管在柏金斯，安妮和海倫無疑都非常快樂，但顯然海倫還遠未準備好要迎接學校的限制和規律的作息。無論在心智、情感和身體上，她都成長得太過快速，因此要被關在教室裡，接連著一小時學習地理、一小時學習數學，根本行不通。

無論安妮是否曾希望或計劃和海倫一起留在氣氛愉快的柏金斯──在這裡，各種教育工具、有能力和同理的支援都唾手可得──她也從未明說，但她承認海倫還沒有準備好迎接正常學校生活的事實。

「她仍然像是一個處於陌生國度、對一切都感到很新鮮和困惑的孩子，」 有一天，安妮和霍普金斯夫人及女孩部門的教師范妮·馬雷特（Fanny Marrett）聚在霍普金斯夫人的房間時，安妮坦承。她瞥了一眼海倫全神貫注的小臉，當時這孩子坐在桌前，俯在她的盲文板上。「首先她必須獲得足夠的語言能力──這對於一個聾孩子來說一直是個神秘又困難的任務。」

「但即使她沒有坐在教室裡，她也學得非常快！」霍普金斯夫人安慰她。「記得我們帶她去邦克山（Bunker Hill）紀念碑那一天嗎？我們剛要走到最底層的樓梯時，她宣佈共有292階樓梯，她只錯過了兩階。而今天早上，」說到這裡，霍普金斯夫人因為這個記憶笑了出來，「我碰巧跟她說她鞋子的鞋底很柔軟。她卻糾正我，『霍普金斯夫人是錯的。鞋底是非常柔韌。』」

馬雷特小姐笑了出來。「她告訴我，『我正在學習法語、德語、拉丁語和希臘語！』，真奇妙！當我要她用法語和希臘語跟我說點什麼時，天吶，她真的可以！她說，『*Se agapo*是希臘語，意思是*我愛你*。*J'ai une bonne petite sœur*是法語，意思是*我有個好妹妹*。*Nous avons un bon père et unê bonne mère*意思是*我們有一個好爸爸和一個好媽媽*。*Puer*是拉丁語的*男孩*，而*Mutter*是德語的*母親*。我回家時要教米爾德里很多種語言。』 她似乎對詞彙有一種全然的渴望。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的啊？」

「她在七月時遇到一位年輕女士，告訴她她正在高中學習拉丁語，」 安妮回想道。「海倫就非得知道什麼是拉丁語，我告訴她那是一種人們很久以前說的語言，並為她拼寫了幾個單詞。我告訴她*mensa*的意思是*桌子*，*pater*是*父親*，*mater*是*母親*。第二天她就問，『我的*pater*在哪裡？』後來她在布鲁斯特的沙灘上跟一位德國女士變成朋友，她教她德語和法語單詞。然後自從我們從布鲁斯特回來，她發現安納諾斯先生是希臘人後，就一直哀求他教她希臘語。她記住了每一個詞，即使他只拼寫一次。」

「就像那位六月來訪、安納諾斯先生的希臘朋友的奇怪名字，」霍普金斯夫人忍不住插話。「范妮，妳還記得他嗎？海倫只見過他一次，然後她在九月份見到安納諾斯先生時，她就問起法蘭西斯·迪米特里奧斯·卡洛薩基斯（Francis Demetrios Kalothakes）先生！」

「有件事讓我困擾，」安妮坦白說。「我一直以來都遵循我使用完整句子的原則，但她在交談中常常會省略整個片語。妳肯定也有注意到。如果我手裡有東西，她會說『什麼？』。或是如果我說我要上樓，她會問『去──？』。或如果我跟她說我要出去散步，她會想知道『和──？』」

「這是個有趣的習慣，」霍普金斯夫人表示同意，「但我不會擔心。她的腦袋裡八成充滿了問題，她只是沒有時間拼出所有的字。但她會的！妳會看到的！」

海倫從椅子上滑下來，小心地把盲文板和點字短椎推到一旁，觸摸她仔細寫好的紙張，然後靜靜站著，伸出一隻試探性的手，表情中帶著焦慮。安妮有觀察到她對距離和方向的感知不如許多盲人那麼敏銳和精確，如果要在陌生的地方辨識方位，她很容易迷失。安妮伸出手引導，熟悉的觸感讓海倫的臉重新亮了起來。她自信地走了過來，而馬雷特小姐彎身親吻了她。

「親愛的，妳願意讓我們讀妳寫的東西嗎？」她拼寫在孩子手上。海倫開心地點點頭，並摸到霍普金斯夫人為她找到的特別小搖椅。安頓在離安妮的膝蓋不遠的位置後，她向前傾身，一隻手握住安妮的手，幾乎像是在傾聽，當范妮·馬雷特朗讀這封信時，問了一兩次：「妳喜歡嗎？霍普金斯夫人喜歡嗎？」這封信是寫給住在肯塔基州諾曼地（Normandy）的詩人莫里森·海帝（Morrison Heady）先生的，他年輕時失去視力和聽力，而他因為柏金斯的報告而對海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親愛的莫里叔叔，我想你會很高興收到你親愛的小朋友海倫的信。我很高興寫信給你，因為我想著你，也愛著你。我讀了你送給我的書裡的美麗故事，講述了查爾斯和他的小船、亞瑟和他的夢想、羅莎和她的羊群。

我曾經坐過一條大船。它就像一艘輪船。媽媽、老師、霍普金斯夫人、安納諾斯先生、羅多卡納奇（Rodocanachi）先生和很多其他的朋友一起去普利茅斯（Plymouth）參觀了許多古老的東西。我會告訴你有關普利茅斯的故事。

許多年前，英格蘭住著許多善良的人，但國王和他的朋友們對善良的人不夠仁慈、溫柔和有耐心，因為國王不喜歡人民違抗他。人們不喜歡跟國王一起去教堂。但他們喜歡為自己建造非常漂亮的小教堂。

許多年前國王對人民很生氣，而人們很遺憾，他們說我們將離開，去一個陌生國度生活，離開非常親愛的朋友和不懂道理的國王。於是他們把所有東西放進大箱子裡，然後說了再見。我為他們感到難過，因為他們哭得很多。當他們去荷蘭時，他們不認識任何人；他們聽不懂人們在說什麼，因為他們不懂荷蘭語。但很快他們學會了一些荷蘭語，但他們喜歡自己的語言，他們不希望小男孩和女孩忘記它，並學說奇怪的荷蘭語。所以他們說，我們必須去一個遙遠的新國度，建造學校、房子、教堂，創建新城市。於是他們把所有東西都收進箱子裡，對他們的新朋友說再見，然後乘坐一艘大船去尋找一個新的國家。可憐的人們不快樂，因為他們的心中充滿悲傷的想法，因為他們對美國不太瞭解。我認為小孩子一定很害怕大海，因為它非常強大，它會使大船搖晃，然後小孩子會摔倒弄傷頭。他們在深海上度過了好幾個星期，看不到樹木、花或草地，只能看到水和美麗的天空，那時船隻不能快速航行，因為人們不瞭解引擎和蒸汽。有一天一個可愛的小男嬰出生了。他的名字叫佩雷格林·懷特（Peregrine White）。我很遺憾可憐的小佩雷格林現在已經去世了。每天人們都會走上甲板尋找陸地。有一天，船上傳來一聲巨大的歡呼，人們看到了陸地，他們非常高興，因為他們安全地抵達了一個新的國家。小男孩和女孩們都跳躍著拍手。當他們踏上一塊巨大的岩石時，他們都很高興。我曾在普利茅斯看到這塊岩石，還有一艘像五月花號（Mayflower）的小船，以及可愛的小佩雷格林睡覺時的搖籃，還有五月花號上許多古老的東西。你想不想有一天去拜訪普利茅斯，看許多古老的東西。

現在我很累要休息了。

帶著許多愛和許多親吻，你的小朋友，海倫·A·凱勒」

當閱讀結束時，三個女人互相看著，然後再看著眼前孩子紅撲撲又渴望的臉，她們感到驚訝不已。然後海倫又開始拼寫，焦急地問：「妳們喜歡嗎？」安妮將她拉近身旁，她很高興她可以不用說話。她還是可以拼寫：「這是妳寫過的最好的信。莫里叔叔一定會喜歡的！妳怎麼能夠全部都記得？」

「我思考！」海倫用熟悉的手勢觸摸了一下自己的額頭。

「她確實會思考！」范妮·馬雷特驚歎道，她仍驚訝地凝視著海倫。「妳是怎麼教她如此生動的歷史的？」

安妮只能搖搖頭。她沒有教過海倫歷史。在參觀普利茅斯那天，她簡要地跟孩子講述了朝聖者和他們登陸的故事，而現在，三個月後，海倫卻在一封信中將其娓娓道來，並以自己的想像力補充了令人驚奇的生動細節！

難怪安納諾斯先生會驚嘆：「學校裡沒有其他學生能在十九個月內做到她的成就！」

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安妮承認，對海倫來說最好的方式還是單獨教導，至少目前是這樣。她的思維中仍然充滿了問題。例如，如果她在做算術題，她可能會想起要問樓梯有多少級、她的書裡有多少個字。如果是另一個孩子，可能會被告知「現在不要想那些，專心算出購物袋裡有幾個蘋果就好。」但對於海倫·凱勒來說，問題是不能延後處理的。未得到滿意的答案會讓她煩惱。她的思維速度太快且堅決，那不是任性，而是如安妮形容的，她是在摸索前進。

到了十一月，她們回到了阿拉巴馬州，整個冬天和初春都不斷向前邁進，海倫逐漸學著遵循一個明確的學習和玩樂模式，直到她的生活有良好的平衡，她也依循著健康的日常作息。她現在有規律的閱讀、寫作、算術、地理和語言時間。然後春季時，安妮一直試圖盡可能拖延的災難降臨了。她的眼睛出了問題。多年前她還是少女時，布瑞福醫生曾警告她不要過度用眼，但她怎能不過度使用呢？看著海倫的手指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反映她的思想（她的速度曾被測定為每分鐘八十個字！），這本身就足以讓人暈頭轉向。當然除此之外，還有要準備孩子的課程、閱讀她日益增加的往來信件，以及她所需要和渴望「聽」到的所有書籍的任務。

作為一個常伴孩子身邊的同伴，一切都必須透過指語傳達，這絕非易事。對海倫·凱勒來說，這就像正常語言一樣自然。她說她不再意識到字母是分開的，就像在閱讀時不會意識到字母一樣。然而大部分的時間她只需要用手掌接收詞彙，安妮卻必須拼寫它們！這是一項很耗費精力的工作。

蘿拉·布里基曼是由幾位每次輪流工作幾個月的特殊老師指導，而安妮·蘇利文卻是海倫不休不眠的同伴，白天要教育、旅行、陪她玩樂、娛樂她，夜裡與她同眠。這一切對安妮的眼睛來說都是最痛苦的折磨，而當安妮的眼睛反抗她時，她總是精疲力竭。這種非人的壓力在1889年4月造成了嚴重後果，凱勒上尉給安納諾斯先生寫了一封焦慮的信，告訴他安妮的眼睛情況嚴重，醫生說她必須接受專家治療，並休假幾個月。

這封信恰好在安納諾斯先生在與自身病痛搏鬥的時候收到。他回信給凱勒上尉，表示對安妮工作的中斷深感遺憾，而他找到一位夏季的替代人選── 一位名叫伊娃·阮斯黛兒（Eva Ramsdell）的小姐，如果必要，或許她可以永久接替安妮的位置，她將於5月20日抵達塔斯坎比亞。他補充說，他將於5月離開柏金斯，出國一年。

對於海倫來說，安妮的離開就像一場困惑又困擾的夢。但當那一天來臨時，她做出了勇敢的努力，擦掉了眼淚，「因為我不能讓老師傷心。」

於是安妮回到了波士頓。這是她兩年來第一次離開海倫不只幾天。這也是最後一次她和海倫必須分開，此後她們將有很多年都不再分離。布瑞福醫生再次創造了讓人人都開心的奇蹟，她在9月中旬回到了塔斯坎比亞。

而安納諾斯先生在他的歐洲之旅中也沒有忘記海倫和安妮。他寫了充滿愛的信給海倫。有人稱這些信件為「小小的旅行百科全書」。9月9日他寫信給凱勒上尉，敦促他允許海倫和她的老師以學校特別訪客的身份，前往柏金斯度過整個學年。

安妮在上尉接受提議後感到非常高興。柏金斯對她們倆絕對都很有幫助，她知道海倫已經成熟並穩定下來，可以接受學校的課程安排。

至於海倫則高興得無法自已。她向每個人拼字寫道：「柏金斯，柏金斯──」

凱特·凱勒看著她，哽咽地別過頭去。是的，也許對一個盲童來說，柏金斯是個正確的世界，但柏金斯和波士頓距離塔斯坎比亞太遙遠了！

海倫是第一次享有跟其他同齡女孩一樣的課程和學校經歷，雖然有安妮坐在她身旁為她翻譯老師的口語授課。她透過回答海倫的種種熱切問題來補充教室裡的教學，讓流經孩子的手的對話和其他女孩用耳朵聽到的內容一樣多。

海倫的學校課表聽起來相當繁重！十一月時，她將自己的課表寄給了安納諾斯先生。

她的學校生活從早上八點開始，先上她說她非常喜歡的算術課──儘管這份早期的愛並未持續很久！九點時，她和其他女孩一起去體育館。十點她開始學習地理，她在地圖上發現雅典時，她想起了安納諾斯先生。十一點她上「形體」課，雖然內容不一定。中午十二點她學習動物學。下午兩點她進行縫紉，三點去散步，四點和五點分別進行閱讀和寫作課。

「這個小學生從早到晚都非常忙碌，幾乎沒有太多的休閒娛樂。」安納諾斯先生評論說。

看得出來！

此外，海倫提到下午五點的閱讀、寫作和交談，都是用法語進行的！

「妳會教我法語嗎？」有一天海倫和范妮·馬雷特坐在一起吃晚餐時，海倫問道。馬雷特小姐手上已經有滿檔的教學排程，但她看著那張渴望的臉，不忍心拒絕。她只試著提醒海倫，她們兩人唯一有空的時間是下午五點。海倫開心地把握住這個時間，那成為了她一天的重要時刻。如果她和安妮在下午散步時走得太遠，她會懇求安妮有一段路快跑回家，否則她的法語課會遲到太久！下午五點時，她總是會坐在她的小搖椅上，臉期待地朝向門，用她的腳「聽」馬雷特小姐的腳步聲。

范妮·馬雷特先用英文給她簡短句子，這些是日常會話中使用的短語，然後以法語重複相同的句子。海倫會拼寫這些句子兩三次，先緩慢地拼過再快速拼，然後點頭表示滿意並要求另一個句子。她的老師對這個孩子學得如此迅速感到有些敬畏。她每天都會使用她在前幾天學到的所有句子，甚至會用她知道的詞彙組成新的句子。她喜歡用盲文寫這些句子。當她犯錯時，她可以笑自己：「我在寫好好笑的法語！」

范妮·馬雷特用盲文複寫了一個簡短的故事。海倫很高興，並請求更多的故事。她可以輕鬆閱讀這些故事，甚至將它們翻譯成易讀的英語。有一天她宣佈：「我要給我親愛的安納諾斯先生驚喜。我要用法語寫信給他，大部分我自己寫！」

范妮·馬雷特和安妮看著這個開心的孩子，她俯在寫字板上，專心地以她堅實美麗的印刷文體仔細書寫每個字母，她們交換了驚訝和難以置信的眼神。

1890年2月18日，這封信跟隨著安納諾斯先生來到雅典的飯店房間。他總是迫不及待地打開海倫的信，她有一種明顯的才華，可以寫出很棒的信，他曾經真心自豪地將她最新的信件展示給希臘的奧爾加皇后（Queen Olga）看。但當他展開這封新信時他目瞪口呆。是法語！不僅僅是一些四散的單詞或短語──海倫習慣在她的信裡這樣書寫──這完全是用法語寫的，而且全部是她自己的思想和書寫！還有整體來說，這些法語寫得非常好！

「沒有人能夠想像我有多驚訝、驚喜！」安納諾斯先生後來寫道。「儘管我對她的能力充滿信心，但我還沒有完全準備好要相信她能夠在三個月內完成其他美國人需要一年才能做到的事！然而，證據就是最有說服力的！」

「我希望你會用法語回應她，」安妮寫道，「那會讓她虛榮的小心靈愉悅！」

但海倫本人對於她正在做到一些非凡的事並沒有自覺。她回應文字的方式就像另一個孩子對顏色或音樂有所回應一樣。她喜歡文字。蘿拉·布里基曼曾對於需要掌握成千上萬個詞彙而感到不知所措，並曾經大喊：「一想到那麼多詞語就讓我頭痛！」但對九歲的海倫·凱勒來說，每一個新詞都像一道新的門，通往讓她驚喜的世界。

# 第十一章 *「我—現在—不—啞—了！」*

1890年對海倫和安妮來說是充實且重要的一年。雖然她首次造訪柏金斯時，她感覺很幸福，但她在心智上還不夠成熟，無法掌握和吸收柏金斯所能給予的一切。但現在情況不同了。現在，她迫不及待地想要探索和吸收一切。學校對海倫來說不是例行公事，而是一場冒險。

「告訴我更多，」她一直哀求安妮。「我對所有事情都好奇！」

有一天，她寫了一張問題清單給安妮：

「我希望寫寫我不明白的事。是誰創造了地球、大海和一切？是什麼讓太陽變得炎熱？來到母親身邊前我在哪裡？我知道植物從種子開始成長，但我確信人不是這樣長大的。我從未見過一株小孩植物。小鳥和小雞是從蛋裡孵化的，我見過它們。蛋在變成蛋之前是什麼？為什麼地球不會墜落？告訴我一些大自然父親所做的事。我可以讀一本叫做《聖經》的書嗎？請在你有很多時間的時候告訴你的小學生很多的事。」

一股能力全然不足的感受席捲了二十三歲的安妮。她感到退縮，但她堅守著滿足海倫的習慣，盡可能給予她誠實、明智的答案，並匆忙查閱她所能找到最有智慧的書，盡量以直接、簡單的方式回答孩子。海倫靜靜地坐了一會兒，然後嚴肅地伸手觸摸安妮的手臂。「我的靈魂是什麼？」

對於一個沒有正統宗教信仰的人來說，這不是一個容易的問題。安妮緩慢小心地回答：「沒有人知道靈魂是什麼樣子，但我們知道它不是身體，它是我們思考、愛和盼望的那一部分，基督徒相信它在身體死亡後會繼續存在。沒有人能看見靈魂。它是看不見的。」

海倫深深吸了一口氣。對於一個十歲的孩子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思考，尤其是一個看不見任何東西的孩子。安妮注視著她的臉，等待著。她永遠不會忘記海倫臉上逐漸綻開的光芒，也不會忘記她緩慢拼寫而出的話語：

「但如果我寫下我的靈魂所想，那麼它將變得可見，而我的話語將會成為它的軀體！」

隨著日子的推移，海倫對靈魂事務的興趣持續增加。她偶爾會被帶去教堂，但沒有進行宗教方面的教導，除了一位住在塔斯坎比亞的親戚曾告訴她「上帝先生」用塵土創造了她和萬物，祂是她慈愛的父親。但這番話只讓這個可憐的孩子感到莫名其妙。

「我知道我是由肉和骨頭做的，」海倫向安妮報告，並捏著自己，「我的父親是亞瑟·凱勒！她不應該犯那麼多的錯！」

但那是一年前的事了。海倫在書中多次遇到「上帝」和「天堂」這兩個名詞。她知道「死亡」的意思。她需要知道更多。當有人告訴她有關天堂的美麗和幸福時，她合理地提問：「如果你從來沒有死過，你是怎麼知道的？」

這是一個安妮知道她無法獨自處理的問題。她想到了柏金斯董事會的成員、尊敬的菲力浦·布魯克斯主教（Right Reverend Phillips Brooks）。他見過海倫，對她感興趣，而安妮也喜歡和尊敬布魯克斯主教。當她去拜訪他尋求幫助時，她對他的喜愛更加深了。她帶著海倫去了他的書房，新英格蘭地區最傑出的神職人員坐著，海倫·凱勒坐在他膝上，安妮則跪在他旁邊翻譯；海倫拼寫出她焦急的問題：

「上帝是誰造的？您有見過他嗎？靈是什麼？為什麼上帝會認為有時給人們極大的悲傷是明智的？我又盲又聾又啞，而我無法理解。」

布魯克斯主教把孩子抱近，向她講述天父和耶穌基督──上帝的兒子的生平；安妮將這段話稱為最簡單而美麗的話語。雖然他們必須透過安妮的手指交談，但他們立刻相互理解。

這是她們數度拜訪主教的第一次，在拜訪之間海倫則寫信給他，而布魯克斯主教總是特別耐心地以充滿關愛的細節回信。海倫有多愛他，可以從她有幸為隔年出生的弟弟命名時，將他取名為菲力浦·布魯克斯（Phillips Brooks）來證明。

布魯克斯主教並不是海倫和安妮唯一拜訪的知名人物。一個星期天下午，她們應邀去拜訪老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醫生。他將海倫安置在他自己的大扶手椅上，並帶來許多古董供她把玩、讓她開心。他問她是否知道任何一首他的詩，她背誦了《螺旋貝殼》（The Chambered Nautilus）。之後她們便經常與他見面。

她們也受邀拜訪約翰·格林里夫·惠帝爾（John Greenleaf Whittier），海倫向他提問關於他的詩《校園日子》（In School Days）的許多問題。他是唯一一個認為安妮和海倫一樣重要的人。當安妮膽怯地要求他的親筆簽名時，他寫道：

「對於妳釋放了妳親愛的學生之思想的高貴工作，我深表敬佩，我是妳真正的朋友。──　約翰·格林里夫·惠帝爾」

然後他轉向海倫，說道：「她是妳的靈魂解放者。」

他帶領海倫走到大門口，親吻了她，並請她再來拜訪。但他去世之前，她再也沒有機會去看他。

波士頓為海倫敞開了許多著名和有影響力的大門。愛德華·埃弗里特·黑爾（Edward Everett Hale）博士自豪地稱她為表親。她認識茱莉亞·沃德·豪（Julia Ward Howe），也是豪夫人的孫女羅莎琳德·理查茲（Rosalind Richards）的朋友，而波士頓的「糖王」約翰·斯波爾丁（John Spaulding）幾乎視自己為她的教父。

安妮評論說：「海倫受寵愛的程度足以讓一位天使被慣壞，「但我認為要寵壞她是不可能的。她對自己太不具自我意識，也有太多的愛。」

波士頓對海倫凱勒來說確實是對她既有益又友善的地方。在波士頓，她遇到這麼多一般的人，並能如此輕鬆地與他們交朋友，因此她永遠不會有成為像蘿拉·布里基曼那樣的隱士的風險；還有，這些朋友中的許多人都很富有且具有影響力，足以在她父親相對不穩的財務狀況崩潰時為她鋪平道路。也許有些波士頓人第一次邀請她是出自於好奇，因為她被讚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蹟，但一旦他們見過她，第二次的邀請就是因為她本身的光彩。她是如此快樂、真誠，完全不認為自己是非凡的！

對她來說，柏金斯也對她有益。安妮曾寫了一封感謝信給安納諾斯先生：「這一年在學校的生活對她來說彌足珍貴。這豐富和拓展了她的生活，遠比她在家中學習多年能收獲得多更多。」（在同一封信中，她告訴他──）「在算術、地理、動物學和植物學方面，她跟得上年齡比她大四、五歲的女孩們。」

或許，柏金斯給海倫最大的禮物是能和同齡女孩交朋友，這些女孩們能與她交談，而不需要安妮守在一旁翻譯。

海倫充滿喜悅地參與學校所有的活動，從體育館和操場上的遊戲到每週的音樂會，她熱愛音樂會！「快速的音樂讓我的心跳舞！」她在展覽日對朗讀者說道。她似乎處於幸福的最高點，然後安妮看到了她的表情變化，一種困惑、納悶和模糊的悲傷。她頻頻觸摸她的嘴唇和喉嚨。當安妮看著她並等待著時，痛楚抓住了安妮自己的喉嚨。她能猜到是什麼在孩子的心靈裡翻攪，並想著她該如何應對。然後一個讓她痛徹心扉的問題出現：「盲女孩們怎麼知道要用嘴巴說什麼？」

「因為她們能聽見，」安妮溫柔地說。

「那聾啞的孩子能學會說話嗎？」

安妮太過誠實，不願意用否定來安慰海倫。她將孩子拉近，小心地解釋。「可以，有的時候他們可以。有些學校會教聾啞孩子說話。但妳知道，他們可以看到老師的嘴唇，所以他們可以學會去讀別人在說什麼，然後可以學習讓自己的牙齒和嘴唇用對的方法──」

「我能感受到妳的嘴巴！」 海倫激動地打斷她。「我可以學──哦，老師，請教我！我現在可以說話！我可以說」──她停止拼寫，然後緩慢而爆炸性地用力發音──「媽─媽！狗─狗！寶─寶！妹─妹！老─師！」

她確實從安妮的嘴唇上捕獲了這幾個詞，並清晰發出它們的聲音。安妮知道蘿拉·布里基曼也曾本能表達這種說話的渴望，並學會了幾個詞語。但這是她真心認為將超出海倫能力的事──即使是像海倫這樣、她知道有多非凡的孩子。在這方面，除了痛苦的失敗外，還能期待什麼？

然後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門打開了。霍普金斯夫人帶來了一位訪客──蘭森夫人（Mrs. Lamson）──她曾是蘿拉·布里基曼的老師之一，剛剛從瑞典和挪威旅行回來。安妮覺得她似乎太過興奮，想知道原因。她看向霍普金斯夫人，但那位善良的靈魂已經悄然離開了房間。蘭森夫人把海倫拉到身旁，開始告訴她她看到的所有奇怪有趣之事──峽灣、午夜的太陽、維京船的遺跡──然後她突然停下來，深深呼吸，觀察地看著那張真切仰望著的小臉，然後她的手指開始顫抖，拼寫著：「但是海倫，我在挪威見到最不可思議的事情是一個女孩──一個和妳一模一樣的女孩，妳懂嗎？只是她完全不用手指拼寫。她不知道手指拼寫的任何一個字母！她的老師教她透過觸摸他的嘴唇和喉嚨來理解人們在說什麼。而她也學會了以同樣的方式說話──透過感受詞語在她自己喉嚨中產生的振動！我親自見過她並與她交談！她的名字叫拉格妮爾德·卡塔（Ragnhild Kaata）。」

海倫站在那兒，目瞪口呆。她內心所有壓抑的渴望、希望和懷疑都湧現在她的臉上。安妮知道她已經意識不到蘭森夫人說的其他事情。

看著她臉上的光輝，瑪麗·蘭森（Mary Lamson）的眼淚湧了出來；她匆匆握住安妮的手，然後悄悄離開，讓安妮跪在那個顫抖的孩子面前。在她的觸摸下，海倫興高采烈地拼寫道：「我太高興了，因為我現在知道我也會學會說話！」

安妮嚥了嚥口水。「如果妳耐心等待幾天，我會帶妳去見一位親切的女士，她會知道妳是否可能學會說話。」

海倫興奮地笑著。「哦，可以的，我可以學！我知道我可以，因為拉格妮爾德已經學會說話了！」

那天她們倆人都沒再提起這個話題，但這孩子臉紅興奮，整夜都沒睡。第二天，她開始發出各種聲音，而安妮知道她認為這些聲音是詞語。

安妮明白人類聲帶的運作極其精細，她意識到迫切需要尋求專家意見。她認為唯一合格的人選是波士頓的賀瑞斯曼聾啞學校（Horace Mann School for the Deaf）校長莎拉·富勒（Sarah Fuller）小姐。海倫曾在她首次拜訪柏金斯時去過那裡，但因為每個人都認為她的失明是學習讀唇語或說話的絕對障礙，所以對她的情況沒有嘗試過。

現在情況不同了。富勒小姐對海倫的熱情和雄心感到高興。當然她願意嘗試教她說話！

富勒小姐讓海倫直接站在她面前，讓孩子感受她的舌頭、牙齒、嘴唇和喉嚨的位置，然後一遍又一遍地重複發出「it」中「i」 的音。突然海倫的手指飛向她自己的牙齒和舌頭，從無聲的喉嚨中發出了一個幾乎和富勒小姐一模一樣的 「i」 聲，就像回聲一樣。

接下來是 「啊 （Ah）」 的音，海倫也掌握了這個音。

「現在我們來試試一些詞語，」 富勒小姐拼寫道。「It—miss—kiss—see—me—」

奇蹟般的事發生了，海倫說出所有這些詞，雖然有些斷斷續續、含糊不清，但無疑是詞語。而安妮知道，她從未聽過比這更令她興奮的聲音──海倫辛苦地迫使自己長時間沉睡的聲音發出的氣音和模糊的詞語。

也許在所有克服阻礙的勝利史上，沒有比這個九歲半的孩子站在莎拉·富勒面前更令人感動和勝利的畫面。她目標堅定的強烈意志，迫使她的聲音打破寂靜的鎖鏈。因為她那一天贏得的勝利，不僅解放了自己的舌頭，還釋放了所有那些必須在黑暗、寂靜中度日的人的舌頭。他們可能是聾與盲的，但他們不需要沉默和與世隔絕。

當海倫意識到她成功地發聲說出第一個完整句子：「很—溫—暖」時，她因為竭力嘗試和喜悅而哭了。不久後，她開始說出接下來幾週她最喜歡的句子：「我—現在—不—啞─了！」

莎拉·富勒給了她十一堂課。之後海倫和安妮自行繼續練習。不幸的是她們犯了嚴重的錯誤。當時，失聰者的口說教學還處於拓荒階段。甚至連莎拉·富勒或貝爾博士都不知道現在每位失聰者教師都知道的事──在被允許發出任何詞語之前，應該要為長期未使用的聲帶進行強化和柔韌度的聲音訓練。海倫一旦能發出聲音，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嘗試整個句子，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她的聲音從未變成她渴望並為之熱切努力的樣子──自然且可以被理解。但是──她會說話了。正如她後來所說，「我半囚禁的思緒不再被我的手語強加的鎖鏈給束縛。」

這是安妮和海倫所擔負起最艱難的挑戰。安妮嘗試教孩子讀唇和發聲的訣竅，對於自己是否能成功有諸多疑慮。她會將海倫的一隻手指放在她的鼻子上，一隻放在她的嘴唇上，然後將其餘的手部放在喉嚨側邊，以進行唇語閱讀的過程，並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單獨的聲音，然後是整個詞語，持續數小時。然後，為了讓她理解形成詞語時嘴唇、舌頭和牙齒的正確位置，她讓孩子檢查她的嘴巴和喉嚨，就像莎拉·富勒曾經做過的那樣。這並不容易，甚至不舒服。有時，海倫敏銳的手指會深入老師的喉嚨，讓安妮喘不過氣和噎住。有時她們倆人似乎都覺得海倫不可能掌握舌頭的正確形狀或詞語正確的發音震動。安妮會精疲力竭地結束課堂，而海倫則會過度勞累、感到絕望，因而哭泣。只有兩位如此英勇的同伴，才有純粹的勇氣，每週繼續前進。

有一個原因讓海倫堅持繼續：「我的小妹妹現在將能理解我了！」

六週過去，安妮向安納諾斯先生報告說：「她『正在用自己的嘴巴說話』！」那是斷斷續續、帶有奇怪口音的言語，但對她的老師和親近的朋友來說，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發言──這實在是一個奇蹟，因為她在六週內達到了失聰學生通常平均需要一年才能達到的成果。

她在柏金斯的朋友們都很高興，但寄給塔斯坎比亞的信中則沒有透露出這項了不起的冒險。海倫和安妮都很好地守護著這個秘密。海倫的第一堂語言課是在三月，隨著時間的推移，她感到很矛盾，一方面她強烈希望在家人知道她開口說話前，盡可能讓自己說的話能被聽懂，另一方面又迫不及待地期盼著六月假期的來臨。

然而，在五月學年即將結束時，安妮首次經歷了一件令人傷心的事，這個經歷讓她深刻體會一個完全無辜、真實的評論能招致多麼殘酷的反饋。《波士頓日報》一名記者請求對她進行專訪，以談談海倫及她在柏金斯的學習。也許是她話說得太過自由坦率，又或者是記者成功賦予她的話語不同的涵義，無論如何，安妮被引述說，儘管海倫獲得了柏金斯教育和設施的一切優勢和特權，她並非學校的正規學生。

「我是唯一負責她的人，」安妮說，「我的薪水是由她的父親支付的。」

這確實是如此，安納諾斯先生也數度說過同樣的話，但是麥可·安納諾斯（Michael Anagnos）是山姆·格德利·豪醫生（Samuel Gridley Howe）的女婿，也是柏金斯的校長，他說一件事可能會被接受，而安妮·蘇利文──一名曾接受過學校慈善教育的學生──卻不能。

必須承認，海倫和安妮在學校的地位是有些不尋常。她們是應安納諾斯先生的邀請而來的「特別客人」。海倫並未支付學費，但她享受了其他學生擁有的全部福利，同時不受學校的規定和規範所約束。當然，她引起的關注和注意力比其他學生的全部加起來還多。所有這些開始讓柏金斯某些管理階層感到不悅。當《波士頓日報》的專訪出現，其中包含了安妮真實但不夠有技巧的話語，它引起了軒然大波，激怒了學校董事們，為她帶來了一陣指責的風暴。

她被指責是「忘恩負義」，並有人聲稱海倫對柏金斯的虧欠遠勝於對安妮的。安妮也被尖銳地指稱「阿拉巴馬州更適合她品味獨到的感激方式，而非波士頓」。

雖然感到震驚與哀傷，安妮仍振作自己，寫了一封懺悔的道歉信給學校董事們。她告訴他們，她會是世界上第一個承認柏金斯對海倫有極大恩惠的人，而就恩惠而言，無論是過去和現在，柏金斯對安妮的恩惠更甚於海倫。如果沒有安納諾斯先生和柏金斯朋友們的幫助和鼓勵，她在海倫身上的工作將會是不可能的。在信中，她以請求結尾：「我懇求你們，雖然你們指責我失言，但請不要指責我忘恩負義。」

然後她將「那悲慘的專訪」的副本和她寫給董事們的信寄給安納諾斯先生。

顯然，董事們並沒有要寬恕的意思。原本計畫讓海倫在柏金斯開業式展現她的說話能力，但在最後一刻董事們拒絕讓這件事發生。他們在開業式的公開報告中圓滑地表示，「為了節省體能，她未被要求這麼做。」

感到疲倦、困擾和不確定感的安妮為海倫和自己收拾了行李，準備返回南方。她未經思考的話語是否阻擋了柏金斯對海倫敞開的大門，而這孩子正迫切需要波士頓所能提供的機會和文化？

另一方面，海倫則對要離開柏金斯返家，終於能揭露她長久以來保守的秘密感到歡欣雀躍。她覺得南行的火車實在慢得受不了。

「我們在哪裡？」每次火車停下時她都問。「我們要停多久？」

她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與耐心的安妮興奮地交談，她說話只是為了盡可能要在最後一刻改善她的聲音。

然後，火車突然停在塔斯坎比亞的月臺上，安妮望向窗外，告訴海倫她的父母和米爾芮德正在等著她們。海倫的膝蓋突然感覺怪怪的。她濕漉漉的手緊握著老師的手，好不容易走下車階，感覺到自己被母親抱進懷裡。但她往後退了回去。她顫抖著，抬頭挺胸，然後緩慢、小心地、盡可能清晰地，用她單調而模糊的聲音說：

「母—親—我—現在—不—啞—了。 米爾—芮德—我—愛—妳。父—親—」

然後三位凱勒家人都抱住了她。她知道她的母親在顫動啜泣，甚至她的父親也哭了。小米爾芮德則抓住她的手，欣喜若狂地親吻著。

海倫·凱勒是唯一能描述那一刻的人：

「這就像以賽亞的預言在我身上實現了一般。*大山小山必在你們面前發聲歌唱，田野的樹木也都拍掌！*」

# 第十二章 *「良善之都」*

在接下來幾週，凱特一家似乎在經歷一場奇蹟。凱特·凱勒全神貫注地傾聽海倫發出的每一個音節，而上尉則自豪地重複說著安妮對海倫下決心要說話、以及莎拉·富勒對這個孩子迅速掌握了非常困難的技巧表示驚訝並讚揚的敘述。

至於海倫本人，當年僅四歲的米爾芮德溫順地回應她的呼喚，並參與了這個對姊姊的手說話的「遊戲」，這是她們生命中，她第一次明白她的小妹妹在說什麼。海倫的臉上突然出現一種如此深刻的光榮，讓安妮忍不住別過頭去。但她知道，她對著海倫的手說話所付出的無數辛勤光陰，已經值回票價。

正當凱勒一家好像無法更喜悅時，某天海倫突然暈倒，嚇壞了所有人。她承認自己「感覺有些不適」，而且似乎很疲倦和虛弱。醫生檢查並未發現什麼特別的疾病，而安妮同意凱勒家的看法，認為大概是因為她們從波士頓較神清氣爽的氣候，突然遷移到悶熱潮濕的塔斯坎比亞，而孩子無疑在涼爽的山區會比較好，因此他們便前往位於附近山區的凱勒家夏日別墅──蕨石場（Fern Quarry）。這個廢棄的石灰岩礦場長滿了優美的蕨類植物，它們因三條活躍、湍急翻滾而過的小溪的溼氣而繁茂生長。這些山裡佈滿高大的橡樹和常綠樹，掛滿了槲寄生和常春藤，以及散發芬芳的柿子樹，讓海倫欣喜不已。這是個讓疲倦小女孩休息、並試著暫時忘掉她必須努力才能做到他人輕而易舉能做到之事的好地方。

安妮突然心疼地意識到海倫*是疲倦的*。她對於每件事都擁有無盡的能量和熱情，很難制止她，而她本人後來也提到，她顯然是「跳舞般地上各種課」，直到她開始聲音的課程才面臨了真正的考驗。這些課程讓她感到負荷，因而當那一學年的壓力解放時，她內心的某些東西也必須跟著釋放。

整個夏天，安妮和這家人都試著幫助這孩子放鬆。她和米爾芮德及他們的小表親露易絲·亞當斯（Louise Adams）一起玩耍，探索蕨石場、騎她的小毛驢內迪（Neddy）。

在那個夏天讓她特別高興的事之一，是來自蘿拉·E·理查茲（Laura E. Richards）寫給她的信──她是豪醫師的女兒，也是她的朋友蘿絲·理查茲（Rosy Richards）的母親。蘿拉告訴她緬因州加德納（Gardiner）城的一家木材公司，將他們的新船命名為「海倫·凱勒」。

在那個夏天或初秋的某個時候，安納諾斯先生寄來另一份慷慨邀請，希望安妮和海倫回到柏金斯。這次，安妮不確定這是否會是正確的選擇。她表達了自己的疑慮。海倫可能會受到歡迎，但安妮·蘇利文呢？

安納諾斯先生對她的不情願一笑置之。她們肯定要來。但直到十一月，海倫似乎才足夠強壯，可以開始另一個正規的學年。

她對回到柏金斯及霍普金斯夫人的小屋興奮不已，當她發現安納諾斯先生重新回到校長辦公室的位子上時更是欣喜若狂。當她讓自己奔向他時，喜悅幾乎讓她的喉嚨無法表達出歡迎之詞。

「老師說我長得那麼高，你會認不出我！」她驕傲地「用自己嘴巴說話」來告訴他。當他送她一支手錶作為返校禮物時，她感動到連拼寫都沒辦法。

安納諾斯先生對她能夠說話感到很高興，但他對於這孩子的外表感到震驚。他有預期到她會長高，但兩年半前，這個曾經臉蛋紅撲撲、健康又活蹦亂跳的小女孩，現在變成了臉色蒼白、神經緊張的女孩！經過了幾天的觀察，他變得擔憂和警覺起來。

「她所有的動作和談話都明顯帶著緊張感和興奮感。」他宣稱。她睡得好嗎？胃口好嗎？不好？安納諾斯先生的表情變得嚴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並不喜歡得知的情況，直言不諱地表示：「她擁有過多的課業壓力，伴隨著不必要、過度努力的刺激！」

考慮到前一年裡，海倫每天早上八點開始到下午五點學習七、八個科目，還自己學法語，並投入耗費精力的說話和讀唇學習，這番描述似乎不誇張。

但似乎沒有人意識到，直到她來到柏金斯前的幾個月，海倫都從未有過固定課程或正規的學習安排。她的教育一直是非正式的，大部分在南方氣候下的戶外進行；然後她突然轉換到麻薩諸塞州的柏金斯過冬，遵循著固定的室內學校課表。而正如安納諾斯先生已經觀察到的，這個課表幾乎沒有留給她任何玩樂或休息的時間。

這個孩子為了這樣的學習安排付出了代價也無可厚非！現在是時候做出另一種安排了。安納諾斯先生開始制定了一個輪流休息、遊玩和運動的時間表，有時在體育館內，有時也會在戶外進行。不再有正規課程。她可以閱讀和寫作──他非常瞭解海倫，知道沒有書信寫作或心愛的書會讓她非常不快樂──但就僅止於此。海倫感到非常失望。她想參加其他女孩所做的一切，但安納諾斯先生很堅決。

「除非妳的身體再次變得非常強壯，」 他告訴她。

他的計畫獲得了成效。到了一月，海倫已經找回了從前的活力和充沛精力。在挽救海倫·凱勒健康的同時，安納諾斯先生其實也為世界做出了一項他沒有想像過的貢獻。他是個擁有兩個偉大目標的人：為豪醫師設立一棟紀念圖書館，並為紀念妻子朱莉亞·豪·安納諾斯（Julia Howe Anagnos）成立一間視障嬰兒幼稚園，她對他說的最後幾句話就是：「照顧那些小盲寶寶。」 他實現了這兩個目標。他的盲童幼稚園是美國第一間，而他在柏金斯創辦的圖書館，現在被視為全國最好的盲人圖書館。但挽救海倫·凱勒的健康，他完成了第三項與前兩項目標同樣重要的事，因為只有像海倫·凱勒這樣活力驚人的人，才能為世界各地的盲人做出她所做的工作。

安納諾斯先生確保她的學習和運動很多元。還有誰會想到要讓一個聾盲學生學音樂呢？儘管聽起來很奇怪，但聾人喜歡音樂。海倫總是很享受音樂，透過地板感受振動，或把手放在鋼琴或小提琴上。她花了兩個半月的時間與瑪麗·芮利（Mary Riley）小姐一起學鋼琴，以提高她對節奏和振動的感覺。她甚至學會彈奏一小段曲子，叫做《回聲》。

海倫寫信給她的父親：「如果你在每天早上九點看到我，你會覺得好笑，因為那段時間我們在學習斯洛伊德[[3]](#footnote-3)。我們學會如何鋸、刨，並用尺規進行精確測量。」在那個時期，柏金斯學校在麥可·安納諾斯的領導下，一定非常進步！

然而，安妮和海倫都最愛的時光是在涼爽的波士頓氣候中度過的騎馬時光。海倫從小就被動物包圍，她很愛牠們，而安妮騎馬時也真的很興奮。但有一天在低垂的樹枝下騎行時，海倫幾乎被摔下來。出於驚嚇，安妮對她有些責備。

「沒有妳，我該怎麼回家去見妳的母親？」

儘管嚇到了，這孩子身上一直潛藏的幽默感卻閃現出來。「妳不必一個人回家！」她哭著說。「妳可以將我的身體部位捆紮成一包，這樣把我帶回去給媽媽！」

然而對她來說，今年最吸引人也最重要的事，是賓夕凡尼亞州亞利根尼（Allegheny）一家醫院裡一位四歲半小男孩湯米·史崔格（Tommy Stringer）的命運。匹茲堡（Pittsburgh）的J. H. 布朗牧師（Rev. J. H. Brown）曾在前一年見過海倫和安妮，他因為這個男孩寫信給安妮。湯米因為某種疾病而失明和失聰，他的母親已經去世，他的父親無法或不願意照顧他，也沒有其他人願意承擔這個負擔，所以這個無助的孩子唯一的去處就是救濟院。這一切都太讓安妮想起另一個無助的孩子，因為心情沉重，她將整個故事都向海倫傾訴。

海倫從未認為自己有任何的殘疾或限制，但她仍然鮮明地記得在老師來之前，她摸索前行的日子。這個小男孩就像她一樣，只不過處境更糟。她有家，也有一個充滿愛與關懷的家庭，擁有最棒的老師，還有慷慨的朋友。而小男孩湯米什麼都沒有。她的回應完全不假思索。

「我們必須將他帶來這裡──馬上！」

不幸的是，說遠比做還容易得多。安妮知道中間可能會有很多的阻礙，也許這是她第一次必須幫海倫上一堂沉痛的經濟學課程──無論人們的情況有多困難，要給予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並不總是很容易，有時候甚至不可能。海倫一直很幸運，有一個充滿愛的家庭和慷慨的朋友。雖然她的才智與年齡不相當，但對她來說，錢的相對意義不大。她可能很難理解所謂的「錢」可以成為湯米和柏金斯之間的障礙。只因為錢，湯米可能不得不在那個老師來到塔斯坎比亞之前她所處的空洞、不快樂的世界中摸索渡過一生。當她「聽」著安妮拼字解釋時，她的表情轉為嚴肅與專注。她的額頭因為困惑和恐懼而皺在一起。

「但伊迪絲·托馬斯（Edith Thomas）和威莉·伊莉莎白·羅賓（Willie Elizabeth Robin）都在幼稚園，」她提醒安妮。「她們都和我一樣，又聾又盲！」

「是的，但伊迪絲和威莉都有父母可以為她們支付費用，」安妮說，比海倫想像得更悲傷。「妳知道的，海倫，這是一所學校，一所特殊的學校──不僅僅是一個盲童的家，特殊學校需要花費大量的金錢。製作盲文書籍和凸點地圖、購買打字機和斯洛伊德的材料需要大筆資金。而像妳這樣的孩子需要特殊的老師。妳知道，馬克姆（Markham）小姐是伊迪絲的特教老師，而塞耶（Thayer）小姐是威莉的特教老師。妳父親支付我的薪水。但可憐的湯米沒有家人支付他的費用。」

海倫的表情仍然嚴肅，但最初的灰心和困擾之情已經消失。「那麼，我們會籌集資金，」她告訴安妮。在接下來幾個月，幫助無助的小湯米·史崔格成為她心中的首要事項。她向她的通信對象寫信，向她的朋友們談論他，請求捐款給她的「湯米基金」。她不再吃她非常喜歡的冰淇淋，因為湯米必須來到柏金斯。這個可憐的小孤兒不會有比她們倆人更合適的戰友；安妮·蘇利文知道被拋棄到救濟院那種孤苦無望的生活是什麼樣子，而海倫·凱勒知道像個「虛無世界裡的小幽靈」是什麼感覺。

當柏金斯董事會聽說了這個個案時，他們同意接納小湯米·史崔格。事實上，心胸開放且心地寬厚的小威廉·恩迪科特（William Endicott Jr.）先生對安納諾斯先生說：「幸運的是這些孤苦無依的孩子非常少，而且全國都沒有為他們開放的地方，你為什麼不安排照顧他們所有人呢？」

那之後老師和海倫都鬆了一口氣，但仍需要「湯米基金」為他提供特教老師。

接著，在為湯米奔走時，悲劇發生在海倫身上。海倫和安妮擁有最善良的朋友之一，賓州赫爾頓（Hulton）市的威廉·韋德（William Wade）先生，在前一年夏天給了海倫一匹叫內迪（Neddy）的驢子和一隻狗──威德先生認為盲童應該要有一隻大狗來保護和陪伴他們。為了確保海倫的狗夠大，他送了她一隻獒犬。海倫很愛牠，就像她一直愛著生活裡的許多狗兒一樣。名為「母獅」（Lioness）的牠聰明忠誠，本身也很溫和，但牠的體型足以嚇到陌生人，因此當海倫回到柏金斯時，牠當然得留在阿拉巴馬。有一天，牠被殘忍地殺害了。

這是海倫第一次經歷這種悲傷，除了失去的悲傷，想到狗兒所受的苦也讓她痛苦不堪。她總是把內迪和母獅的健康和所作所為告訴韋德先生，而現在她寫了一封簡單、悲傷的信給他的孩子們。

韋德先生將信寄給了《森林與溪流》（*Forest and Stream*）雜誌，該信很快被刊登出來。海倫·凱勒已經成為英語系國家家喻戶曉的人物，並且深受人們的喜愛，因此獲得壓倒性的反應。這就好像她屬於大家，而每個人都對這個事件感到憤慨，並希望彌補這個孩子的損失。

結果如安納諾斯先生所形容，來自該雜誌讀者「送她另一隻犬兒朋友的提議如雪片般飛來」。這些提議來自加拿大、英國和美國，而海倫很開心。有哪個孩子不會因此感到開心呢？然後她突然想到湯米基金！她不需要擁有另一隻狗，但湯米必須來到柏金斯，並得到一位特教老師的支持！

她親自寫信給所有想要送她一隻新獒犬的慷慨人士。她向他們表示謝意。「我喜愛像母獅這樣偉大、忠誠的狗，但我還是更愛小男孩和小女孩。」然後她在信中繼續告訴他們小湯米的事，對他來說，光明和愉快的聲音都消失了，他沒有溫柔的母親引導他，而他的父親太窮，無法支付他的教育費用。他們可以幫助她讓湯米受教育，而不是買另一隻狗給她嗎？

所以，十歲半時，海倫凱勒就踏上了她未來的終生志業──為盲人求福祉的工作。而在1891年4月6日，一位護士從阿利根尼（Allegheny）總醫院將小湯米·史崔格帶到了牙買加平原（Jamaica Plain）──柏金斯盲童幼稚園座落之處。那裡還沒有特教老師，所以安妮和海倫前往牙買加平原，負責照顧他。

海倫非常歡喜。她跳來跳去，記掛著他，快樂而自信，但安妮卻感到震驚。她認為幾乎不可能再找到一個更加不討人喜歡、悽慘的小男孩了。

即使作為一個「小幽靈」，海倫也一直充滿活力、自力更生、反應靈敏，充滿聰穎的表徵；而這個可憐的小孤兒「只是一團會呼吸的黏土」。他大部分的生命都在醫院度過，忙碌的護士發現如果把他一直放在嬰兒床裡會比較容易照顧他。因此他幾乎無法坐起身來、不會走路，甚至無法好好地進食。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想要或理解任何事，他對友善的觸摸也沒有反應。安妮唯一找到的一絲智力跡象──如果這可以稱為智力的話──是當湯米被放在地上時，他會嘗試倒退爬。她想，也許是他發現倒退著撞到看不見的東西時，會比頭部的撞擊還不痛！除此之外，他還有個令人困擾的習慣──白天平靜地睡覺，晚上就變得不安寧、讓人費神！

安妮懷疑她現在在湯米身上工作是否已經太遲。他是否未被愛護太久，導致他的智力已經退化太多，即使有人向他伸出同情和理解的雙手，也無法再被喚回？又或者──最殘酷的想法是──帶走他的視覺和聽覺的疾病也損害了他的大腦？

即使是海倫，雖然她對於湯米來到柏金斯很高興，但她也有些不安和困擾。「我沒想到他會這麼小和無助，」她坦承，然後堅定地補充道，「但正是因為他的無助，我愛他更多！而老師會對他非常溫柔、有耐心，很快他的思想就能夠擺脫囚禁！」

安妮苦笑地想，耐心不是她最大的強項之一！但她一定是對像海倫和湯米這樣的孩子有種特殊天賦，因為在她照顧「湯米寶貝」的三個星期裡，他展現了顯著的進步。安妮成功教會他正確地進食和稍微行走，事實上，他正在變成一個眉清目秀的小傢伙，對周遭的生活開始展現興趣。他對情感會作出回應，會伸出縮起來的手爬進任何一雙友好的懷抱，然後蜷縮起來，發出滿足的嘆息。

然而，當布爾（Bull）小姐抵達並負責照顧這個小傢伙時，安妮仍鬆了口氣，她和海倫終於可以自由返回她們在南波士頓主校區的正常日程。

回到霍普金斯夫人熟悉的小屋後，海倫開始寫信給所有她的「湯米基金」捐款人。她寫了一張又一張的信紙，安妮驚訝地發現每一封都是關於「湯米寶貝」及他的進展的個別新聞。有一封提到了他的無助，另一封提到了他蜷縮的手，下一封則談到了他展現親暱的方式。她還寫信給所有波士頓的報社，感謝他們所有的幫助，並請求他們公佈捐款者的名單。

難怪她的手指會開始抽筋，拇指上還生出了繭！但這些信件從來都不是件例行公事。她只是對湯米的事充滿熱情、情不自禁，必須讓它流露出來。

但有一件她感到失望的事。她有點不耐煩地期待著湯米拼出他的第一個單詞，但湯米似乎對手語絲毫不感興趣。事實上，他學任何東西都比海倫或柏金斯其他兩位聾盲學生伊迪絲·托馬斯或威莉·伊莉莎白·羅賓都要緩慢得多，甚至是運用自己的手。安妮推測這種緩慢可能有兩個很充分的理由：這個小傢伙比這幾個女孩開始接受教育的年紀還小了足足兩歲；而當她們被允許盡可能地多探索她們的小世界時，可憐的湯米則幾乎被囚禁在醫院嬰兒床裡，沒有愛、被遺棄。難怪他的小心靈會沉睡著。現在，他必須先以本能來學習最簡單的事物，然後才能學會語言或其他東西！

海倫點頭，謹慎地贊同安妮的解釋。「我記得我還對一切一無所知的時期；而在老師妳出現之前，我想我很少笑。」

她寫信給《波士頓先驅報》的編輯說：「事實上，他在幼稚園非常快樂，每天都會學到一些東西。他發現門有鎖，而小樹枝很容易就能塞進鎖孔裡，但他似乎不急著把它們拿出來！他喜歡爬床柱，還有他拆蒸氣閥要比拼寫單詞還厲害得得多！」

她充滿信心地總結說：「他以後會學得很快的！」

她說得沒錯。愛心、耐心和技巧最後終於消除了湯米·史崔格與世界之間的障礙。海倫為她拯救的這個男孩感到驕傲，且多虧了她的積極努力，曾面臨在寂寥蕭條的救濟院中渡過無望、無知一生的流浪兒，現在擁有一筆屬於自己的一千三百美元資金。

「對我來說，想到我親愛、勇敢、充滿愛心的母獅的死亡竟因此為小湯米帶來這麼多的幸福，真是太美好了，」海倫寫信給《森林和溪流》的編輯、將支票收據一併寄給他時寫道。

後來，她開始充滿靈感，「幫助安納諾斯先生募集幼稚園的資金。」當她和她的年輕朋友卡洛琳·德比（Caroline Derby）和豪夫人的孫女蘿絲·理查茲討論這個問題時，她們決定舉辦一個結合「茶會和市集」的活動。馬倫·D·斯波爾丁（Mahlon D. Spaulding）夫人為她們開放了自己家，且多虧海倫所寫的一封封充滿活力的信，所有知名、時尚和富有的波士頓人都來了──由主教菲力浦·布魯克斯、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醫生和海倫的表親愛德華·埃弗里特·黑爾博士所領銜的客人名單──當活動結束時，三位開心的女孩能夠捐贈兩千美元給安納諾斯先生，這筆款項實在是非常了不起。

「波士頓真是一座良善之都！」這是海倫的歡樂評價。

# 第十三章 *「森林之王」*

隨著湯米·史崔格在幼稚園裡穩定下來，順利逐步成為一個友善、快樂的孩子；安納諾斯先生也稱讚海倫那一年的進步，還有每個人都肯定她在說話上的進步，海倫在六月底回到家時，是個健康快樂的女孩。

連安妮也感到更加輕鬆、有信心。

然而一回到塔斯坎比亞，她就意識到有什麼不太對勁。凱特·凱勒很難過，而上尉則心神不寧與煩惱。幾天後，凱勒先生把所有孩子都關在門外，悶悶不樂地向安妮坦白：凱勒家族的財務正處於崩潰狀態。不能再前往波士頓──即使是作為學校的「訪客」也不行了，這是個安妮不會不承認的打擊。海倫一直在快速發展，而一個盲人學童必須負擔昂貴的盲文和浮文書籍，以及其他的特殊設備，但──她聳聳肩──還是會有辦法。

但在她能提供任何安慰之前，凱特·凱勒卻哽咽著說：「還有，安妮小姐！」 她扭攪著手帕，眼淚不受控制地滑下了臉頰。「安妮小姐──我們就連……支付您工資的錢……都沒有了！」

當安妮凝視著她時，海倫的母親低下了頭哭泣。

也許安妮有退縮了一下。然後她抬起了頭。她一生中的哲學一直是，如果遭逢災難、絕望或失敗，唯一要做的就是堅定面對，然後勇往直前。她向來不是個實際或慎重的人，她一生中有好幾回是透過這種悍勇前行的過程來扭轉「不可能」的情況。現在她向凱勒夫人俯身。我們不知道她告訴了她什麼，只知道她仍然留在凱勒家，繼續與海倫一起前行，甚至幫助凱勒夫人醃漬水果和照顧寶寶菲力浦。

這家人再度去了蕨石場，一直逗留到山區因秋天的葉色而被點綴得繽紛斑斕。安妮為它們的美而感動，每天都為海倫生動地描繪著這片壯麗景象。海倫一直對顏色非常感興趣，而安妮自己曾經有過的失明則教會她，盲人是如何極度且無限渴望知道朋友們所看到的景象。

因此無論她們走到哪裡，海倫都急切地想知道能看到些什麼。馬是什麼顏色？她的朋友們穿什麼顏色的衣服？火車上有幾個嬰兒？但從未有什麼能像安妮對蕨石場葉色的描述那樣，讓她產生如此深刻的印象。她似乎深受感動，回到塔斯坎比亞的家後，她宣佈她要寫一個故事。

她坐下來使用點字板，用她的短椎迅速地刺出字母。她屏息沉浸其中，快樂的詞語從她的指頭流淌而出。它們流暢而快速地浮現，她描繪了偉大的霜之王，住在他壯麗的冰宮中，由「十二隻軍人般的白熊」守護著，以及他如何將寶石、紅寶石、翡翠和黃金覆蓋於夏天的葉子上。

她強烈感受到一陣喜悅，這是所有寫作者本能地知道他們寫了一些好東西時會產生的感覺，她急切地準備出聲朗讀給安妮聽，當安妮制止她以修正她的發音時，她感到不耐煩。安妮對這則小故事真正的美感和流暢感甚感驚奇。海倫之前寫過幾個故事，其中一則《姊妹瑪貝爾》（Sister Mabel）曾刊登於《聖尼古拉斯》（St. Nicholas）雜誌上。她也寫過許多短文，全部都非常地出色。但這則《秋葉》（Autumn Leaves）是它們之中最好的。一個十一歲的聾盲孩子，怎麼能創作出這麼美妙的畫面？

海倫自豪地拿著它來到晚餐桌上，朗讀給家人聽。她的編輯父親高興得不得了。她的母親沉思著問：「妳曾在任何書中讀過類似的內容嗎？」

這個問題讓海倫感到驚訝。她搖搖頭，堅決地說：「噢，沒有！這是我的故事，我是為安納諾斯先生寫的生日禮物！」

她辛辛苦苦地將故事用她的印刷文字認真地抄寫下來，堅持親自把它帶到郵局寄出，一邊唸唸有詞一邊跳躍著，她後來寫道，她感覺自己彷彿在空中漫步！

十天後，安妮被一隻疑似有狂犬病的狗咬傷，引起了一陣恐慌。狂犬病血清尚未抵達南部，甚至連波士頓都沒有，所以當安納諾斯先生聽說了這個傷時，他指示安妮趕快前往紐約市的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並要醫生將所有的帳單都寄給他。

與此同時，他得知海倫和安妮無法接受他的邀請，在柏金斯度過第三年，於是立刻發出了另一個更緊急的邀請，堅持要她們前來。然後他又寫了一張特別備註給安妮，懇求她不要擔心：「請不要對未來有絲毫擔憂。不論凱勒上尉未來的處境如何，海倫和妳都不會被允許受苦。」

安納諾斯先生收到海倫的故事時，他正在撰寫1891年的報告，他深受感動，立即決定將它刊載在報告中。這份特別的報告幾乎可以被稱作「海倫·凱勒報告」，而非「柏金斯報告」，因為在305頁的報告中，有146頁都充滿了對海倫的讚美之詞。安納諾斯先生告訴安妮，他認為經過三年的時間，是時候正式地更新海倫的進展記錄了，並要求她寫一篇自1888年以來有關海倫生活的報告。如果他能夠滿足於讓關於她的報告不言自明，那麼就會有個直接、生動、正確的故事，但安納諾斯先生永遠不懂簡單就是最好的策略。他加入了許多自己如詩一般的評論，以致當安妮閱讀報告時，她不禁懷疑隱藏在這個誇大迷宮裡的是否真的是海倫的故事！

「海倫的想像力豐富。它銳不可擋，無法被限制。它就像心靈的一面廣闊鏡子，外在形式的影像以完美的形式和驚人的速度反映於其中……

「海倫的作品展現了她想像力的繁殖。它們因幻想綻放的完美結晶而閃爍，有時在熾熱的頁面上聚集。

「海倫的思想生活在美麗和崇高的世界中，她就像人性寶庫中一顆耀眼的嶄新寶石。她純潔清新，如同紫羅蘭…… 她充分具備正直的精神，英勇地為正義和平等而戰。」

這真是太糟糕了！每一個新的句子都讓安妮感到痛苦。海倫是個絕頂聰明、熱情和可愛的孩子，但她絕不是這種令人討厭的東西。她非常的有人性！真實的她難道不夠美好嗎？

安納諾斯先生的讚美之詞連綿不絕，直到安妮放下書，一邊因為安納諾斯先生的報告荒謬至極而半歇斯底里地笑著，同時又感到生氣與憤慨，因為她美麗的海倫竟然被描繪成一個令人難以忍受的偽善聖徒！

「她對這個世界的不善、敵意、狹隘和邪惡一無所知！」 安納諾斯先生如此驚嘆道。

這一點都不真實，但就算真的曾經如此，這可憐的孩子在報告發表後不久就學會了所有這些事情。

她喜愛她的小故事《秋葉》，安納諾斯先生則以《霜之王》（The Frost King）將其發表。她知道這是一個好故事，當人們讚美它時，她覺得很高興。然後可怕的打擊降臨了。一個一月的早晨，當安妮進房梳理海倫的長髮時，她被迫要將這個可怕的消息告訴這孩子。

「海倫，有人寫信給安納諾斯先生，說妳寫的故事《霜之王》根本不是妳的故事。它早在一本書中發表過，名為《霜精靈》。認真的想想看。我從來沒有讀過像那樣的故事給妳聽，但有其他人讀過嗎？」

「哦，不，沒有！」 海倫抗議。「我非常確定我從來沒聽過這個故事。我確信這個故事是我自己寫的！哦，怎麼會發生這樣的錯誤？現在人們會認為我不老實，還會認為我邪惡！」

安妮試圖安慰她，但海倫太過受傷和哀傷；而當她見到安納諾斯先生時，她知道他非常沮喪。

不幸的事實是，海倫的《霜之王》幾乎和《霜精靈》（Frost Fairies）幾乎一字不差，這是瑪格麗特·坎比（Margaret T. Canby）的著作《小鳥和他的精靈朋友》（Birdie and His Fairy Friends）中的一個章節，而這本書是在海倫出生前七年出版的。

但問題是海倫是如何知道這個故事的？安妮甚至從來沒聽說過這本書，凱特·凱勒夫人也沒有。海倫所有的親戚和朋友都搖頭否認。這本書或是那篇故事都沒有用凸字或點字印刷過。這種事情怎麼會發生呢？但它確實發生了，無可否認。海倫的淚水充滿了她從未聽過這個故事的堅持，但也無濟於事。孩子自己感受到了她的身邊有種不友好的氛圍出現。「我的心充滿了淚水，」她在她的日記中寫道，「因為我全心全意愛著美麗的真實……安納諾斯先生非常困擾，我為自己為他帶來這樣的不快而感到悲傷。」

最終是霍普金斯夫人解開了部分謎團。她絞盡腦汁，終於想起她的女兒芙蘿倫絲曾經擁有一本《小鳥和他的精靈朋友》的複印本。她也想起在1888年夏天，安妮不得不離開布魯斯特幾天以接受眼部治療，而在那段時間她曾經用女兒書裡的散篇故事來逗樂小海倫。《霜精靈》肯定是其中之一。而不久後她就把女兒的書都送人了。

這意味著海倫在八歲時聽過這個故事。她對故事本身甚至沒有印象深刻到安妮回來後再重複說給她聽。這個小童話故事只是掉進了她的潛意識記憶裡，並一直停留在那裡，直到被安妮對蕨石場秋天景色的描述給喚醒。

安妮感恩地鬆了一口氣。要理解發生了什麼事並不難，特別是對那些知道海倫出奇記憶力的人來說──她能記住任何聽過的事的細節。安納諾斯先生肯定能理解。事實上，在最新的報告中，他還曾讚譽她驚人的記憶力！

然後風暴真的爆發了。海倫本來應該在女孩部門的華盛頓生日慶典上扮演穀神瑟瑞斯（Ceres）。在慶典前夜的彩排，一位老師找到了這個孩子，開始對她砲轟問題，詢問她是如何得到《霜之王》的故事靈感，而這位天真無邪的孩子立刻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師曾和我說過冰霜傑克和他的神奇創作，告訴我他如何將樹葉塗成紅寶石、綠寶石、深紅、金色和棕色，然後故事就突然浮現在我的腦海中……」

她說得夠多了。那位老師立刻將事情報告給安納諾斯先生聽，聲稱海倫已經「承認」她確實記得安妮曾經告訴過她《霜精靈》的故事。

當安妮聽說安納諾斯先生召集了一個由八名老師組成的「調查委員會」──其中四名是盲人老師，四名是看得見的老師──來對這個十一歲的孩子進行「剽竊」指控的審問時，她感到驚駭和難以置信！

一位嚇壞了的海倫被召見，而安妮被命令離開房間，然後委員會指責這個孩子故意試圖欺騙安納諾斯先生，刻意將一篇發表過的故事冒充成自己的，然後試圖撒謊逃避責任！在安納諾斯先生對事件的報告中，這是一場持續約兩個小時的「最嚴格的審問，期間能完全自由提問各種問題，但無法找到任何證據證明她的老師或其他人有欺騙的意圖。」

委員會連續兩個小時對她痛批，直到海倫感到耳朵中的血液沸騰。她的心似乎要把身體撕裂。她既害怕又絕望──且孤立無援，她感受到四周的敵意，並感覺安納諾斯先生責備地盯著她。最後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

但他們無法搖撼她的說詞，最終他們放過了她，而這個顫抖、哭泣、茫然失措的小女孩，已經無法理解有人一遍又一遍地在她手中拼寫著：「妳是一個勇敢、勇敢的小女孩，我們都為妳感到驕傲！」她甚至無法回應安妮的安撫，躺在床上陷入半昏迷的狀態。但那天晚上，對整件醜事的鮮明體會再度刺痛她，她帶著如此痛苦的嗚咽哭泣著，甚至連抱著她的安妮和伏在她身邊的霍普金斯太太都感到驚慌失措。她們從未見過如此心碎的孩子。

她哽咽到無法說話，但她的手指一遍又一遍地表達出這些話語：「我從來不知道我聽過這個故事！我愛真實！我愛美麗的真實！」

她感到非常冷，以為自己會死去。

雖然她堅定不移，但其中四名委員仍認為海倫是故意欺騙，而另外四名則相信她是無辜的。安納諾斯先生投了一票支持海倫。

這一切的根源是什麼？暴風雨是否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是否始於兩年前，安妮不幸地說出了她是唯一和全權負責海倫的人的評論？必須承認她們在學校的獨特地位可能是偏見感的源頭。這位柏金斯以前的助學生，現在是負責一位絕頂聰明的孩子的特教老師，兩人以訪客身份在柏金斯已經待了兩年多。不可否認的是，海倫在她的班級中名列前茅，且吸引了比其他所有學生加起來還要多的關注，最後還有安納諾斯先生在報告中對她的誇張描述。他是否對她讚譽過多了？

雖然安納諾斯先生寫道，他完全相信海倫對於曾經聽過坎比小姐的故事並無所覺，且他接受她「確實熱愛美麗的真實」，但柏金斯的氛圍發生了全然的變化，而海倫對此極為敏感。甚至當她進入安納諾斯先生的辦公室時，空氣中也帶有咄咄逼人的感覺。她能感覺到那道不信任和猜疑的牆橫於他們之間。安納諾斯先生仍在那裡，但她的老朋友已經離去。

「霜之王」事件中的兩件事一直讓海倫·凱勒終其一生感到悲傷。第一是一些人公然對安妮的誠實表示懷疑；另一件事則是失去了麥可·安納諾斯的友誼。她曾說過：「他把我們關在他的心房之外了！」

因此在曾經是她的「奇蹟之地，一個真正的魔法場域」的柏金斯，她學到了「周遭世界不友好、敵對和狹隘」的教訓。

這整個奇怪事件中最奇怪的事情之一，是凱勒上尉的態度：他寫了兩封信給安納諾斯先生，為了海倫的無辜表示抗議，但他也對海倫為他帶來的悲傷表示深深的歉意！

然而，海倫和安妮還是被忠誠和同情的朋友們包圍著。當時正在波士頓為他的一些電話專利進行訴訟的貝爾博士，從他的職業麻煩中抽出時間來安慰她們。

「我們都會做出跟海倫一樣的事！」他感嘆。

「我們最原創的作品都是源自於他人的表達！」

但最通情達理的話來自於瑪格麗特·坎比本人：

「如果她記得並精準地寫下一個短篇故事，而且是在聽到後就馬上寫下來，那會讓人讚嘆；但她只在三年前聽過這個故事一次，而且是以這樣的方式聽到……然後如此生動地重新創造了它，甚至在完全融入其他情節的情況下添加了一些自己的描繪，且真的讓原來的故事更好，這是連更成熟、具有視覺和聽覺優勢的女孩都很少能做到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不明白誰可以如此不友善地將它稱為剽竊。她是*獨一無二*的！……請向她表達我溫暖的愛，並告訴她不要再為此感到困擾。不應該允許任何人認為這是錯的事；而且有一天，她會寫下一個偉大而美麗的故事。」

但也許馬克·吐溫（Mark Twain），幾年後讀到海倫對這場痛苦事件的描述時，對於「抄襲審判」事件做出了最好的總結，他寫信給海倫，稱這個事件為「一堆腐爛的人類蘿蔔！」

# 第十四章 *「讓我不屈不撓—」*

那個夏天，海倫陷入了難以擺脫的惆悵。她對寫作產生了恐懼，甚至連寫信給家人和最親近的朋友都感到害怕。她絕望地問安妮：「假使之後發現我所說的一切都是很久以前別人寫過的怎麼辦？」

甚至在她說話時，若有一個突如其來的想法閃過她的腦海，她會支支吾吾，然後悄悄地拼寫出：「我不確定這個想法是否是我自己的！」 想到自己可能是一個小偷，竊取了別人的思想，這讓她感到很折磨！

而安妮也在與自己的恐懼對抗。她害怕海倫的沮喪，也害怕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而且無法採取任何措施來預防，因為隨著海倫能力的不斷擴展，她不可能追蹤她的學生閱讀或聽到的一切！但她戰勝了自己的憂慮，努力將這女孩從她的經歷的陰影中拯救出來。

「妳必須記住貝爾博士和坎比小姐說過的話，海倫。我知道妳有一顆細緻的心靈，充滿了許多原創的想法。妳可能會說出跟其他人相同的話──我們都會如此──但妳可以用一種新的方式來表達它們。」

在海倫困惑不安的心境中，她無法學習。她讓自己蒙羞。她讓最親愛的朋友們經歷了猜疑和悲傷。「沒有孩子比我更深地品味過苦澀的滋味，」她後來承認。她曾告訴菲力浦·布魯克斯：「我永遠都很快樂！」 她再也無法說這句話了。現在，她需要所有朋友能給予她的愛、理解和溫柔的幫助。

至於安妮，她「在穿越樹林狂野危險地騎馬」中紓解了靈魂的緊張情緒。

在這個艱難時期，《青年之友》（The Youth's Companion）請海倫寫一篇關於她生平的簡介。她下意識地退縮，但安妮和她的母親勸說她考慮一下。她們知道這是她能做的最棒的事──也許也是唯一能讓她擺脫折磨她的懷疑和恐懼的事情。最後，海倫為了讓她們開心，在她如此愉快地寫下《霜之王》一年後，在秋日樹葉在腳下沙沙作響、涼亭上的葡萄散發出芳香之時，海倫坐下來寫她的小傳。

她現在不再快活而迅速地寫作，而是膽怯和害怕地寫。她再也不會像寫《霜之王》時那樣毫無顧忌地寫作。有時在段落中間，恐懼的小妖精會抓住她的手，然後她會低下頭，驚叫著：「我做不到！請不要逼我！」

但安妮堅決地敦促她繼續。如果海倫能完成這篇小傳，安妮認為她將重拾心智的穩定。而事實再一次證明她是對的。這篇小傳受到了《青年之友》的熱烈歡迎，且沒有顯示出海倫在寫作時所感到的猶豫。寫作真的對海倫有好處。她現在準備好繼續學習了，儘管安妮個人對於海倫的教育前景一點也不滿意。現在似乎已經沒有明確的目標可追求。

然而，隔年海倫十三歲時，因為貝爾博士的關係，這一年的海倫比較快樂。首先他邀請海倫和安妮做他的客人，前往華盛頓參加克利夫蘭總統第二次的就職典禮。然後他和海倫為安妮規劃了一個驚喜，帶她去參觀尼亞加拉瀑布。當海倫站在美國瀑布上方的懸臨點，感受到空氣振動和大地的顫動時，她激動不已。而穿越到加拿大一側時，她喊道：「願上帝保祐女王！」

「哎呀，妳這個小叛徒！」安妮說。

她們的旅館離河邊很近，近到當海倫把手放在窗戶上時，可以感受到河水湍湧而過。她後來告訴她母親：「我幾乎無法理解我腳下所感受到的，是浮躁暴怒而湍急沖刷、衝擊的河水！它就像是個有生命的東西，沖向某種可怕的命運。」

她們遇到的一些人問了海倫有點愚昧的問題。一個女人對於她喜歡花感到驚訝，因為「妳看不見它們美麗的顏色──但毫無疑問，妳可以用手指感覺到它們的顏色！」然後有一位紳士問她美麗對她來說意味著什麼。海倫感到困惑，但過了一會兒她告訴他，她想像美麗是某種形式的美好，然後──海倫告訴她母親，他「就離開了！」

八月時，貝爾博士帶他們參觀了芝加哥的哥倫比亞世界博覽會。博覽會主席給了她一封信，告訴所有展出者，只要可行，她被允許碰觸任何展品。看著安妮時，人們會對她驚嘆：「她用手指看到的比我們用眼睛看到的還多！」

一切事物都讓她著迷。她喜歡「有濕婆和大象神」的印度市場，以及讓埃及變得栩栩如生的開羅模型；她登上一艘維京船，每晚在威尼斯的瀉湖上航行。在電子大樓裡，她檢視了電話、自動電話和留聲機，貝爾博士讓她明白了訊息是如何透過電線發送到「模擬空間並超越時間」的。她特別喜歡法國的銅像。在好望角的展覽中，她對採鑽石礦感到著迷。她觸摸了移動的機械，以瞭解鑽石是如何稱重、切割與拋光。她在水洗中尋找鑽石，並找到一顆──他們告訴她，那是唯一在美國發現的真鑽！

這次旅行對海倫來說是無上的喜悅，但它也讓安妮意識到世界上還有多少東西是海倫需要去發掘和學習的，而她自己多麼不具備幫助她做到的能力。她必須向貝爾博士坦白這一點，並請求他的幫助。她「哀嘆她的教導是一場笑柄」，而他則向她保證：

「至少妳沒有受到別人先入為主的束縛，我認為這是種優勢。妳沒有接受標準化的觀念，而妳的鮮明個性是如此的刻骨，因此妳未曾試圖壓抑海倫的個性。妳不應該太重視妳沒有被教導過的東西。我們從別人那裡學到的東西，不如我們自己教給自己的有價值！」

但他確實理解和贊同安妮對於海倫的教育的感受，並明白與波士頓匯聚的文學界人士來往，對於海倫格外渴求的思想有多大的好處。她現在確實已經準備好去迎接比安妮能提供的更多的東西。沒錯，貝爾博士知道凱勒上尉無法再負擔給予海倫更多的支持，但必須安排些什麼。海倫·凱勒必須獲得最好的。

接下來發生的事是否是因為貝爾博士的緣故無從得知，但海倫和安妮收到了來自威廉·韋德先生的邀請──母獅和內迪的贈與人──要她們在賓州赫爾頓市和韋德家族一起度過幾個月。海倫非常高興。她們從柏金斯回波士頓途中曾二次拜訪過韋德家，那是個美好的地方，有活潑的孩子、許多狗和十三匹驢子！出於某些原因，韋德先生特別關心盲童，而海倫的情況對他特別有吸引力。他立刻採取行動。

他告訴安妮：「我們有一位鄰居約翰·艾恩斯博士（Dr. John Irons）是長老會牧師，如果能說服他來教導海倫，他會是一位出色的家庭教師。」

約翰·艾恩斯博士被喚來商量，他和海倫幾乎立刻成了朋友。他馬上接受了這項任務，而海倫很興奮。參觀世界博覽會激發了她對「許多事物」的昔日興趣。

「親愛的日記，」海倫寫道，「今天是1893年10月13日，我有一個愉快的消息要告訴你。我的學習今天開始了，我非常非常高興。我學算術、拉丁文、歷史、地理和文學。我很高興，因為我想更瞭解這個美麗、奇妙的世界……我以前說我不喜歡算術，但現在我明白它是多麼有用的學科。當例題似乎很難時，我試著讓自己保持冷靜和耐心，但儘管我努力讓思緒維持在正確的位置，它還是像隻籠中小鳥般地拍著翅膀，試圖逃脫。」

儘管她非常盡力，她從未真的喜歡任何類型的數學。她對拉丁文法也不感興趣。對她來說，學習法語就遊戲，所以把她遇到的每個單詞拆解開來，似乎是在愚蠢地浪費時間！

「我不如來解剖我的寵物貓！」她狡黠地說。「目、脊椎動物；門、四足動物；綱、哺乳動物；屬、貓科；種、貓；個體、虎斑貓！為什麼不直接讀拉丁文就好？」

但拉丁語最後變成她最喜歡的學科。她喜歡和艾恩斯博士一起度過的時間，而他對她充滿熱情。當韋德先生稱讚他在海倫身上的成就時，他回答：「若不能從這樣的資質中獲得成果，就會是可悲的笨蛋！」

在這三人中，安妮的工作最為艱難。艾恩斯博士自然不懂手語，而海倫的唇語技巧對陌生人來說是個太慢、太費力的過程，所以安妮每節課都坐在她身邊，為海倫拼寫出艾恩斯博士所說的每句話。她必須聽和為海倫翻譯，並在多數情況下為艾恩斯博士翻譯海倫的話，然後將海倫的作業念給她聽。這遠非世界上最容易的工作，特別是對於一個眼睛模糊灼痛的人來說，但海倫正在飛速前進，安妮認為這是最佳的收穫良機。

然後，因為某些不明原因，凱勒家在二月時將她們召回塔斯坎比亞。安妮帶著非常沉重的心情回去。

說實話，安妮似乎從來不喜歡南方。她曾向海倫抱怨「塔斯坎比亞的生活就像夜鷹的歌聲一樣單調！」

現在，對於海倫可能獲得的教育有了三個月的初步了解後，對比她自己可以做到的任務時，安妮感到「像一艘沒有舵的船」。

回到阿拉巴馬州後，她和海倫繼續全力以赴。現在，安妮將大部分的時間花在海倫的聲音和讀唇上，非常盼望她能有一些專家的幫助。有一次她絕望地哀嘆：「如果能幫助妳擁有自然的話言，我願意放棄今世和來世的所有幸福！」

「哦，老師，不，妳不能這樣！」受到驚嚇的海倫喊道。

另外一天，海倫的發聲練習課程讓她疲憊到一個臉、舌頭和喉嚨肌肉都突然同時僵住的程度時，安妮的緊張出賣了她，讓她流淚。「哦，海倫，停下來！停！」她懇求道。「妳看起來都石化了！」

她需要幫助──她需要──如果海倫要在世界上成為一個獨立、有用的人，不總是依賴他人的施捨，她必須接受更多的教育，讓她成為一個有用的公民。

她開始一點一滴履行這個艱鉅的職責，向海倫解釋這一點──她在行動上將會完全依賴他人，因此她必須準備好在精神上和財務上獨立。她該如何處理她這部分的生活？

「我可以閱讀！」海倫自信地宣佈。「我會閱讀，我將盡我所能地讀每一本我能找到的書！」

安妮回答：「這確實是獲得教育的好方法，但這還不夠。如果妳長大後只是個書呆子，對這個世界有什麼用處呢？妳必須想得更多。」

安妮也必須考慮得更多。這個擔憂讓她夜不能眠。海倫需要幫助。也許她最需要幫助的是她的語言和讀唇的能力，因為畢竟相對很少人懂得手語拼寫。但她們要在哪裡找到這種幫助呢？又該怎麼做？

貝爾博士再次支援。在1894年7月，安妮應邀在紐約的美國失聰者口說教育促進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to Promote the Teaching of Speech to the Deaf）在肖托夸（Chautauquas）舉辦的大會上演說。當然，海倫也隨行。在最後一刻，安妮因害羞和緊張而讓貝爾博士代她宣讀了她如何教育海倫的演講詞。在講稿中，安妮提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說法：她說，關於海倫·凱勒的消息已經發表得太多，如果她能夠說服觀眾海倫不是一位「非凡的天才」，而只是一個非常聰明可愛的孩子，她所謂不可思議的成就，只在於她能夠比同齡的孩子更容易、流利地說寫她國家的語言，那麼她會很高興。

安妮當然是錯的。除了海倫的英語天賦，她還具有對任何語言的天然悟性、非凡的記憶力和堅定的決心。但也許她最大的資產一直是她贏得人心且迷人的人格特質。

貝爾博士一直對安妮教育海倫的方法展現欽佩，並認為她的想法應該傳播給每一位聾人教育者，但也許他帶她和海倫來參加這個會議有雙重目的。他們在那裡遇到約翰·賴特（John Wright）和湯瑪斯·休曼森博士（Dr. Thomas Humanson），他們計劃在紐約市開設一所新的失聰者口語學校。這兩位男士聽到海倫講話與觀看她讀唇，然後告訴安妮：「我們相信，根據我們的新方法，海倫的聲音可能可以變得自然。」

# 第十五章 *前往星辰的馬車*

1894年10月，海倫和安妮在紐約市的賴特-休曼森聾啞口語學校安頓下來。那些心地善良的教父們避免身份公開地策劃了這項贊助，但海倫堅定的朋友──來自波士頓的「約翰國王」斯波爾丁[[4]](#footnote-4)（"King John" Spaulding）肯定是其中一員，而她強烈懷疑亞歷山大·格拉漢·貝爾博士也參與其中。無論如何，她們來到了這所學校！

「這所學校非常宜人，」海倫寫信給一位朋友說，「而且，感謝萬分，它非常時尚！……我很享受與休曼森博士的歌唱課，無法言喻。」

休曼森博士正在嘗試「發音練習」，教她控制聲音，並幫助她發出更高、更清晰的音調。最讓她困擾的是讀唇的過程。她一直能夠捕捉單獨的詞彙，但連貫的話語是真正的考驗。這需要休曼森博士的耐心幫助和安妮的鼓勵，還有海倫自己的高度勇氣，以在失敗和極度疲憊中繼續前進。這是海倫嘗試過最令人疲憊、焦慮的任務。它進展緩慢，困難重重，有時似乎一點用處都沒有。有很多次海倫幾乎快哭了。

然而，困難對海倫和老師來說不是什麼可怕的陌生人。很久以前，她們就已經發現她們該做的是去辨識並接受這些困難，然後要不就克服它們，要不就繞過它們。海倫可能會對進展緩慢感到失望，但她無所畏懼。六個月後，休曼森博士能報告說她能夠準確理解老師們和其他同學的語言，儘管讀唇語的過程仍然緩慢而費勁。

她的語言能力也有所改善。聲音變得更加清晰——音調更高，音色也更靈活。甚至當她觸摸一位歌唱者的喉嚨時，她可以察覺到半音高的微小變化，並模仿出相同的音高。

這是一所優秀的學校，而且也一定是所愉快的學校。學校會帶學生們遠足，前往自由女神像、麥迪遜廣場花園的犬隻秀及劇場。海倫在這所學校學習了兩年，安妮坐在旁邊陪她上課，她在失聰學生中表現出色，就像她在柏金斯啟明學校一樣。

在社交方面，紐約和波士頓一樣友好。不知何故，海倫和安妮成了文學評論家勞倫斯·霍頓（Lawrence Hutton）及他可愛的妻子埃莉諾（Eleanor）的朋友，經常在他們家受到款待。正是在霍頓家，她們結識了馬克·吐溫（Mark Twain）、亨利·范·戴克（Henry Van Dyke）、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凱特·道格拉斯·維京里·格斯（Kate Douglas Wiggin Riggs）、約瑟·傑弗遜（Joseph Jefferson）、愛蘭·黛麗（Ellen Terry）和亨利·歐文爵士（Sir Henry Irving）。

在霍頓家的一次派對上，有人想要看看海倫是否能透過與當天下午初次見面的人握手的方式來辨識他們。當馬克·吐溫走到她面前時，他決定做點不同的，他沒有握住她伸出來的手，而是輕輕拍了拍她的頭。

「哦！」她立刻驚呼道，「是克萊門斯[[5]](#footnote-5)先生！」

她在一封信中興奮地向母親描述了這個下午：

「那個下午，老師和我在霍頓先生家度過，有一段非常愉快的時光！……我們在那裡見到了克萊門斯先生和豪爾斯（Howells）先生！我從沒想過我會見到他們，並與他們交談；我幾乎無法相信這個巨大的榮幸是屬於我的！……我在想，我，一個只有十四歲的小女孩，竟然能接觸這麼多傑出的人，真是不可思議。我確實知道我是個非常幸福的孩子。這兩位傑出的作家非常溫柔親切……克萊門斯先生講了許多娛樂故事給我們聽，笑到我們流淚。我希望妳能夠見到他並聽到他說話！我想他真的非常英俊。老師說她覺得他看起來有點像帕拉德斯基（Paraderski）（如果這樣拼寫這名字正確的話）。霍頓先生給了我一個可愛的小玻璃杯，形狀像薊，作為我美妙拜訪的紀念品；它曾經屬於他親愛的母親。」

紐約，1895年3月31日

馬克·吐溫和海倫及安妮之間立即產生的友誼之光在他的餘生中持續燃燒。而儘管塞繆爾·克萊門斯可能愛諷刺和挖苦人，但他始終擁有一顆容易被感動的心，他在海倫和安妮身上找到了一些他認為真實、美好的東西。許多人只注意到海倫，但塞繆爾·克萊門斯是少數幾位認為安妮作為一個獨立個體也很優秀、討人喜歡的人。他很愛海倫，而對安妮的欣賞則是少有其他人有的。

另一位欣賞她的人是愛蘭·黛麗（Ellen Terry）。當她們相遇時她親吻了安妮，並輕聲說：「我不知道見到妳我是否應該感到高興──當我想到妳所做過的事，我就對自己感到很羞愧！」

她們在賴特-休曼森學校度過了兩個非常快樂的年頭。然後，海倫有了一個令人驚嘆、屏息的抱負。她想要上大學！多年前，曾是小女孩的她曾自信地宣佈，「總有一天我會上大學。我要去哈佛大學！」

她現在可以嘲笑這個念頭了。哈佛大學不太可能開放大門，但哈佛的姐妹學院──拉德克利夫學院（Radcliffe）呢？

起初每個人都認為這似乎是不可能的，包括擁有獅子心的安妮。海倫從未接受過大學先修課程，也從未上過普通女孩的課程。她會需要更多的準備。她——和安妮——是否能夠跟上進度？當然，也許最大的障礙是──沒有錢。而她親愛的、慷慨的波士頓朋友約翰·斯波爾丁，已經去世了。

但有件事是海倫·凱勒一直擁有的：在她需要之際可以伸出援手的有影響力的朋友們。首先是亞歷山大·格拉漢·貝爾，他說她可以接受教育；然後是麥可·安納諾斯和約翰·斯波爾丁。現在是霍頓夫人挺身而出，承諾籌措一筆資金，以支持海倫完成大學學業，並讓她和她的「重要同伴蘇利文小姐」在經濟上穩固。

或許曾經有人──甚至是知名人物──是因為被海倫的故事所吸引，並渴望見到這個神奇的孩子，而出席他們知道海倫會在的聚會或茶會，但大多數人一旦與她在一起，都會忘記她是一個神童。他們向她臣服是因為她是一個快樂、自然、心智敏捷的女孩，似乎對每個人都充滿著興趣。當時候到了時，霍頓·埃莉諾夫人的委員會中有好幾位傑出人物！當然有貝爾博士，還有威廉·迪恩·豪爾斯（William Dean Howells）、格理主教（Bishop Greer），以及其他認為教育海倫對美國來說會是一筆不錯的投資的人。

安妮的心在想到去另一所學校時感到猶豫。她一直討厭例行公事和固定的學習課程，而她的視力正在惡化，這個事實不容忽視。

「有時候」，她告訴華盛頓沃爾特啟聰學院（Volta Bureau for the Deaf）的監辦人赫茨（Hitz）先生：「對我來說，我似乎無法再忍受去另一所學校，而在這樣的時候，好像最好讓其他人取代我的位置。」

她似乎找不到其他的人選，於是她開始調查不同的學校。劍橋少女學校（Cambridge School for Young Ladies）是由曾任拉德克利夫學院院長的伊麗莎白·卡里·阿加西（Elizabeth Cary Agassiz）推薦給她的，她去見了校長亞瑟·吉爾曼（Arthur Gilman），他坦白地展現他的懷疑。哦，是的，他理解海倫是個非凡的女孩，但讓一個聾盲學生上大學？這根本不切實際！然而，如果蘇利文小姐想要，他會見見海倫、跟她聊一聊──而等他見到她時，他稱她為「這位不可思議的女孩」，並在1896年9月歡迎她加入劍橋少女學校。

現在，她們的生活中首次出現了與海倫同齡的普通女孩們，她們一起學習和生活。海倫很歡喜，因為這似乎意味著她正在變得「像其他人一樣」！但興奮並不長久，兩個月後，海倫坦承困難出現了：

「我需要很長的時間來準備我的課程，因為我必須讓每個單詞都拼寫在我的手上。我的教科書沒有一本是用盲文印刷的，所以當然，如果我能自己閱讀課程，我的學習不會這麼困難。但這對老師來說比我更困難，因為她可憐的眼睛承受了如此巨大的壓力，我無法不擔心她的眼睛。有時候，我真的覺得我們幫自己設下的任務超出了我們的能力！」

有好幾次，安妮上床睡覺時都在想自己隔天早上醒來時是否會瞎掉。但她們繼續前進，逐漸地情況變得好些。多虧了韋德先生，有來自費城和英格蘭的盲文書籍；善良的德國老師格羅特夫人（Frau Grote）學會了手語拼寫，以便能為海倫上特別的德語課；一些女孩也學會了手語拼寫，其他老師和同學們則很快學會了理解海倫不完美的發音。至於吉爾曼先生，那時他已變得非常熱情，他自己學會了手語拼寫，以便與海倫交談，並教她英語的課程。

聖誕節時，凱勒夫人和米爾芮德來到劍橋與海倫和安妮度過假期。凱勒上尉在九月去世。吉爾曼先生一定對十歲的米爾芮德印象深刻，因為他請凱勒夫人允許她加入海倫的學校。他一定也因為海倫臉上閃爍的喜悅而得到了回報，因為海倫對這個小妹妹充滿著熱愛，而在強制分開期間一直感到寂寞。至於安妮，她則率直地愛著這個孩子。

接下來幾個月是快樂的時光。海倫的學習似乎變得比較容易了。她有了珍貴的小妹妹陪伴，而且她發現自己甚至可以和普通女孩們一起去滑雪或遠足──是的，甚至騎雙人自行車！

但也許在劍橋最快樂的一天，是湯米·史崔格被帶來看她的那個下午。她透過霍普金斯夫人和她在柏金斯的其他老朋友得知他的進展，最後她寫信給湯米和他的老師，邀請他們來劍橋。

當她親吻老師們時，她的臉泛紅且喘不過氣，但她的雙手迫不及待地四處探索，直到碰到了那個小男孩剪了短髮的頭。她的臉上閃爍著喜悅，有人說在他們整個拜訪期間，她的臉都一直綻放著光芒。

「他現在是多棒的大男孩了呀！那個親愛的小傢伙！」當她終於能夠好好呼吸說話時，她興奮地喊道。她探尋的手觸摸了他的臉和肩膀，然後伸向一隻豐滿的小手，並開始激動地拼寫她的問候。湯米回應了，但他也想進行一些自己的探查，他一邊用一隻手拼寫，一邊用另一隻手「看著」海倫！

當他觸摸到她的頭髮時，他的手指停了下來。「柔軟，」他評論道。「不錯，漂亮！」

海倫如此專注於他們迅速交換的詞語和互相檢視，以至於安妮打斷性的觸摸必須重複兩次，直到這個女孩察覺到它。「妳如果坐下來，妳和湯米也能夠好好交談，海倫！」

安妮加入老師們的笑聲，但她帶著急速落下的眼淚，注視著海倫重複她的話，並引導湯米到那個他們可以「交談」而不受打擾的寬窗座位。她也回憶起六年前的湯米·史崔格，那個脆弱、無助的小傢伙！那個湯米·史崔格真的變成了這個自信、結實的湯米·史崔格，以如此迅速的信心對著海倫的手說話，這真的可能嗎？

湯米正在告訴她他的寵物遊戲。就像許多孤獨或受限的兒童一樣，他也建立了一個自己的世界，他稱之為「新花園」。

「多浪漫的名字啊！」海倫宣佈，「告訴我關於它的一切。」

不知何故，這個孩子感覺到這裡有一個能夠理解他、不會嘲笑他的人。他滿足地扭動著身體，將整個故事傾訴到她的手裡。「新花園」是一座擁有九十四個房間的大廈，他用虛構的人物填滿了這座大廈。

布爾小姐告訴海倫，湯米有個奇怪的習慣，他會用動物或昆蟲的名字幫他的老師和朋友們取綽號。他叫一個老師「蒼蠅」，另一位是「牛」，還有一位叫「馬」。海倫覺得好笑，立刻問他是否有綽號給她？這個孩子一個勁地點頭，拼寫出「黑鳥」。沒人知道為什麼，直到海倫觸摸到她胸前的鳥形別針。

拜訪結束時，她送給他一個微型雕刻的瑞士小木屋，當他告訴她這是一棟有馬廄的房子，還有小小的樓梯和籬笆時，她非常高興！跟隨著他快速的詞句，海倫一定為她的「湯米基金」的成果感到很驕傲和激動。

六月來臨了，考試也是。哈佛─拉德克利夫學院的入學考試分為兩部分，「初試」和「複試」。現在是初試的時間。而安妮在這方面無法給予協助。學院當局說必須由其他人來執行。所以是吉爾曼先生，用他較慢的拼寫速度，將考卷讀給她聽。

因為她需要使用打字機，所以在1897年6月29日的早上（就在她17歲生日的兩天後），海倫被分配到一個小房間供她獨自使用。坐在打字機前，旁邊是吉爾曼先生，她等待著。早上九點，密封的考試卷離開哈佛，被送到劍橋學校。吉爾曼先生已經在門外派了一個人，給了他嚴格的命令，除了學院官員，不准讓其他人進入。吉爾曼先生拿著考卷坐下來，開始將高級德語的考試內容拼寫到海倫的手中──她的唇語讀取速度太慢且不夠確定，不能完全信賴。他先將整個試卷通讀了一遍，然後逐句重複，海倫再大聲重複詞語，以確保她有理解。

她很緊張，額頭上冒出了一些汗珠；她的左手開合著，好像試著在抓住思緒。這就是了。這就是那個測試安妮·蘇利文的教育方法是否正確，以及一個聾盲女孩是否真的有資格嘗試進入大學的考試。

德語已經成為她最喜愛和覺得最容易的科目，但這是一個嚴格的考試，而海倫知道。她默唸了一個快速的祈禱：「幫助我──幫助我做到最好！」然後她開始書寫。她的呼吸不均勻，但在打字機鍵上的手指毫不動搖。吉爾曼先生盡可能穩定地拼寫，而海倫書寫。最後，這個長達兩個半小時的考驗結束了。

他們休息了一天，接著是拉丁語考試。考試不容易，但不像德語那麼難，而且那天早上還有個好消息。其中一位教授來告訴吉爾曼先生，她的德語考試及格了。她輕鬆應對了其他考試，儘管有些問題是關於英國歷史的主題，她並不熟悉。但當她的九個小時結束時，海倫每個科目都及格了，並在英語和德語獲得了「榮譽」。

海倫證明了她能夠與視覺和聽覺正常的女孩競爭！她證明她有資格進入大學。她證明了安妮不拘一格的教學方法是成功的！

# 第十六章 *12月8日*

海倫回到學校，充滿自信和快樂。考試已經結束，她表現得很好。米爾芮德跟她在一起，而老師的眼睛在暑假休息後變得比較好。

但新的一年開始後，海倫的學業表現不太理想。倫敦的一些盲文書籍印刷有延遲，她不得不使用一種特製的希臘字母滾筒來用於打字機。她還必須學習使用一台新的機器來凸打代數學，並跟隨安妮在坐墊上用金屬線製作幾何圖形的巧妙方法來學習。後來，物理老師霍爾（Hall）小姐學會了點字，以數字和圖形準備了物理課和天文學。

因此海倫的平均分數不像第一年那樣令人印象深刻，也許很合理。然而，當吉爾曼先生告訴安妮，他開始相信海倫的學習加總起來太過辛苦，打算讓她在劍橋學校再多留三年時，她感到很震驚。

安妮提出異議，但吉爾曼先生變得非常冷酷，做了一個請她離開的手勢。這件事已經定案，無論對誰來說都是如此。

安妮感到沮喪不快，她不希望她的餘生都在學校裡渡過。她回到她們的房間，幫助海倫完成她的歷史作業。幾天後，海倫感到有點不適，而且她向來都不太喜歡數學，她撐過幾何學難熬的一個小時。當天剛好是星期五，所以安妮讓她休息了整個週末。當吉爾曼先生聽說後，他召喚了安妮並客套地對她說：

「蘇利文小姐，我比以往更加確信海倫學習得太辛苦，我不能成為共犯！幾何學和天文學對她來說太困難了。它們會從她的課程裡刪除。」然後，當安妮正要開口時，校長卻閉上了嘴。「不用再說什麼了，蘇利文小姐！」

現在，她們身邊的氣氛有種怪異感。安妮和海倫都感受到了這種氛圍，因而感覺緊繃、淒楚。接著，兩週後，在1897年12月8日──這個日期她們倆永遠都不會忘記，想起時也都會感到顫慄──安妮再次被吉爾曼先生召見。當她出現時，他冷淡地向她問候。

「坐下，蘇利文小姐。我有一些非常不愉快的話要對妳說。然而，它必須被說出來。我已經寫信給凱勒夫人，請記住，我是經過深思熟慮後才這樣做的，但我發現我有義務告訴她，妳對待海倫很殘酷，讓她的生活變成全然的折磨，而她的孩子的健康狀況非常危急。」

安妮慷慨激昂、好戰的愛爾蘭靈魂燃燒了起來。

「吉爾曼先生──吉爾曼先生，你怎敢如此撒謊？我今天就要立刻將海倫和米爾芮德帶離你的學校、返回她們母親的家，告訴她實情──」 她一躍而起，但他揮了揮手，從桌子上拿起了一張黃紙。

「我認為妳不會這麼做，蘇利文小姐。不，我非常確定妳不會。如果妳讀了這個，妳就會明白為什麼我如此肯定。」

現在安妮顫抖著，不得不等待她總是因為情緒而模糊的眼睛變清晰到某個程度，然後她看見那苦澀、難以置信的字句在她眼前跳躍舞動著。因為這封電報上有凱特·凱勒的簽名，並授權亞瑟·吉爾曼完全負責她的女兒海倫。

「現在，蘇利文小姐，我要告知妳，妳必須立即離開這所學校。」吉爾曼先生的聲音變得十分文雅。「妳可以在方便時取回妳的物品，但妳必須立刻離開。」

不知為何，一個內心破碎、跌跌撞撞的安妮聽從了他的命令。茫然、毫無感覺和思維，麻木且身體不適，她蹣跚而行，走下了街道。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發生了這種事？她來到查爾斯河岸（Charles River），她的腳不由自主地移向了邊緣。安妮·蘇利文從來不是一個特別有宗教信仰的女人，但她後來說，彷彿有一位天使突然站在她和河之間，並有一隻手將她推回去，她非常清晰地聽到一個聲音說：「不，還不是時候。*繼續*前進！」

她繼續前進了。幾乎是出於盲目的直覺，她找到了她們的朋友理查·德比·富勒（Richard Derby Fuller）先生和夫人的家。他們幫她發了電報給凱勒夫人、貝爾博士、霍頓夫人和《波士頓紀事報》的「聽眾」約瑟夫·泉柏林（Joseph Chamberlin）先生。第二天早上，她鼓起勇氣返回劍橋學校，要求見到凱勒姊妹。

「我不會離開，直到我見到她們！你們只能用武力把我抬出去。」火焰在她的眼中燃燒，她的聲音充滿鋼鐵般的意志，讓試圖擋住她去路的傭人感到膽怯，帶她去見兩個女孩。

此時，吉爾曼先生正試圖說服海倫和米爾芮德跟他回到他自己的房子，但她們感到害怕，拒絕了。

「不帶老師不行！」海倫堅持道。

安妮發現米爾芮德淚流滿面，啜泣著發抖。海倫則臉色蒼白、神經緊繃，既沒吃也沒睡。她拒絕讓步。約瑟夫·泉柏林先生在下午找到她們時，她們正是在這樣的狀態下。看到她們如此悲傷，他說服吉爾曼先生讓他照顧她們，帶她們到他位於倫瑟姆（Wrentham）紅農場（Red Farm）的家。正是在那裡，搭上了往北第一班火車的凱勒夫人，和應貝爾博士要求從華盛頓前來的赫茨先生，找到了她們。

凱勒夫人淚流滿面。她對自己因為吉爾曼先生來信的力道而匆匆下了結論感到震驚，當讓她送出電報的衝動消退後，她因意識到自己所做之事的「不公和殘酷」而自責不已。當她收到安妮令人心碎的電報「我們需要你」時，她便已準備來劍橋。

「我不需要別人告訴我也知道如果妳發現海倫會有危險，就算要賠上妳的右手臂妳也不會讓她去做！」凱特·凱勒對安妮聲明。「我總是認為海倫是部分屬於妳的孩子。妳知道我大多時候都把她交給你，以及我對妳有多充滿信心和信任。不要想像我對妳的愛有任何保留！」

至於海倫，她的母親認為她「身體狀況非常良好，如果有任何跡象顯示她神經虛弱或過度勞累，我也看不出來！」

她與吉爾曼先生的會談肯定讓這位紳士有些頭暈目眩。她毫不含糊地告訴他，他帶給她許多不必要的困擾，並殘酷地濫用了她給予他的權責。她從來沒有想過要將海倫和安妮分開。然後她以南方貴族的所有尊嚴挺直了身子。

「我感謝你在我的孩子們在這裡的第一年為她們所做的一切。我將永遠感激。但我要讓所有人明白，任何要把海倫和蘇利文小姐分開的意圖，都會受到我毫無保留的譴責！我要把我的孩子從你的學校撤出。日安，先生！」

她帶著米爾芮德離開，返回塔斯坎比亞。泉柏林夫婦請求她允許海倫和安妮留在紅農場，讓他們的朋友為海倫規劃出繼續準備上大學的最佳方式。

這是安妮生命裡曾一度感到許多人是她堅定的朋友、堅決支持她的一刻。華盛頓沃爾特啟聰學院監辦人赫茨先生由衷贊同她的行動。凱特·凱勒和泉柏林夫婦也是如此。霍頓夫人寫信給吉爾曼先生說，「把海倫和蘇利文小姐分開對海倫來說是災難，對蘇利文小姐來說則是不公平和殘酷的。」此外，給她們的基金捐款是基於「明確理解為了共同支持她們」而捐的。她告訴安妮和海倫，她將聘請一名家教繼續海倫的課程。貝爾博士也極力讚賞安妮。

海倫和安妮在紅農場度過了美好的時光。泉柏林一家是個歡樂、溫暖體貼的家庭。每個人說話都非常清晰，海倫可以輕鬆讀懂他們的唇語，而他們也能理解她。長女貝蒂（Betty）熟練地帶著她四處遊玩，向她描述著丘陵和菲力浦國王的池塘（King Philip's Pond）。她幫助海倫加入遊戲，並帶著她滑雪橇。每天，貝蒂、海倫和安妮都會穿得暖暖的，來到泉柏林家附近一個陡峭山丘的頂端加入一群貝蒂的朋友。當某人在山巔平衡雪橇時，他們會爭相搶奪他們的位置。當乘著雪橇，在光滑的滑道裡華麗、屏息地急速下滑，躍過一個向上的小丘，然後滑向冰凍的湖面時，海倫很亢奮。她永遠不會厭倦。她甚至享受爬上山丘的過程，感受到冷冽清新的風吹拂在她的臉頰，還有手指的刺麻感。這是她在學校裡缺乏的東西──積極參與美好的戶外活動，之後再依偎在熊熊烈火前，感受著它的溫暖包圍著她，為其他人爆玉米粒，這讓她感到快樂。

安妮並沒有落後於她的熱情。住在泉柏林家，她本能地感覺像在家一樣自在，這是三年多來，她和海倫第一次住在一個房子裡！跟泉柏林一家在一起，她可以奢侈地做自己，敞開她的靈魂。她一直對賴特-休曼森和吉爾曼學校的必要限制和例行事項感到苦惱，她跟那些老師們相處也從未感到自在。

「你要怎麼說都行，」她扮著鬼臉說，「我天生就不合適當個女教師！」

在泉柏林一家激勵且善解人意的影響之下，安妮螁去了多年來她所需要的戰鬥精神，到了春天，她變得充滿了喜悅，並出人意表地展現了她個性裡的迷人魅力，大家都感到驚訝。海倫評論說這是多麼美妙，一點點的敏銳之心和理解，就可以「撫平老師心靈的皺紋！」

同時，遵循霍頓夫人的指示，安妮在波士頓找到了一位備受推崇的家教老師──默頓·S·基斯（Merton S. Keith），他表示肯定會努力幫助海倫進入拉德克利夫。當女孩們住在紅農場時，他每週來一次，每次上課三小時，專注於希臘語和數學。他發現海倫在希臘語方面進展迅速。她評論說：「如果小提琴真的是最完美的樂器，那麼希臘語一定是人類思想的小提琴。」但在數學方面她就真的很糟糕，她承認了這點。

「我不明白為什麼知道等腰三角形的底邊兩端到相對邊中點的線是等長的，這會如此重要！這個知識不會讓生活變得更甜美或幸福，對吧？」

最終，基斯先生還是設法讓代數和幾何學滲進了她的腦袋，但它們永遠不像語言那樣令人愉快。她稱它們為「可怕的滾地精！」

這些三小時的課程時間太長了。基斯先生從未學過手語拼寫，安妮再次充當翻譯。每回課程結束時，她幾乎筋疲力盡。除了拼寫的實際勞動外，安妮對算術解題所知甚少，而且也不是那麼地關心，而希臘語對她來說只是一個無意義的詞語迷宮。此外，她還必須在希臘語字典中查找數百個詞彙！

即使是急著要上拉德克利夫學院的海倫也很高興六月的到來，她們可以整天浸泡在戶外生活裡。那個夏天她學會了游泳和潛水，還學會在湖裡划自己的船。她很愛划獨木舟──「特別是在月光下的夜晚，」她告訴一位驚訝的朋友。

另一件讓所有人大吃一驚的事是她騎自行車！查爾斯·達德利·華納（Charles Dudley Warner）問她是否想擁有一輛自行車，她立刻告訴他「想」。所以他送給她一輛雙人自行車，她和安妮一起騎。就像其他人一樣，她有時也會摔下來。

假期結束後她們相當不情願地離開了紅農場，搬到波士頓一個基斯先生更容易抵達的小地方。他現在每週來五天，將英國歷史、文學、法語和拉丁語加入了海倫的科目裡。然後在1899年6月，就是最終的入學考時間。

但現在拉德克利夫對她們投下一個震撼彈，他們堅持讓一位「完全陌生的人來讀考卷給凱勒小姐聽。」

有人推薦柏金斯的一位教師──尤金·維寧（Eugene Vining），他從未偶遇海倫，所以維寧先生被聘請來，跟海倫前往拉德克利夫參加考試。他不懂手語拼寫，所以他將試卷用盲文複寫，海倫再用打字機寫下答案。這是個不便、繁瑣和惱人的方法，但面對拉德克利夫的堅持，別無他法。

然後，就在第一場考試前兩天，一個新的狀況讓海倫震驚不已。維寧先生只懂美國盲文！海倫本人可以閱讀五種凸字：紐約點字、英國盲文、美國盲文、穆恩盲文和波士頓線浮凸字母，但偏偏她所有的數學作業都是用英國盲文完成的，而美國系統中的標記和符號完全不同。

在絕望驚慌之中，她緊急給維寧先生寄去一封求助的信，他回寄來了一份美國盲文符號表。當晚海倫拼命學習它們。第二天早上抵達學院時，她既擔憂又滿腦子疑慮。語言和歷史試卷，她毫無困難地讀懂了維寧先生的盲文，但在數學方面，她不僅要面對她的老敵人，還要應付一個陌生的盲文系統。這讓人折磨困惑。她以為自己昨晚已經完全掌握了這些符號，現在她則拼命地想要理解它們，但它們的意思卻遠離了她。她的進度緩慢而痛苦，一遍又一遍地閱讀例題，試著想理解。她的手指感覺抽筋而僵硬，茫然地尋找著找不到的答案。

當考試結束時，她讓雙手無力地垂在膝上，沮喪地坐著。她究竟考得多糟糕？

幾天後，顫抖的安妮打開了來自拉德克利夫學院硬邦邦的信封。

拉德克利夫學院

入學證書

劍橋，1899年7月4日

海倫·亞當斯·凱勒

被錄取為拉德克利夫學院大一新生

亞格內絲·厄溫（AGNES IRWIN）

拉德克利夫學院院長

凱勒小姐在高級拉丁文中以優異成績通過考試。

# 第十七章 *我的生活*

安妮的手指顫抖，以至於她幾乎無法拼出勝利的話語。然後她將那張寶貴的紙張塞到海倫手中，引導她的食指滑過那些光榮的文字。

當她們擁抱在一起時，一股巨大的勝利之情淹沒了她們兩人。這是真的。她們共同對抗了書中每一個障礙，遭遇了挫敗、幾乎無法克服的生理障礙、會讓一名勞工感到氣餒的苦差事、疲憊和災難。即便安妮心知肚明，她在幫助海倫取得這項勝利的過程中會給自己的眼睛帶來無法估量的傷害，她也會將這個想法拋在一旁。今天唯一值得考慮的要事就是這個光榮的事實，海倫手中握著進入大學的「芝麻開門鑰匙」！

今天，她甚至不會對接下來四年的壓抑感到畏懼。今天是勝利的一天，而眼前將有個在臥龍蒙那波湖（Lake Wollomonapoag）的快樂長夏，安妮自己在這個美麗的樹木叢生之地租了一個營地，並邀請了凱特·凱勒和她的三個孩子做她的客人。

臥龍蒙那波湖讓每個人都陶醉其中。這個湖泊美不勝收，被群山環抱，四周有芬芳樹林包圍。海倫有自己的小船，名為「奈亞德號（*Naiad*）」，她喜歡划著船帶著她的妹妹和弟弟環湖遊覽。有十三歲的米爾芮德來掌舵，她可以輕鬆安全地划船。安妮也有一艘獨木舟和浮筏，以及供客人使用的游泳圈──而且有很多客人！泉柏林一家來了，還有來自倫瑟姆和劍橋的朋友們。他們泡水、游泳、玩水球、划獨木舟比賽。特別是安妮，她是位天生的美人魚。有一天她確實把凱勒一家嚇壞了。有個下午，她和海倫、菲力浦在游泳，突然小菲力浦抓住了他姊姊的手，放到他的嘴唇上。她感覺到他的臉因害怕而扭曲，他結結巴巴地說：「海倫姊姊！我──看不到老師了！」

「我們必須找到母親！」 海倫抽了一口氣說。他們手拉著手，瘋狂地跑上碼頭，大聲呼喊他們母親的名字。幸運的是她聽到了聲音，幾乎立刻找了人來協助。幾個男人將奈亞德號下水，然後快速繞著湖划船。當他們找到安妮時，她已精疲力盡。但第二天她又無所畏懼地游了起來。

這是個快樂的夏天。不止一次，安妮和凱特·凱勒看著十九歲，高大、纖細、自信、散發光芒的海倫，她們對望著，然後牽著手，互相理解地緊握在一起。她們想起了十二年前站在凱勒家走廊上，那個困惑又亂蓬蓬的「小幽靈」。現在多虧了安妮無法撲滅的勇氣、智慧與愛，她站在大學的起點上了！這場戰鬥贏了！

但結果還未取得勝利。難以置信的是，拉德克利夫不想讓海倫·凱勒成為學生，並讓這個事實表現得非常明顯！厄溫院長確實簽署了入學證書，但在召見海倫進行面談時，她非常圓滑、有說服力地嘗試勸阻她入學。

「藉由通過了考試，妳已經向全世界證明妳能夠學習大學的課業。不如培養妳的寫作能力並做些原創的事，而不要浪費精力為了一個學位而努力，這不是更吸引人嗎？」

有那麼一刻，海倫幾乎要低頭屈服了。「我真的非常、非常想去，」她顫抖著嘴唇對安妮說，「這是全然愚蠢的嗎？」

康奈爾大學和芝加哥大學都邀請她加入它們的校園。但海倫已經決心將目光鎖定在拉德克利夫。多年後，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問她原因，「因為他們不想要我！」她立刻告訴他。最後，到了1900年秋天，拉德克利夫有點不情願地打開了大門。那裡的氛圍有些不溫不熱。新生們選她做為副班長，但她很少與這些女孩們來往，也與導師們交流不多。知名的查爾斯·科普蘭（Charles Copeland）是她的英語導師，對她的作文發表了一些尖酸的評論。他說，如果她停止假裝自己像其他人一樣，寫寫她自己的生活，那麼也許──僅僅也許，她就能寫出值得他仔細看看的東西。她聽從了他的建議，開始向他提交有關她童年的主題作文。科普蘭在評論中非常嚴格，她不確定他是否認為她有進步。

有一天，在拉丁文課上，有人悄悄來告訴安妮，凱勒小姐有位訪客，希望立刻見她。海倫和安妮有些驚訝和警覺地前往一探究竟。她們的訪客站起來，微笑著讓她們安心。

「早安，蘇利文小姐。請妳告訴凱勒小姐，我是《女士家庭雜誌》（Ladies' Home Journal）的工作人員威廉·亞歷山大（William Alexander），我們的編輯博克（Bok）先生派我來找她談話。」

又一個訪談！安妮一邊向海倫翻譯，一邊抗議著：凱勒小姐非常忙。她是從課堂上被叫出來的──

但亞歷山大先生笑了笑，搖了搖頭。這絕對不是一次訪談。博克先生派他來請凱勒小姐為該雜誌寫她的生命故事，作為連載。

當安妮驚喜的手指傳達了亞歷山大先生的回答時，海倫坐在那裡目瞪口呆，但現在換她搖了搖頭。

「這恐怕沒辦法，亞歷山大先生。我現在只能應付我的大學學業。」海倫從來沒有接觸過編輯的經驗。當編輯們尋找故事時，他們通常面對拒絕是胸有成足。「妳已經在妳的大學作文裡寫了相當多的內容，」亞歷山大先生告訴她。

她的作文！安妮和海倫握住了彼此的手，驚訝得屏住呼吸。除了科普蘭教授外，有誰會知道這些作文？「你是怎麼知道我的作文的？」海倫要求他回答。亞歷山大先生揮了揮手。「私人消息。」去發掘這些事物是一位編輯的工作。

「但說真的，凱勒小姐，博克先生想要妳的故事。妳已經寫下這些主題文章了。妳不明白嗎？將它們改寫成雜誌文章是很容易的事，而且當然妳還會繼續寫更多的作文！妳只需要把故事更新一下。而如果妳願意簽署我隨身攜帶的合同，雜誌將支付妳三千美元。」

三─千─美元！三千美元？

三……

這些字眼在海倫腦中讓人眩目地轉。她的作文──這本知名雜誌想要她的作文？

而亞歷山大先生現在在說什麼？「當然《女士家庭雜誌》只購買連載權。書籍權仍將屬於她。」

茫然的女孩轉向安妮。「老師，妳認為呢？」

安妮看到海倫與當前偉大作家並列的輝煌前景在她眼前成真，她立刻驕傲地說：「妳能做到的！」

接著是紙張瑟瑟作響的聲音。安妮領著海倫走到一張桌子前，引導著鉛筆到她該簽名的地方，簽下了她的第一份合約。

接下來一兩個星期，海倫都沉浸在一個狂喜的夢中。在她的想像裡，這些文章已經被迅速寫出來、發表，並得到了稱讚！她後來坦承，她探觸到了虛榮心和幸福的巔峰！安妮則想到這份合約就激動不已。她們的命運真的轉向了。海倫的天賦和教育終於開始帶來回報！

當然，海倫已經寫了好幾年的隨筆、主題文章，甚至短篇故事。自從她具有詞彙能力以來，她幾乎一直在寫有趣的信件。現在，她可以創作短文，寫下朋友們告訴她那些生動、原創、風趣和令人感動的事。因此，她坐下來為《女士家庭雜誌》準備她早期的主題文章時相當欣喜。亞歷山大先生向她保證這會很容易！也會很有趣！她的手指順暢地敲打著第一期稿件，看起來也不錯。博克先生很高興。他立刻將它發表出來。

然後大洪水來了！為了寫下流暢、連貫的手稿，必須將更多素材添加到她的主題中。有些內容她在最初的草稿中曾經寫過，然後被拋棄，她必須搜索她的盲文筆記，看看是否能被挽救回來。有時候有找回來，然後又被扔掉，海倫必須憑記憶重寫。此外還必須寫新的草稿，首先以盲文書寫，然後使用打字機。打好字後，所有內容都必須對她拼讀出來。與此同時，她還必須跟上正規的大學學業！

她來不及將連載稿件寄給《女士家庭雜誌》，並為此瘋狂搜尋她的腦袋，決定下一章該說些什麼！

更讓她苦不堪言的是，來自費城的電報開始頻繁地在她的頭上飛舞：「我們必須立刻取得下一章。」 「第六頁和第七頁似乎沒有關聯。立刻發電報補上缺少的部分。」

難怪海倫和安妮會開始感覺她們生活在混亂的筆記廢墟中，這些筆記似乎跟一切都有關細，但跟她們正在作業的章節卻無關，讓她們確信這會是有史以來最混亂無望的一章！

在費城的愛德華·博克（Edward Bok）也沒好過到哪裡去。

幾年後，他告訴海倫，「年輕女士，與等待妳的連載文章相比，但丁的《地獄》居民過著比我還愉快的時光！」

然後，就在情況看似對《女士家庭雜誌》和海倫來說都最黑暗的時刻，在海倫掙扎地寫其中一章的某天下午，一位來自倫瑟姆的朋友偶然來訪。

她體貼地說：「我想我認識一個可以幫忙的人，事實上我認為他會做得非常好。他在哈佛大學當講師。他寫作，也是《青年之友》雜誌的編輯。他叫約翰·梅西（John Macy）。讓我帶他過來吧。」

那時候，安妮已經很懷疑是否有人能夠協助得了這情況。但約翰·梅西來了，並仔細傾聽。他直覺地理解了海倫試圖將她的筆記、記憶和草稿整理成一系列相互關連的雜誌文章的困境，以及她對於讓《女士家庭雜誌》處於如此可怕境地所感受到的絕望。他對於整件事情的處理能力和安慰的態度激發了海倫的新活力，並讓安妮訝異、放鬆下來。

顯然，他完全知道該如何著手，選擇、排序、提出建議。他安靜、輕鬆自如地做到這點，並朗讀出來，對海倫提出機智但溫和的問題──他在三小時後起身離開時，他們已經為《女士家庭雜誌》完成了一期完整的連載文章。讓海倫和安妮驚訝的是，這是個相對無痛的過程。

梅西先生在門口體貼地停下來。「我認為，蘇利文小姐，妳最好教我這個手語拼寫。如果我能直接與凱勒小姐交流，我將能對她提供更大的幫助。」

他輕易地學會了，而且很快就能運用自如。博克先生非常歡喜。他稱這個手稿出色之作，海倫在這一點上又可以自由地呼吸了。當《女士家庭雜誌》的連載文章都完成後，韋德先生將它們翻譯成盲文，然後，海倫第一次能夠完整閱讀自己的故事！

但仍然有工作要做。世紀公司（Century Company）想將它們出版成一本書，所以海倫利用暑假重寫了整個故事。但似乎對出版商來說，儘管故事很好又富有活力，海倫的寫作也讓它獨樹一格，但她的自傳並沒有也無法說出她完整的故事。因此他們請求約翰·梅西寫一篇補充性的敘述。他選擇了一些海倫的信件樣本，並加入了有關她的個性、演講和文學風格的書寫。最重要的是，他設法說服非常不情願的安妮讓他使用一部分她寫給霍普金斯夫人的信件，和她寫給安納諾斯先生的報告的節錄。

於是這個擴張版──海倫自己第一本書的複印本，於1903年3月21日交到了她興奮的手中。她成為了一位作家。

這段時間裡，她也在應對她在拉德克利夫的課程。她可以成為一名作家，但她仍在上大學──而大學並未如她想像中充滿歡樂的冒險。她從未擁有所有她需要的書籍，安妮必須定時為她拼寫。她們沒有休閒時間，也沒有輕鬆的夜晚，只有拼寫和學習、學習和拼寫，海倫開始產生強烈的頭痛，以至於學習變成了一種折磨，但她從沒有向任何人提，直到很久以後。

然後，一個完全意想不到的災難浮現。在海倫高年級時，安妮開始跛行得很嚴重，她的朋友們都非常擔憂，最終約翰·梅西說服她去看一位矯正外科醫師。安妮很不情願地去了。當他告訴她：「蘇利文女士，您的腳部情況非常嚴重。顯然當您還是個孩子和年輕女孩時，您只被准許穿太小的鞋。」 她並未感到驚訝。特克斯伯里（Tewksbury）的人從不考慮鞋子的事。她穿別人給她的鞋。但當高思韋特（Goldthwaite）醫生補充說：「您需要立即進行手術」時， 安妮簡短地回答說，至少在海倫大學畢業之前，這是不可能的。

高思韋特醫生嚴肅地看著她。「蘇利文女士，您的健康對海倫·凱勒來說，比她的教育更重要！」

當這句話被轉達給海倫聽時，她說，她可以立即親吻那位外科醫生。

安妮仍然頑固地搖頭。「我們沒有錢上醫院。」

「很好，」外科醫生對她微笑道，「那麼我就會在妳家進行手術」──而他確實在廚房餐桌上進行了手術，拯救了她免受永久的跛足之苦。這段時間，約翰·梅西也盡可能地多幫海倫朗讀她的作業，而介紹了約翰的那位朋友──莉奧諾·史密斯（Leonore Smith）──則帶她去上課。

海倫現在精神上總是喘不過氣來。「這些詞匆匆奔過我的手，就像獵犬追逐牠們經常錯過的野兔。」她嘆息。

但在1904年6月，海倫獲得了她珍貴的學位。畢業典禮沒有人特別提及她。但當畢業生們脫下她們的帽子和長袍時，一名女孩憤憤不平地喊道，「蘇利文女士應該像海倫一樣獲得學位！」

她們最後一次從拉德克利夫悄悄離去時，沒有人注意到她們，而她們坐上通往臥龍蒙那波湖的軌道電車時，兩人都不想開口說話。

但她們帶著一張羊皮紙，證明海倫·亞當斯·凱勒以「優等」成績畢業，尤其在英國文學方面表現出色。

而她在拉德克利夫的四年裡經歷了三個事件，這些事件對海倫·凱勒和安妮·蘇利文的生活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

因為海倫·凱勒進入了拉德克利夫，她寫了一些專題作文；因為愛德華·博克聽說了她寫的作文，所以有了《我的生活》這本書；因為她需要幫助完成這本書，約翰·梅西進入了她們的生命。而約翰·梅西愛上了安妮。

# 第十八章 *倫瑟姆三人組*

安妮自己感到困惑和難以置信。她從來沒有機會交一些自己的朋友，甚至連閒話家常的朋友都沒有。她遇到的人主要都對海倫感興趣；就算她有機會也沒時間。她一直在竭力跟上海倫的教育。多年前，安妮已經將她的生活與海倫的生活連結在一起，一切就這麼定了。噢，有幾次機會她可以離開，其中兩三次在經濟上很具誘惑力，但她都拒之於千里之外。她心裡相信她和海倫是屬於彼此的。

她一開始就喜歡約翰·梅西，這位來自哈佛的年輕教師──最初是因為他為海倫的書提供的理解和珍貴的幫助，但後來則是因為他本身。他的品味和哲學吸引著她。他擁有精力充沛的心智和討人喜歡的幽默感，但也許最吸引她的是他安靜的溫柔。安妮有時候會緊張、好鬥和防衛心強──她因自卑感而備受折磨，但不知怎的，約翰·梅西不僅解開了海倫手稿上的混亂，也解開了她內心所有的糾結。對安妮來說，這是個新體驗。

但當約翰開始談到對她的愛、談論結婚時──她真的愣住了。想到有人愛著她、想要她、認為她比海倫更重要！她只能不可置信地盯著約翰·梅西。安妮·蘇利文經歷過許多事，這件事她卻始料未及。

接下來幾個月，她試圖整理出所有她反對婚姻的論點。她認為她在性格上不適合。她比約翰年長。是的，他承認這個事實，但這並不困擾他。她和海倫剛剛在倫瑟姆買了一棟房子。她的家必須永遠是海倫的家，婚姻不會改變她對這個女孩的愛和關懷。是的，約翰理解這一點。還有另一件事──有時會折磨她的一個想法──對可能會失明的恐懼。

對此，約翰·梅西慎重地吻了吻她。「我們會一起面對，安。」

「安」！他把她從普通的安妮變成了一個更時尚的安。連她的名字，他也叫得不一樣！

她們肯定是開始了新的生活。首先，是倫瑟姆的新房子。安妮以前從未住過可以稱之為自己家的房子，而海倫自從九歲以來，在塔斯坎比亞度過的時間就很少。

海倫和安妮賣掉了多年前約翰·斯波爾丁送她們的一些股票，並買了一棟被連綿七英畝、大部分長滿了雜草的土地給包圍的友善農舍。

「親愛的斯波爾丁先生今天似乎離我們很近，」當她們在六月美麗的日子裡入住時，海倫說。倫瑟姆擁有一切。距離波士頓僅二十六英里，位於她們兩人都喜愛的乾淨、芬芳的鄉村。這裡有蜿蜒迂迴、綠樹蓊鬱的小路，真正的樹林可供探索，有湖泊可以划船和游泳，還有七英畝的土地可用於農場和花園。農場房子給人一種舒適、好客的感覺。安妮專門為一間房間添了兩個茶水間和乳品室，供海倫作為書房，並在她的臥室外建了一個長長的陽台，這樣她就可以獨自享受戶外的時光。

這裡，在她的第一個家，她試著規劃自己的未來。她應該接受約翰·梅西的愛和陪伴，將自己的生活與他共享，還是要全身心地照顧海倫，度過餘生？

有一次她堅決地對海倫說，「我永遠不會嫁給任何人！」而海倫大聲喊道，「哦，老師，如果妳愛著約翰卻讓他離開，我會感覺那像是一場可怕的意外！」

即使在他們已宣佈訂婚並訂定日期後，安妮仍然很常改變主意，以至於約翰·梅西開玩笑地威脅著要在結婚請柬裡印上「隨時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但最終，在海倫畢業一年後的一個五月天早晨，安妮站在倫瑟姆的房間，像她從柏金斯畢業時那樣，讓充滿母愛的霍普金斯夫人替她梳妝。

「天吶！噢，我的天吶！」霍普金斯夫人壓低聲音重複著，手指顫抖著整理新娘禮服。她回想起安妮生命裡的其他日子──她第一次見到她那天，一個不安分、不確定的少女，帶著叛逆的臉；然後是她帶著安納諾斯先生和凱勒上尉的信，飛奔到霍普金斯夫人懷中的那天。而現在，她的安妮成了一個新娘，著名的愛德華·埃弗里特·黑爾博士正在等著主持儀式。

於是，1905年5月2日，在凱特·凱勒、約翰·赫茨（John Hitz）、蘇菲亞·霍普金斯（Sophia Hopkins）和莉奧諾·史密斯（是她讓新娘和新郎相遇）、梅西家族及唯一的伴娘海倫的面前，安妮·莎利文成為了安·梅西（Anne Macy）。

每個人都很歡欣。凱勒夫人認為約翰·梅西正是安妮需要的那種人。「多年來，妳都與一切人類和自然事物的世界隔絕了」，她感嘆地說。「現在，妳會有人來保護妳、愛你。」貝爾博士和黑爾博士也同意。黑爾博士告訴海倫，她多了一個兄弟。馬克·吐溫邀請這三人組前去拜訪他，而他很敬佩約翰·梅西。

梅西婚姻最初的幾年，倫瑟姆是他們的幸福之地。從海倫的教育壓力中解脫，丈夫也盡力防止她的眼睛受到進一步的損害，安妮恢復了她的天生活力和閃耀的個性。她證明了自己是一位「天生的廚師」，也是一位熱情的女主人。凱勒夫人受邀長時間停留在倫瑟姆，蘇菲亞·霍普金斯也是。夏天時，赫茨先生和他們一起度過了幾個星期，而這一家人愛著他們所有人。梅西家的門總是敞開，也許特別歡迎赫茨先生，他一直把安妮和海倫視為他的養女，並一直密切關心著她們，直到海倫長大。安妮稱呼他為「*Mon père* [[6]](#footnote-6)」，而海倫稱呼他為「*Pflegevater[[7]](#footnote-7)*」。當赫茨先生贈送海倫一本史威登堡（Swedenborg）的《天堂與地獄》點字書時，他向海倫展示了一條梅西夫妻兩人都無法跟隨的道路。

海倫孩提時曾受到菲力浦·布魯克斯主教關於愛的教導，但在她的大學時代，由於教義和科學之間的衝突，她變得困惑和不滿意。她會翻開《天堂與地獄》是因為這是一本書，而她會讀所有她能觸及的一切。在讀畢前，她已經找到了她的信仰。容光煥發的她急忙向安妮的耳朵傾吐她的發現，但在這點上，梅西夫婦都無法同理她，因為他們完全沒有宗教信仰。

「妳很清楚妳在空談，」安妮告訴她。

但海倫已經找到她的信仰，這個信仰從那時候起便一直豐富著她的生活。感受到她的堅定和喜悅，梅西夫婦便不辭辛苦地尋找並向她讀了一切跟這個主題有關的事。

當他們買下農舍時，海倫非常陶醉。

「現在我們將擁有一座跟父親一樣的農場！」她宣稱，「有美麗的樹木、農作物和令人驚嘆的花園。」

她忘了一件事。在塔斯坎比亞，她的父親有幾名黑人工人的幫助。她和安妮沒有錢雇用農場工人，而園藝工作會需要比安妮的眼睛更好的視力。而文學家約翰·梅西並非全然是當農夫的料！

好吧，他們至少可以養動物！他們開始閱讀《波士頓郵報》上的廣告。有一則廣告真的讓海倫溼了眼眶。一位擁有一隻大丹犬的波士頓女士必須出國並留下她美好的寵物。只要有人真正愛護並瞭解動物，可以給寧洛（Nimrod）一個家，她就會以七十五美元把牠讓給新主人。嗯，倫瑟姆會是完美的地方。他們立刻寫信給寧洛的主人，約翰·梅西去接牠。當他回來時，他的臉上帶著奇怪的表情。海倫的手迫不及待地探索著這隻狗。她從未遇過這麼大的狗。

「狗？」約翰·梅西說。「牠對我來說更像一頭幼象。我建議我們把牠留在這裡的陽台，直到我們瞭解牠的養育方式。」

安妮和海倫都很氣憤。他怎麼能這麼殘忍？門被推開了。寧洛要感覺賓至如歸！寧洛衝進來，把一張桌子和一盞燈撞倒。牠繼續衝進飯廳，衝向餐桌，把梅西先生的晚餐和碗盤弄得到處都是。最後牠被抓起來，關進了穀倉，那個晚上梅西家的氣氛非常緊繃。

隔天寧洛被放到田野中漫步，這是個安全的消遣。但接下來卻發現牠在吃石頭！安妮請來了州獸醫。醫生的報告讓人不安。「這隻狗沒有牙齒，視力很差！牠現在的生命階段，最安全的作法是讓牠安眠。牠以前的主人可能過於心軟而沒有這麼做，但我認為您們最好給我這個許可。」安妮和海倫感到很猶豫和震驚，但這似乎是最明智的選擇。

然而，這兩位天真的女士不僅充滿希望，還對《波士頓晚報》的廣告充滿信任！下一回，她們選了一匹馬，廣告宣稱牠「無所畏懼、精力旺盛，適合女士騎乘或駕馬車。」牠看起來很漂亮，海倫當場為他取名為「白腳」。她們付了現金，一名男孩騎著牠來到倫瑟姆，但忘了要告訴梅西一家，他一路上被甩下來三次！第二天早上，約翰把牠掛在一輛輕型馬車上，但他們還沒離開車道，白腳就表現出頑固的跡象。約翰下車檢查，而就在這一刻一輛車經過。白腳跳躍起身，猛衝過草坪，又從大門衝出去，將馬車砸在一根石柱上，撞成了碎木柴。兩天後牠才被找到，獸醫判定牠瘋了！

儘管他們在動物和農業方面遇到一些波折，約翰·梅西給了安妮她需要的理解和幫助，並成為海倫完美的文學同伴。他是她有過最好的評論家和顧問，她真的很享受他對她作品的評價。他將新出版的書都介紹給她、拼讀到她的手裡，或者如果可行，他會安排將它們製作成盲文書。還有，他和她交談的方式就像對待任何其他人一樣。

海倫有時感到有點好笑。她說他「把他的話語像在寫小說一樣謹慎地組合在一起」，但她對他在對話中展現的才華感到著迷，並殷切地聆聽他跟她談論政治、社會主義領袖（他正在成為一名狂熱的社會主義者）、世界事務和文學。她對他設法讓她參與日常事務的方式感到高興和感激。

他在其他方面也很體貼。他從房子牽了導引線到樹林裡，這樣海倫就可以獨自自由地散步。它們延伸了四分之一英里長，標誌著她迄今為止能夠獨自行走的最遠路程。有一次，當她處理稿件而無法完成抄錄時，他整晚熬夜打字複寫了四十頁，以便能夠及時將稿件交給出版社。

他們都非常努力寫作。海倫正在為《世紀雜誌》（*Century Magazine*）寫連載文章，約翰·梅西則在寫他的短文，這將使他躋身首屈一指的美國評論家，並繼續為《青年之友》做編輯工作，還寫了一本關於埃德加·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的傳記。海倫完成了她的一首長詩《石墻之歌》（Song of the Stone Wall）以及她的下一本書《我所居住的世界》（*The World I Live In*.）。在《我的生活》（The Story of My Life）出版後，出現了荒謬的抱怨，說一個又聾又瞎的女孩不可能知道她所寫的一半事物，而海倫試著在這本新書中解釋，她是如何以觸覺、振動感、味覺和嗅味來取代視覺和聽覺的。例如，她如何透過朋友的香水或煙草氣味來辨識他們；她如何透過振動來知道木匠是在使用刨刀、鋸子還是錘子；她如何分辨快樂和悲傷的音樂，以及在一家旅館餐廳，她曾經被她的腳「聽到」的不和諧振動所吸引和困惑，最後她發現有一支樂隊在演奏，她感受到音樂波動是沿著地板傳來，而與此同時，有兩名侍者正在巡桌，但一位「步伐與音樂一致，優雅而輕盈，而另一位則在自己節奏不和諧的思想中，匆忙地從一張桌子走到另一桌。」

還有一次，她和貝爾博士在雨中行走，他停下來要她觸摸一棵年輕的橡樹，「她感受到一種細微的竊竊私語──一種銀色般的耳語，彷彿樹葉在彼此低語著許多小事！」

也許她在陽台上曾有過最美妙的振動體驗，發生在倫瑟姆一個她獨自在陽台的五月天。在陽台南端長著一株美麗的紫藤，當她觸摸它時，它的嫩藤蔓會輕輕纏繞著她的手指。那一天空氣中有著令人陶醉的蘋果花芬芳，當海倫站在欄杆旁，並將手放在欄杆上時，突然間，她感受到一種對她來說全新的振動。這些脈動是有節奏的，一遍又一遍地重複。突然間振動停了下來，她感受到紫藤碰觸到她的臉。她知道有隻鳥正在晃動藤蔓，然後又回到了欄杆上。她不敢移動或呼叫，但突然安妮安靜地將手伸出窗戶，輕輕地觸摸她。

「那是一隻夜鷹（whippoorwill），」 她拼寫。「牠站在離你很近的角落柱子上。妳可以摸得到牠。」

現在海倫知道那隻鳥是什麼了，她便可以偵測到它叫喚的節拍：「威─普─威！威─普─威！」

「牠的愛人正在蘋果樹上回應牠，」安妮的手指告訴她。「現在牠們正在合唱二重唱。」海倫站在那裡，盡可能維持住這寶貴的一刻，但最終欄杆的振動還是停了下來，然後安妮提供了資訊：「牠們在蘋果樹上一片粉白花朵的波浪中齊聲唱出心裡的話。」

安妮──還有約翰·梅西也是如此──的風格就是這樣，為海倫提供了其他人不會想到要細心告訴一個盲女孩的多彩細節。

1906年，海倫獲得她第一個明確為盲人服務的公眾任務。她被任命為馬薩諸塞州盲人委員會的成員。這個任務沒有指派給安妮，她感到失望和氣憤，但她安慰和提醒自己，安妮會跟她一起去任何地方。

從那時起，她就被無數人圍攻，他們認為海倫·凱勒必定是所有盲人問題的權威，也是個懂得解決這些問題的神奇魔法師。信件源源不斷地湧入。倫瑟姆成為了處理各地盲人困難的轉運站。人們懇求她為各年齡層的盲人提供幫助，被要求寫文章或親自出席。人們紛紛前來尋求建議。突然間，海倫驚覺自己對於失明和盲人事務的了解多麼有限，要想真正幫助他們，自己還需要知道更多的事。她下定決心學習，而這需要投入心力──不僅是回覆信件，還包括深入研究和閱讀。再次，安妮又過度負荷地使用她的眼睛，只是這次約翰·梅西也參與其中，幫助進行研究、整理、蒐集和閱讀書籍和小手冊，且不僅是英文，還包括法文和德文的。

約翰·梅西有點嚴肅地說：「海倫·凱勒已經成為一間機構，而不是個人！」

與此同時，約翰·梅西也越來越變成一名熱烈的社會主義者。他將社會主義領袖如喬·埃托（Joe Ettor）和阿圖羅·喬凡尼帝（Arturo Giovannitti）帶回家。安妮起初對於這種光明、美好新世界的模式抱持著懷疑，但在海倫讀了H·G·威爾斯（H. G. Wells）的《為舊世界帶來新世界》（*New Worlds For Old*）並聽約翰解釋了他的觀點後，她成了一名熱情的信徒。兩三年後，由於政府當局對麻薩諸塞州勞倫斯（Lawrence）紡織工人的罷工處理得無情粗暴，安妮加入了他們。

沒有人在乎約翰和安妮·梅西的信仰，但當海倫宣佈自己是社會主義者，並寫有關社會主義的文章時，報紙上爆發了巨大的譁然。海倫·凱勒，那位純潔、甜美、天真的女孩，竟然與這樣的人類垃圾混在一起！這些糟糕的梅西家人竟然誤導她走上社會主義之路，真可怕！無論海倫如何抗議說她曾學習過政治經濟學，她是自己閱讀、思考和作決定的，也徒勞無功！

在1912年，紐約州的斯克內塔第市（Schenectady）因為選出了第一位社會主義市長喬治·理查·倫（George Richard Lunn）而成為焦點。市長倫邀請約翰·梅西擔任他的秘書，並提議給海倫一席福利委員會中的職位。約翰·梅西高興地接受邀請，但海倫拒絕了。她已經辭去麻薩諸塞州盲人委員會的職務，因為她不能輕易地前往各地蒐集第一手資訊，且資訊要被傳遞給她的緩慢過程，阻礙了她在會議中發揮應該要有的快速參與，因此她覺得自己不適合參加委員會。此外，從賴特-休曼森學校時期以來，她第一次認真地嘗試改進和強化自己的聲音，她的老師查爾斯·懷特（Charles White）每週三次前來倫瑟姆。但她和安妮之所以不想去一個陌生城市，真正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安妮的健康。她一直受到某種不明疾病的折磨，使她體力逐漸耗盡。

最後約翰·梅西獨自前往斯克內塔第，這四個月，安妮和海倫在倫瑟姆獨立生活。然後九月時，她們的世界崩潰了。安妮突然被送往醫院接受嚴重的手術。約翰辭去了他的職務返家。莉奧諾·史密斯前來接走了海倫，帶她回華盛頓的家。

這或許是海倫生命中第一次陷入一種可怕、令人癱瘓的恐懼之中。她心中滿是安妮的手無力拼寫告別詞的回憶。她知道醫生對於安妮是否能康復抱持著懷疑。她突然非常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真的是個負擔。

「我是一個永遠的絆腳石、一個累贅、一個阻礙，」她絕望地哭著，「一個依賴者、一個計畫破壞者、一個極大的負擔！」

莉奧諾·史密斯試著安慰她，但當時海倫已經無法被安慰。她寫信給約翰·梅西說：「如果有發生任何事……請立即告訴我！」

讓海倫極度苦惱的一件事，是她在這個陌生房子裡的無助。許多聾盲人士都有一種近乎非凡、可以判斷距離和方向的能力。但海倫從未具備這種能力。在陌生的地方她會迷失。

但來自倫瑟姆的消息變得樂觀，當喜悅的海倫獲准回家時，她發現安妮雖然虛弱，但正在良好的康復之路上。

# 第十九章 *崎嶇道路*

當然，醫生已經警告安妮，她在一年內必須非常小心自己。但安妮沒有小心的本錢。她和海倫迫切需要除了海倫的寫作之外的收入，而有一個巡迴講座的機會出現。海倫再次投入她和懷特先生的課程，不到四個月，她和安妮就站在紐澤西州蒙克萊（Montclair）的講臺上，試著為彼此注入勇氣來進行她們的第一場講座。

「恐懼侵入了我的身體，」海倫事後說，「我的思緒凍結了。我一直重複，『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然後她祈禱，哦，上帝，讓我自由地發出聲音！

但她站在那裡，沉默而顫抖。最後，她感覺到有一個聲音從她的喉嚨中發出。那感覺像是一聲爆炸，事後有人告訴她那只是最微弱的耳語。有時她的聲音飛揚升高，她知道那意味著一聲尖叫。當她試圖壓低它時，「它像鬆散的磚塊一樣倒在我身上。」一離開講台，她就屈服於眼淚的暴風圈裡，抽泣著，「哦，這太困難了！我永遠無法幫助盲人！」她再也不會踏上講台了！

但她的觀眾看法不同。他們聚攏過來，帶著由衷的讚揚和興致。於是海倫拾起了殘存的勇氣，一次又一次地再度登臺。演說向來不容易，但對海倫來說，她所取得的成就沒有一項是容易的。

她想要在這方面做好有兩個動機。一個是她堅信她的終身志業是要為盲人服務──她可以根據自己的經驗談論這個主題──而另一個，則是非常現實的收入需求。她失望與驚愕地發現，她無法靠寫作所賺取的收入來支持自己，而約翰·梅西的收入也無法照顧他們三個人。此外，安妮和她先生之間的緊張關係也在增加。他們的婚姻一直是兩個才華洋溢、變化莫測的個性的結合。開始出現這段婚姻將不會持久的預兆。一家講座機構向海倫和安妮提出了邀約。儘管安妮體力有限，但似乎最好還是接受這個機會。她們開始旅行。

海倫一向不喜歡旅館，其中多數都很糟，但她喜歡火車旅行、順暢的移動，以及對在下一個城市取得成功的期待。

她會講述她是如何接受教育，而她和安妮會示範手語拼寫和讀唇；海倫會談論盲人的需求，安妮會重複她的句子，然後會有人提問。海倫會換上她所謂的「工作表情」，耐心回答所有問題：

「不，我不會彈鋼琴或唱歌……是的，我知道白天不是夜晚……不，我不是一直都很快樂……是的，火會燒傷盲人……是的，我們在餓的時候喜歡吃東西！」

只要有機會，她就會參觀盲人或聾啞學校。但她對安妮越來越擔心。有時，她的老師顫抖得讓海倫懷疑她是否能夠站著完成演講。但安妮仍會堅持下去，直到在緬因州巴斯的某一天。一天晚上，安妮發著燒、精疲力盡，顫抖著倒在飯店床上，陷入不安的睡眠中。她在早上醒來，發現驚慌的海倫俯身在她身上。

「老師，老師，怎麼了？妳生病了嗎？」

安妮摸索著找到海倫的手，試著要拼寫安慰的話，但她發現她做不到。她只能呻吟著，並因為發寒而顫抖。海倫以某種方式意識到她病得非常嚴重，恐懼猶如鐵指般緊緊地抓住她。

「我該怎麼辦？」她抽泣著。「我能做什麼？幫助我為老師尋求幫助，哦，拜託，親愛的上帝，無助者的助力──現在幫幫我！」

她的耳聾使她無法使用房間的電話；她也找不到下樓的路。恐懼使她的聲音緊繃，她無法呼救。終於旅館的服務生前來，並叫來一名醫生。幾天後，旅館經理將她們送上一班開往波士頓的火車。

那時候，海倫知道她該怎麼做。三年前，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曾提議要給她終身年金，她驕傲地拒絕了。回到倫瑟姆後，海倫克服了自己的驕傲，謙卑地寫信給他，坦白了她的困難，以及她無力應對它們。那是她所做過最艱難的事。卡內基寄回了一張支票，以及這位慷慨的蘇格蘭人所寫過最感人的信：

「只有一些偉大的靈魂能夠提升到一種高度，讓別人為他們做他們願意為別人做的事。所以妳已揚升。」

即使有卡內基先生的援助，講座仍然持續，但此時凱勒夫人加入了她們。她也和女兒一樣熱愛旅行，但隨著安妮的健康衰退和視力惡化，巡迴演講成了一種折磨。但她仍然堅持著。觀眾只對海倫感興趣──或她們這麼認為──但如果沒有安妮巧妙的翻譯和她如何教育海倫的迷人示範，觀眾八成也會失去興趣。安妮擁有美妙的演說聲音和討人喜歡的舞臺風範。

有時巡迴演講會因為一些怪事而增添滋味。有一次，她們的火車進入了德克薩斯州一個淹水區域，海倫可以感覺到水花激動的手指拍打著車廂窗戶，而時不時火車就會因為撞到一頭死掉的牛或被拔起的樹而晃動不已。總之，那是個繁忙的一天。

還有一次，她們在一個嚴寒的日子裡穿著毛皮大衣，離開鹽湖城。深夜時，她們被一陣劇烈的震盪給驚醒；她們的火車脫軌了。幸運的是她們沒有受傷。她們被轉到了一輛晃動不停的火車上，在不舒服的旅程中顛簸著前往洛杉磯。當她們抵達那個城市時，三個穿著毛皮大衣的女人感覺好像置身在蒸汽室中！

1914年是苦澀的一年。約翰·梅西離開了安妮。

「他有很多想離開我們的理由，」海倫傷心地說。也許他確實有。除了安德魯·卡內基以外，海倫的朋友們都在安妮結婚後撤銷了他們大部分的財務支持，經濟上，倫瑟姆一家明顯處於搖搖欲墜的狀態。安妮比約翰·梅西大十一歲，雖然她曾經公道地警告過約翰海倫將永遠會是她的優先考量，但他不可能知道海倫會成為──如他說過的那樣──一間「機構」，一間將像巨大滾輪一樣吞噬家庭和個人生活的機構。

他們從未離婚。他只是離開了安妮的生活，而當他離開時，他也帶走了她旺盛的精神和輕快的腳步。對安妮來說這是極痛苦的時期，對海倫來說也相去不遠。

然而，1914年仍為她們帶來了一件光明的事，那就是一位家庭新成員。儘管凱勒夫人享受這些巡迴演講，但顯然她無法應付海倫不斷增加的盲人服務工作的所有細節，而安妮的視力──特別是經歷了個人的痛苦後──變得越來越不穩定。海倫需要一名秘書。波莉·湯森（Polly Thomson）是位剛從蘇格蘭來到美國尋找工作、充滿活力的年輕女孩。她對盲人幾乎一無所知，事實上，她甚至從未聽說過海倫·凱勒。但她需要一份工作，而海倫需要一名秘書。

波莉一點也不文藝，但她很實際。她能夠結算帳務、安排一天的行程、對門鈴和電話說「不」、以有禮貌的恭维來應對纏人的訪客，同時溫和地讓他們離開！她能夠應付海倫總是在增加的通信，愉快地處理寄送。她強壯有活力，但對殘疾人士的世界有一種確實的理解，這是強壯正常的人不一定能夠擁有的特質。她很快就掌握了海倫的手指語言，並在安妮和海倫的心中找到了一個永久的位置。

二十四年來，她們的朋友一直在問：「如果沒有安妮，海倫該怎麼辦？」現在他們則開始想著：「如果沒有波莉，她們兩人中的任何一人該怎麼辦？」

也許當海倫說：「如果不是因為她的盡心盡力、適應能力和放棄一切個人享樂的意願，我們應該很久以前就會發現有必要完全隱居了。」時，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

她為她們倆人的生活帶來了如海風般重振人心的個性。它讓海倫感到清新、振奮，並讓安妮穩定和堅毅。

約翰·梅西的離去關上了她們生命裡的一扇門。同年，波莉·湯森則開啟了另一扇門，通往新的世界──比她們從前懷疑能夠找到的還要更廣闊多元。

# 第二十章 *老師的帷幕落下*

安妮間斷地病著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她一直拒絕承認這個事實。波莉想在夏天回去幾週，探望她在蘇格蘭的家人，在她工作了兩年後，誰能拒絕她呢？安妮沒有自己的家人，但她知道不眠不休地工作是什麼感覺。而海倫在同一時間已安排了肖托夸的巡迴旅行，所以安妮忽視了她身側的輕微疼痛和其他的警訊，陪著她去。這次負擔沒有完全壓在她的肩上。海倫有一位代理秘書，是約翰·梅西推薦的一名報社記者，來自波士頓。海倫喜歡他，安妮也認為他是個好人。安妮設法應付了肖托夸的工作，但一回到倫瑟姆，她側身的疼痛變得令人窒息，不得不向它屈服。安妮患上了胸膜炎──一場慘烈的襲擊。波莉回來了，但安妮沒有康復。她的咳嗽和發燒一直持續。咳嗽是種奇怪的咳法。在她久遠前的不幸童年，她曾見過兩個人那樣咳嗽──一她的母親和她的弟弟吉米。安妮對醫生的診斷沒有太驚訝。他懷疑是結核病。她必須立即前往寧靜湖 （Lake Placid ）。

海倫感到震驚和愕然。她從阿拉巴馬州前來照顧倫瑟姆一家的母親，說她的臉可以用來製作經典的悲傷面具。

現在輪到安妮離開了。波莉拿來了她的外套，安妮慢慢舉起疲憊的手臂，順從地將它們滑入袖子裡。她很高興波莉能陪伴她去。

海倫走近她，環住她的手臂，一起緩慢地走向汽車。她們不敢親吻，但有一些匆匆拼寫的字句，然後發抖地緊握著手。隔天，海倫寫信給她：「我不知道我是如何忍受妳離開的痛苦的。當我們走向汽車時，我突然被一種無以名狀的恐懼所淹沒！」

在安妮絕望的病痛期間，海倫被自己孤單的感受給吞噬。只有兩個人──老師和約翰·梅西──曾經成功地完全將她從她的孤立感中釋放。約翰·梅西已經離開了，老師……是否也會被某種嚴酷的命運給席捲而去？海倫被一股極度孤絕的洪流給淹沒，致使她無法閱讀、寫作甚至思考。生命中第一次，她感覺到自己活著「是愚蠢的」。

然後，有一天晚上，當她坐在書房裡時，她感到門被打開了。她知道是那位年輕的報社記者秘書。她向他伸出了手。

他坐下來握住她的手。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只是透過他緊握的手來安慰她。然後，他開始對她說話。她感到驚訝。就像之前的安妮，她從來沒想過這種愛情會屬於她。她以為這就像是「一朵我不應該觸摸的美麗的花」。但這位年輕人想得不一樣。她勇敢、甜美、善良。他愛她。

她顫抖地聆聽著。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他們在秋天的樹林中漫步、閱讀和交談。儘管擔憂著老師，她的幸福感仍然增加著。他們一起計劃未來，而他的所有計劃中都包含著老師。但他愛海倫。當他向她求婚時，她答應了。

她知道這是對的。多年前，貝爾博士曾告訴她，有一天會有一個年輕人來敲她的心扉的門，並諄諄叮嚀她不要因為自己的殘障而猶豫。由於她的失明和耳聾並非遺傳，所以她不會傳給後代。她當時曾說，她認為娶她會像「娶了一座雕像」，她從未預料到會有這一天。但愛情來臨了，而她回應了這份愛。

但他們都一致認為保持沉默一段時間是最好的。老師必須是第一個知道的人，而她當時病得太重而無法告訴她。而凱勒夫人也太忙碌與心煩。後來有一天他們竟然申請了結婚許可，海倫欣喜若狂。

「明天我打算告訴媽媽和老師這一切，」他們分開時，她說。

隔天早上，海倫在她充滿喜悅的計畫中更衣時，她的母親滿腔憤怒地衝進她房間。

「這是什麼意思？晨報寫滿了可怕的故事！妳這段時間都在做些什麼？告訴我！告訴我！」她的手指在生氣的質問中顫抖著拼寫。「妳跟他訂婚了嗎？妳真的像這份報紙所說的那樣，申請了結婚許可？」

一個好奇的記者在全國四處尋找新聞時發現了那份申請！

在她母親憤怒的斥責下，因為感受到她的敵意，海倫的智慧出逃了。她做了她後來一直痛悔不已的事。她撒了謊。她告訴她的母親她什麼都不知道。她不斷否認。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她背叛了「美麗的真相」及愛她的人。凱勒夫人憤怒地禁止那位年輕人進入家中。他寄給海倫一封點字信，告訴她他會在哪裡，懇求她寫信。他們再也沒有見過面。凱勒夫人警告海倫不要告訴老師這件事。只要老師能夠出門，她們就會南下。但當凱勒一家的臉轉向阿拉巴馬時，安妮已經被「判刑」到寧靜湖 。

接下來幾個月對海倫來說很悲慘，先是因為她否認了那個願意將生命和愛奉獻給她的人，其次是因為對老師的病的恐懼。此外，她身處於陌生的房子，這裡不是她在塔斯坎比亞的童年之家，而是她妹妹在蒙哥馬利州（Montgomery）的家。米爾芮德現在是華倫·泰森（Warren Tyson）太太了。

同時，在寧靜湖 ，安妮的病症被診斷為肺結核，她如同一個最悲慘的人類。她被告知要「躺著、放鬆、享受寒冷」。

安妮討厭靜止！她討厭寒冷！她討厭生病！然後，她在紐約時報上發現一則歌頌波多黎各的輝煌短文。

「波莉，」安妮突然決定：「我們要去波多黎各！我討厭被困在這裡，跟這些病懨懨又笨重的人們在一起！」幾個星期以來，她第一次笑了。「請幫我們收拾行李──現在就收！」

忽視醫生們的抗議和預感，她們出發了，航行了十一日，從冷冽的鉛色天候駛向溫暖陽光下的海洋，那裡有一座花朵之島浮在紫色的海水中。安妮寫信給海倫，她不得不捏自己，以確認這個地方真實存在，而她人也在那裡！

她有幾百件事想直接告訴海倫，但她沮喪地發現她已經忘了點字，因為有二十年沒用過了。即使在海倫寄給她點字字母表後，她也惱火地發現寫點字信真的很辛苦。

她寫信給海倫說：「妳不知道這對我來說有多困難。點字短椎在我手裡太笨拙了，感覺就像用腳趾在宇宙中打洞一樣難！」

但她是如此渴望把這個令人讚嘆的地方和她在那裡的歡愉和狂喜傾注到海倫渴望的手中，以至於她刺出了長信，每封信都熱情洋溢。

「海倫，在這裡，人無法不快樂──快樂、懶散、無目標、沒有宗教信仰──所有我們被告誡要避免的罪惡。每晚我都沐浴在陽光和橙花的浸潤下入睡…….我們每晚坐在門廊上，看著夕陽從一種鮮明的色彩融化成另一種──玫瑰色、天門冬、紫羅蘭，然後是深紫。當星星在天空中升起時，波莉和我都屏住呼吸──它們懸掛在空中，就像許多顏色的燈──無數的螢火蟲從草地上出現，在黑暗的樹木中閃爍。」

幾乎在每封信中她都懇求海倫和她的母親來波多黎各。擔心、煩惱或思考未來都沒有用。不知為何，在這裡似乎不可能做這些事。她所需要做的就是休息、讓自己舒適和「沉浸在陽光裡」。她的信對海倫來說是絕對的喜悅。她告訴安妮：

「聽到每個人都催促著我給他們消息，妳一定會笑。我假裝抱怨妳的點字文難懂，因為我太自私，想要自己先全部讀一遍。」

在她其中一封信裡，海倫有個真的很戲劇化的插曲要分享。出於某種原因，有一晚她躺在床上時，模糊地覺察到有一股輕微的蒸氣味，但這是一種熟悉的氣味，她沒有太在意，直到突然間，她意識到有焦油和木頭燃燒的氣味！她跳起來，衝進她母親的房間。凱特·凱勒去檢查，發現火焰高達六英尺！火源直接從海倫床下開始，她及時發現了，不僅救了自己，事實上也救了整棟房子！

「似乎我再也無法在不把臉貼近地板、四處尋找隱藏火花的情況下入睡了，」她承認。

戰爭逐漸逼近美國。她害怕老師會經過有潛艇侵擾的水域回國，懇求她快點回來。安妮在她的「喜樂之島」感到如此幸福健康，因此她比海倫所知道的還不願離開。但她屈服了。她告訴海倫：「我知道妳仍然需要我。」她和波莉在四月回家。凱勒一家在紐約的碼頭迎接她們，而這四個女人繼續前往倫瑟姆，進行了房屋拆除和出售土地的悲傷工作，當一切結束時，安妮終於被說服回到寧靜湖的醫生那裡進行體檢。他們帶著微笑迎接她。

「好的，梅西夫人，」一名醫生愉快地告訴她：「我們有好消息要給您。」他搓著手。「非常好的消息！」

「你是指，」安妮屏住呼吸地問：「我正在好轉嗎？」

「哦，不，完全不是那樣，」醫生搖著頭說。 「我的意思是──您根本沒得肺結核！」他彬彬有禮地說，「您的實驗室報告與另一名患者的報告混在一起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海倫的傷害幾乎如同她置身其中一樣殘酷。她覺得基督教和文明都受到了背叛。當她把《我的生活》德國版的所得捐贈給失明的德國士兵時引起了一陣譁然，有人說她親德。法國的失明士兵唯一沒有受益的原因，是因為該書沒有法國版。

她和安妮走遍醫院去探望失明的士兵和水手。「天吶，」一名年輕人說，「我以前在學校讀過關於妳的事。但我從來沒想過我自己──會失明！」

她們會震驚沮喪地離開。海倫可以告訴這些男人們人生並沒有結束。她告訴他們，他們仍然可以做很多事。她甚至和他們跳舞。但她找不到適合的安慰之詞。

「我從未經歷過突如其來、深深撼動靈魂的失明！」她悲痛地說：「我從來不需要在黑暗裡重建自己的生活。」

1918年初，好萊塢的某個人突然靈感迸發：海倫·凱勒的生平將會是一部精彩的電影。這個想法被人以光采奪目的條件向海倫提出。這是一個大好機會，可以為盲人贏得朋友和資金，也會有足夠的錢來確保安妮的未來。海倫對此是擔憂的。她自己的養老金和大部分的收入將在她去世時消失，而約翰·梅西已經離開，如果安妮碰巧比海倫活得久，她該怎麼辦？

此外，拍攝一部電影將會是一場冒險！而且這是海倫此生第一次體會到缺乏正常聲音也不會有影響──1918年的電影都是無聲的。

電影成品像是一場馬戲表演，而不是海倫的生活。難怪它失敗了。

但還是有其他顯然值得的嘗試，例如她們出現在雜耍表演秀。許多人對於海倫·凱勒出現在雜耍表演裡自我貶低感到震驚和憂慮。但她的雜耍巡演為她贏得許多長久的友誼，並傳播了聾盲人士能夠做到什麼以及如何幫助他們的知識，這遠比她的講座更有效，酬勞也好得多了。

一開始每個人都有點緊張。這完全不同於巡演講座。他們的講座觀眾都是有教養、有禮貌、正經嚴肅的人。雜耍觀眾可能會喧鬧、騷擾，對未達到他們標準的表演者毫不留情。他們對於聾盲明星和她的老師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就連海倫和安妮也對於她們第一場演出會受到的磨難感到擔憂害怕。

她們的恐懼是多餘的。她們倆人一直都有磁性的舞臺魅力。「妳總是像第一次講述海倫的故事那樣地訴說！」人們驚嘆著；紐約的《太陽先驅報》說，「在兩分鐘內，全世界最批判、冷嘲熱諷的觀眾都成了海倫的追隨者。」

海倫總是感受到觀眾的友好熱情。她喜歡這種感覺，當她穿上與她非常相稱的顏色，例如櫻桃紅或其他顏色時，她會收到抗議：觀眾希望她穿白色！波莉也覺得雜耍生活是場冒險，但可憐的安妮卻痛恨它。她大部分的時間都處於半生病狀態，強烈的聚光燈折磨著她的眼睛，她的聲音也變得沙啞無力。

所以儘管她們人生中第一次賺取到非常可觀的薪水，但四年後，她們就退隱到她們在森林山丘（Forest Hills）的新家。但她們的命運從來沒有引領她們走上寧靜、輕鬆的道路。到了1922年，她們已經全身心投入為新成立的美國盲人基金會工作，海倫和安妮積極參與了該基金會預防失明的活動、盲人教育和就業、有聲書的使用，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或許是採用統一的盲文系統；這項工作特別貼近海倫的心。

雖然似乎很荒謬，但當時有五種不同的盲文字母系統。有兩種類型的浮凸字母：由豪醫師設計的波士頓線條（Boston Line）及穆恩（Moon）系統。這兩種都不易閱讀，而且無法書寫。然後有三種布萊爾盲文點字系統：紐約點式（New York Point）、美式和英式。在英式盲文中，「be」對應的是「is」，而在紐約點式裡，「be」對應的是「to」！要閱讀所有可取得的浮印盲文書籍，一位盲人必須熟悉這五種系統！

難怪海倫會喊道：「這些字母和系統真是害死人！我自己希望除了英式盲文外，其他的都不要被發明出來！」

她和安妮積極倡導統一的盲文系統。到了1932年，英式盲文成為標準系統。諷刺的是，雖然它名為英式，但實際上它和法國人路易士·布萊爾（Louis Braille）於1829年設計的點字系統字母幾乎一一對應。這個世界花了一百零三年才認知到此系統的優越性，並採納它為通用的盲人字母系統！

在這些倡議活動之間，海倫設法寫了另外兩本書──《我的宗教》和她自傳的第二部分《中流》。此時安妮的視力已經變得非常模糊，因此只能在雙鏡片眼鏡的幫助下閱讀──就像小型望遠鏡一樣。這種眼鏡的重量讓她無法長時間戴在臉上。得知這個情況以及其他的困難後，海倫的出版商杜勒迪先生（Mr. Doubleday）派遣杜勒迪公司一位工作人員──內菈·布拉迪（Nella Braddy）前往森林山丘，協助海倫完成她的書。內菈成為這三位女子的密友，且後來深受老師自身生命的感動，她寫了一本自己的書，名為《安·蘇利文·梅西：海倫·凱勒背後的故事》。

直到那時，海倫才聽說安妮在特克斯伯里悲慘生活的故事。

有好次，海倫、安妮和波莉出國旅行，試圖以隱匿身份的方式進行，但無論她們走到哪裡都會被認出來，受到歡迎、款待並被邀請發表演說。

安妮喜愛英格蘭、法國和蘇格蘭。但愛爾蘭讓她感到沮喪。「沒有人微笑。」她是在蘇格蘭接到一封電報。約翰·梅西過世了。電報紙從她手中飄落。

安妮一直是一位特別生氣蓬勃、活躍的女性，直到中年。她總是說，如果不是她和海倫都擁有光燦的生命力，她和海倫不可能做到她們所做到的事。她討厭生病、虛弱和眼盲的想法，但現在這一切都已逼近她。儘管如此，她的勇氣支持著她，直到1936年10月。她總是聲稱自己沒有宗教信仰。她曾經告訴海倫：「我心中有個奇特的部分反對永生這個詞。」但現在她對海倫說：「我感覺自己平靜地躺在上帝的腳下。」

幾天後，在10月20日那天，她進入了慈悲的昏迷狀態，即使是海倫關愛的手也無法再喚醒她。

# 第二十一章 *重新生活*

「最深的悲傷不受時間所束縛──它就像永恆的黑夜！」 十天後，海倫在她的日記中寫道。

她和波莉因為收到波莉住在博思韋爾（Bothwell）的牧師兄弟發來的電報邀請，因此前往蘇格蘭。老師的骨灰被安放在華盛頓的國家大教堂。現在是時候離開這個充滿痛苦、分離和苦澀失去的場景，開始向上攀登，回到希望、服務和幸福所在之處，重新生活。博思韋爾的牧師宅邸充滿了四個孩子和幾隻狗兒的滑稽行為，以及她知道伯特（Bert）和伊桫貝兒·湯森（Isobel Thomson）擁有的確實理解和溫柔，這是個好地方，可以踏上攀登的第一階。去那裡對她們倆都好──對波莉來說，她已經承擔了長時間的照護與責任，而對海倫來說，她承認在森林山丘悲傷的房子裡幾乎不可能恢復心靈的平衡。只有當一個人如此麻木、空虛時，才能再次感到完整嗎？

湯森宅第是個停留的好地方，儘管海倫和波莉都沒有意識到，但她們的「重新生活」可能甚至在牧師將車開進車道前就已經開始了；從湯森最大的兒子大衛（David）打開屋舍迎接的大門，其他孩子也從屋裡跑出來迎接她們那一刻開始。屋裡有讓人愉悅的壁爐和熱茶在等著她們，但房裡還有比溫暖還更令人安慰的東西；如同一雙雙愛護、理解的手，向她們伸展而來。

有超過一個月的時間，海倫似乎生活在一種奇怪而分裂的狀態中。她的一部分讀書、寫作，為陷入悲傷深淵的波莉打氣安慰。她參與湯森家庭的聖誕節準備，輪流攪拌大量的無花果蛋糕漿，笑看「放在我桌上飽滿、華麗、受困的包裹──與我的盲文手稿和打字機交換季節問候」，或者爬上梯子「看掛在大廳裡的彩帶」。

兩位年輕的湯森兄弟──十四歲的羅伯特（Robert）和十二歲的約翰（John），指派自己做她的保護者，確保沒有會讓她絆倒的任何東西，或如果有任何有趣興奮的事，他們會跑去告訴她。

大衛拿來了他的收音機，讓她觸摸振膜去「聽」大笨鐘的聲音，而其他人總是熱切地召喚她對某件特別之事的注意力。

對海倫來說，她的一部分似乎在與湯森一家一起談笑，而另一部分則「被深深的悲傷暴風雨所籠罩」。

然而，老師不是白白傳達給海倫她關於愛的服務的信念。聖誕節後的第三天，海倫在她的日記中寫道：

「今天，我的頭腦因一封信而嗡嗡作響，它彷彿是命運的呼喚……我手上有一封長長的盲文信，來自岩橋（Iwahashi）先生，懇請波莉和我前往日本。他希望我們在四月中旬抵達。」

在老師去世之前不久，這位岩橋武夫（Iwahashi Takeo）先生──日本盲人的倡議家，自己也是盲人──曾拜訪過海倫。在開頭幾分鐘他就很能夠理解她，但她難以讀他的唇，所以他轉而使用盲文。他帶著一份邀請前來。

「凱勒小姐，如果我安排請日本政府贊助這次旅行，您會前來日本嗎？您會為我們被關在巨大黑暗之中的兄弟姐妹們敞開協助之門嗎？」

海倫驚呼，她幾乎無法相信自己的手指。但她告訴他，因為老師的病情，這是不可能的。岩橋先生理解地點頭。「上帝的奇蹟永不停止。也許祂會以一種高於地球視角的方式，幫助您的老師看見。

十二月初，日本政府發來一封電報，懇請她在春季前往日本。美國盲人基金會負責人米格爾（Migel）先生寫了一封熱情的信勸她接受邀請，而現在她坐握岩橋先生的信。

她們在二月航行返家，而到了三月底，她們在前往舊金山的路上。日本人的好客從紐約市的中央車站開始，海倫感覺到自己的領口上有細小的手指顫抖著，並聞到康乃馨的芬芳。「發生了什麼事？」她想知道。

波莉回答：「來自日本代表團的一位女士在這裡為我們送行，她給了妳一朵康乃馨。」

這是一場美妙、異國風貌、挑戰靈魂的旅程的開始。日本歡迎她更勝於皇家，並充滿愛地迎接她。迎接她的人有約瑟夫·格魯（Joseph Grew）大使、岩橋武夫；有政府官員，以及盲人和啟聰學校的代表。她的工作「以一場提振我的心靈，使其超越個人苦難的奔走開始。」有關於教育和復健殘障兒童的最佳途徑的會議、媒體訪談、演講、殘疾學校的視察訪問，還有在皇宮舉行的花園派對，她和波莉受到了天皇和皇后的接待。

她們參觀了城市和古雅的偏遠村莊。她們品嚐了日本食物，一開始都小心翼翼地依據日本習俗跪在腳跟上，盡量優雅地入座；然後以日式風格睡在地板上。這尤其令海倫興奮，因為當她躺在榻榻米上時，她可以把手放在一塵不染的草蓆上，「觀看」門和窗戶拉動時傳來的振動，以及腳步聲經過時「劈啪劈啪」的聲響。她感覺自己和日本一切的人事物都很親近。每樣物品都在她伸手可及之處──杯子、扇子、屏風、女孩和女人的美麗綢帶；盛開的櫻花樹如天堂般的美、花園裡的岩石、池塘及矮松樹。

在奈良，僧侶們邀請她爬上梯子去觸摸大佛的腳──她是第一位獲得這份神聖殊榮的女性。他們讓她抓住繩子，感受迴響著佛陀榮耀的巨大鐘聲震動。她觸摸了稻田和茶叢，而不論她走到哪裡，都有充滿愛的人群，不僅僅是盲人和聾啞人，而是每個人都如此。

她也巡遊了韓國和滿洲，但在她所拜訪過的國家之中，也許她的心感覺最親近、親愛的地方是日本。

在她初次拜訪日本的十年後，她回去了。日本和她自己的國家在一場猛烈的戰爭中對峙。她的國家曾向日本城市投下原子彈。這一次，她應美國佔領軍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的請求前去，而她收到的歡迎比第一次更加熱烈！日本人──特別是婦女們──對海倫深感尊敬。她們擠滿了東京的街道，只為了等著她、凝視著她走過。

「許多世代以來，不勝其數，」其中一位告訴另一名美國旁觀者，「我們低下頭，向眼盲和乞討投降。這位又盲又聾的女人卻高高抬起頭，教導我們透過工作和笑聲來贏得自己的道路。她為心靈帶來光明和希望。我們日本婦女需要這些。」

有時，海倫自己也非常需要它。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將美國緊抓在可怕的爪牙之中時，海倫說這些事緊緊纏繞住她的心，「帶來灼熱的痛苦。」她太清楚記得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失明和毀容的士兵們。怎麼會有*任何人*幫得上忙？但當內菈·布拉迪建議：「為什麼妳不去醫院，直接看看妳可以為他們做什麼呢？妳有兩隻手、妳的心和妳的信仰。」她和波莉為這份煎熬做好了準備，並尋求許可。

接下來兩年半，她們拜訪了七十多間醫院。海倫忘了她殘缺的言語、她在陌生地方的尷尬。她只記得她對這些男人所感到的愧疚。她最初只為陸軍醫院服務，但後來她獲准進入海軍醫院，當她能夠分辨一名水手和一名海軍陸戰隊員時，這些男人都很高興，雖然他們也感到不解；直到海倫解釋這件事事實上很簡單，海軍陸戰隊員的訓練讓他們的手臂和肩膀肌肉發達；水手的手臂則很光滑！」

她說服了他們──為什麼不行呢？她自己就是活生生的證明──生命並不會因為失明、聾啞或肢體殘疾而終結。她向他們證明，即使失去了兩種感官，她仍然能夠享受日常生活的樂趣，也能參與正常生活的日常事務。也許她會告訴他們她有多喜歡園藝、如何親自除去自己草坪邊緣的雜草，透過觸摸來區分雜草和花朵。也許她會向他們展示如何藉由紋理和香味的差異來辨別白色和紫色的紫丁香，這些成就在女巫時代可能會讓她被處以絞刑，但對於突然失去視覺或聽覺的人來說，這些都非常鼓舞人心。

從美國的醫院開始，她和波莉被美國盲人基金會派往歐洲，調查那裡盲人的情況。她們拜訪了英國、法國和義大利的戰爭致盲者，然後搭乘軍用飛機從那不勒斯飛往雅典，以瞭解那裡的情況。正是她們在那裡時，個人的不幸降臨。有個下午，有人遞給她們一條簡短而震撼的電報，她們的房子被大火吞噬。

不是那間位於森林山丘的房子。那裡對她們倆來說有太多傷心回憶，所以從日本回國後，她們在康乃狄克州的韋斯特波特（Westport）找到了一個漂亮小地方，並稱其為「阿肯嶺」（Arcan Ridge），以紀念波莉在蘇格蘭的兄弟家。

想到她們的小屋，擠滿無可取代的珍寶──包括老師、凱勒夫人、米爾芮德、赫茨先生、貝爾博士的信，全都消失了。海倫無價的盲文圖書館、來自日本的精美禮物、來自世界各地的紀念品，也全都消失了；而最可怕的損失，是海倫過去二十年來斷斷續續持續書寫的寶貴手稿、本來應該要成為她最後和最優秀的著作──《老師》──也消失了。海倫悲吟著，這聲音鮮明地刺痛了波莉。

「《老師》那本書，以及我所有的筆記和資料──」這些話與就像一隻受傷生物的哭喊。「波莉，想到它們就像被截肢一樣──」她停下來，臉上慢慢泛起紅暈。「哦，波莉，我感到非常羞愧，非常羞愧我說出這句話，當我想到我們在這裡見到的小孩，他們既失明又殘缺！這跟和老師分離不一樣！我還有你和赫伯特（Herbert）留在我身邊，而我們都健康完整！」

「是的，而我們有妳！」波莉回應道。

她們返回巴黎與赫伯特·哈斯（Herbert Haas）碰面，他在過去十二年一直是她們的管家。他和她們一起航行到歐洲，然後去荷蘭拜訪朋友。波莉一看到他那張傷心的臉，就知道他也知道他們的損失。

「我不應該來的，」他一直重複說著。「如果我留在家，也許就不會發生這種事。而且我答應老師要照顧好妳們倆！」

「如果你在家，也許我們也會失去你，」波莉說，而海倫緊緊握住他的手。「你知道，我們有很棒的朋友們和一些資源。而且世界上有數百萬人一無所有！」

但很難安慰得了赫伯特。

要返回韋斯特波特很困難。他們三人在聖誕節早晨，走到海倫形容為「我們珍貴的家的墳墓，站在那裡，被那終極的一無所有給震撼。」

慷慨的鄰居將他們接進了家裡。阿肯嶺可以被重建和翻新，後來它的確重建了，甚至也能重新累積新的盲文圖書館，但只有海倫能夠重建《老師》這本書，而她必須依靠僅存的記憶來完成。除了那些已經完成四分之三的手稿外，她二十年來累積的所有筆記和信件也都不復存在。

如果是另一位作家肯定會放棄，在徹底的絕望之中別過頭去，但安妮·蘇利文的學生不會。安妮教導過海倫許多事情，但從未教過她放棄的意義。現在，在內菈·布拉迪的家中，使用內菈的打字機，她又開始工作了。她唯一尋求過的幫助是幫她指出句號鍵在哪裡。她獨自一人安靜地工作，自行將她的書桌和文件維持在嚴格的秩序裡，並始終記住她打下的最後一個詞。她盡可能地以最穩定的速度寫作，雖然她經常因為代表盲人和聾盲人士而進行的世界旅行以及在家為美國盲人基金會工作而中斷，直到書完成並終於轉為盲文時，她才能檢查自己的作品。經過這些各式各樣的中斷，距離阿肯嶺的大火摧毀她的第一份手稿後歷經了十年，《老師》才得以出版。

海倫打算這本書是她的最後一部作品。這會是一本讓老師自己都感到非常驕傲的書。不是因為這本書是關於她自己，而是因為這本書讓海倫·凱勒獲得能與任何時代真正優秀的作家一樣並列的位置，並證明當查爾斯·科普蘭說她有能力寫得比他教過的任何男女學生都好時，他是一位真正的先知。

很少老師能夠獲得如此的致敬。

安·蘇利文·梅西對於《老師》這本書以及它所代表的讚譽，將會感到謙虛的驕傲。

# 第二十二章 *完美的致敬*

1956年11月15日，海倫和波莉做了另一趟旅行。與她們環遊世界的旅程相比，這次的旅程離家只有一箭之遙。海倫返回了柏金斯盲人學校，但不是回到她兒時遊歷的南波士頓，而是來到自1912年以來柏金斯的所在地──位於沃特敦（Watertown）的寬闊校園。她是應特別邀請而來，並有一個非常特殊的目的。

當她穿過主樓寬敞的入口大廳時，有人引導她的手，直到她的手落在一個熟悉物體的圓滑表面上。她臉上的光芒透露出她瞬間就認出了它。「是地球儀！」她迅速告訴波莉。「對於所有柏金斯的孩子來說，這個地球儀一直都是個地標！這幾乎是我第一次來柏金斯時，老師向我展示的第一個東西。」

　她安靜地站著，回憶湧上心頭；大廳裡似乎充滿著讓她在柏金斯的日子如此美好的所有人們──有鬍子的安納諾斯先生，他派老師來到她身邊，並一直慷慨有愛，直到發生「霜之王」事件；慈母般的蘇菲亞·霍普金斯；瑪麗亞·莫爾頓（Maria Moulton），女輔導員；范妮·馬雷特，為了滿足一個孩子學習法語的願望，犧牲了她課餘時間；瑪麗·芮利，耐心地試圖讓她對音樂有一些認識；堅韌的伊迪絲·托馬斯和美麗的威莉·伊莉莎白·羅賓，她們是與她同享無聲無明世界的同伴；還有她自己的贊助生湯瑪斯·史崔格（Thomas Stringer）──她似乎必須伸手找到他們每一位。而柏金斯對她來說有多麼意義重大！

　但在這群人之中，她今天最心心念念的對象不是他們。她一心一意地想著老師。老師自己就是在柏金斯學習的，而當一個小孩的父親對柏金斯的校長發出絕望的求助時，安納諾斯先生把這個挑戰交給了剛畢業的二十歲女孩。七十年前，這個女孩就在柏金斯，讀書讀到自己生病，勉強自己可憐的眼睛努力閱讀豪醫師的報告，以便讓自己具備能力，為一個遙遠小女孩的空虛生活帶來一些知識和幸福。

海倫幾乎是下意識地伸出了手；是波莉·湯森接過了她的手。現在波莉對海倫來說比世界上任何事物還親，但突然之間，似乎過去二十年，她都被碰觸那另一隻手的熱切渴望給充滿著。

但她來柏金斯不僅是為了回憶童年。她來參與兩個特別活動。首先，她是「海倫·凱勒午宴」的榮譽嘉賓，世界上知名的聾啞和盲人教育家都出席了，以示對她的敬意。然後這群人穿越校園，在柏金斯集團主席愛德華·桑代克（Augustus Thorndike）博士簡短致詞後，波莉引導海倫向前，接著海倫用突然顫抖起來的雙手拉了一條繩子，揭開了安放在柏金斯最新正式建築入口處的牌匾。

波莉輕輕引導海倫的手指滑過凸起的字母：

**凱勒─梅西小屋**

**獻給**

**海倫·凱勒**

**和**

**安·蘇利文·梅西**

以達教育聾盲男女孩、培訓聾盲兒童教師、  
進行聾盲青年教育研究之三重宗旨。

慢慢地但格外清晰地，海倫重覆唸了這些文字，並向這座建築致敬，談論這項計畫讓她感受到的幸福感，以及如果老師知道這項任務，她會感到多麼喜悅。

再次回家時，她和波莉雙手緊握地坐著，倆人心領神會。海倫想著老師真的會為以她們名字命名的小屋感到無比歡欣。她會喜歡這些房間愉快、溫馨的氛圍，並如同她所做的，她相信應該讓所有的孩子──特別是殘障孩子──被包圍在美麗的環境裡。她會欣賞這個地方的魅力。

　她會很高興柏金斯不把這些「寂靜之夜的孩子」隔離，不會讓他們住在其他小屋裡，只是來這裡接受特殊老師的教育。海倫知道，老師全部的精神都一定已經傳承到了柏金斯聾盲部的主任及他的老師、照顧者和實習生身上，因為他們對所責學生展現出了溫暖、深刻的個人關心。

海倫想著，或許會讓老師最高興的是知道整個學校團隊都像對待正常孩子一樣與這些孩子交談──依循她所開拓出來的道路。

安·蘇利文·梅西從來不是一位正式的學校女教師，但很少有人更適合被稱為「老師」。

至於海倫本人，她在凱勒-梅西教育中所習得的所有成就裡，可能最讓她振奮的是透過振動來教學所獲得的進展。現在，一個聾盲孩子不再受限於手語，而是從教育的一開始就學會從別人的嘴唇來捕捉詞彙，並打破自身的沉默鎖鏈，能夠被教會用清晰、可理解且令人愉悅的聲音說話。

雖然她擁有所有的名聲、被賜予各種榮譽和學位，但再也沒有比知道因為她和老師的生活、奮鬥和勝利，以及柏金斯的凱勒-梅西小屋即將完成的工作能讓其他「寂靜之夜的孩子」過上比她更廣闊、明亮、輕鬆的生活，而更令她滿足的事情。

海倫·凱勒覺得，沒有人能夠獲得比那天老師和她被賜予的榮譽，還要更高的榮耀了。

參考書目

Anagnos， Michael： *Helen Keller*， Reprinted from the Sixtieth Annual Report of the Perkins Institution， Boston， 1892.

Braddy， Nella： *Anne Sullivan Macy， The Story Behind Helen Keller*， Doubleday & Company， Inc.， New York.

Brooks， Van Wyck： *Helen Keller， Sketch for a Portrait*， Alfred A. Knopf， Inc.， New York.

Keller， Helen： *Helen Keller's Journal*， Doubleday & Company， Inc.， New York; *Midstream， My Later Life*， Doubleday & Company， Inc.， New York; Story of My Life， Doubleday & Company， Inc.， New York; *Teacher*， Doubleday & Company， Inc.， New York*; The World I Live In*， Appleton- Century-Crofts， Inc.， New York.

Reports of the Perkins Institution for 1886， 1887， 1888， 1892.

*Helen Keller Souvenir*， First and Second Editions， Volta Bureau， Washington， District of Columbia， 1892-1899.

**關於作者**

海倫·奧米拉·韋特（Helen Elmira Waite）在童年時偶爾會去她父親的辦公室。她只要一進門就會立刻奔向打字機。或許是父親為了保護他的辦公設備，在她四歲時，他在耶誕樹下放了一台打字機。那是一部破舊的機器──至少是第三手的，但再也沒有一部打字機被如此珍愛過。

她也被舞臺上的窗簾和圖書館員桌上的日期印章給吸引。海倫·韋特十歲時，決定要選擇以打字機寫劇本和做一名圖書館員的職業，這樣她就可以結合她最感興趣的三件事，而且還可以閱讀圖書館裡所有的書！所以，當她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時，她同時學習圖書館學和青少年寫作。

有許多年，海倫·韋特一直擔任奧拉德爾公共圖書館（Oradell Public Library）青少年室的圖書館員，但現在她將大部分的時間奉獻於為兒童寫書。她住在紐澤西州奧拉德爾一間大房子裡，喜歡寫劇本和指導戲劇，並觀察天氣。她對大海情有獨鍾。**關於譯者**

1. 譯註：李伯·凡·溫克爾是小說家華盛頓·歐文著作《李伯大夢》的主角。 [↑](#footnote-ref-1)
2. 藉此讀取海倫的拼寫。 [↑](#footnote-ref-2)
3. 瑞典式手工藝教育，主要以木雕刻訓練學生手工能力。 [↑](#footnote-ref-3)
4. John Spaulding是一位企業家與慈善家，被稱為「糖王」。 [↑](#footnote-ref-4)
5. 馬克·吐溫原名是塞繆爾·朗赫恩·克萊門斯（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footnote-ref-5)
6. 「我的父親」。 [↑](#footnote-ref-6)
7. 「養父」。 [↑](#footnote-ref-7)